

胡風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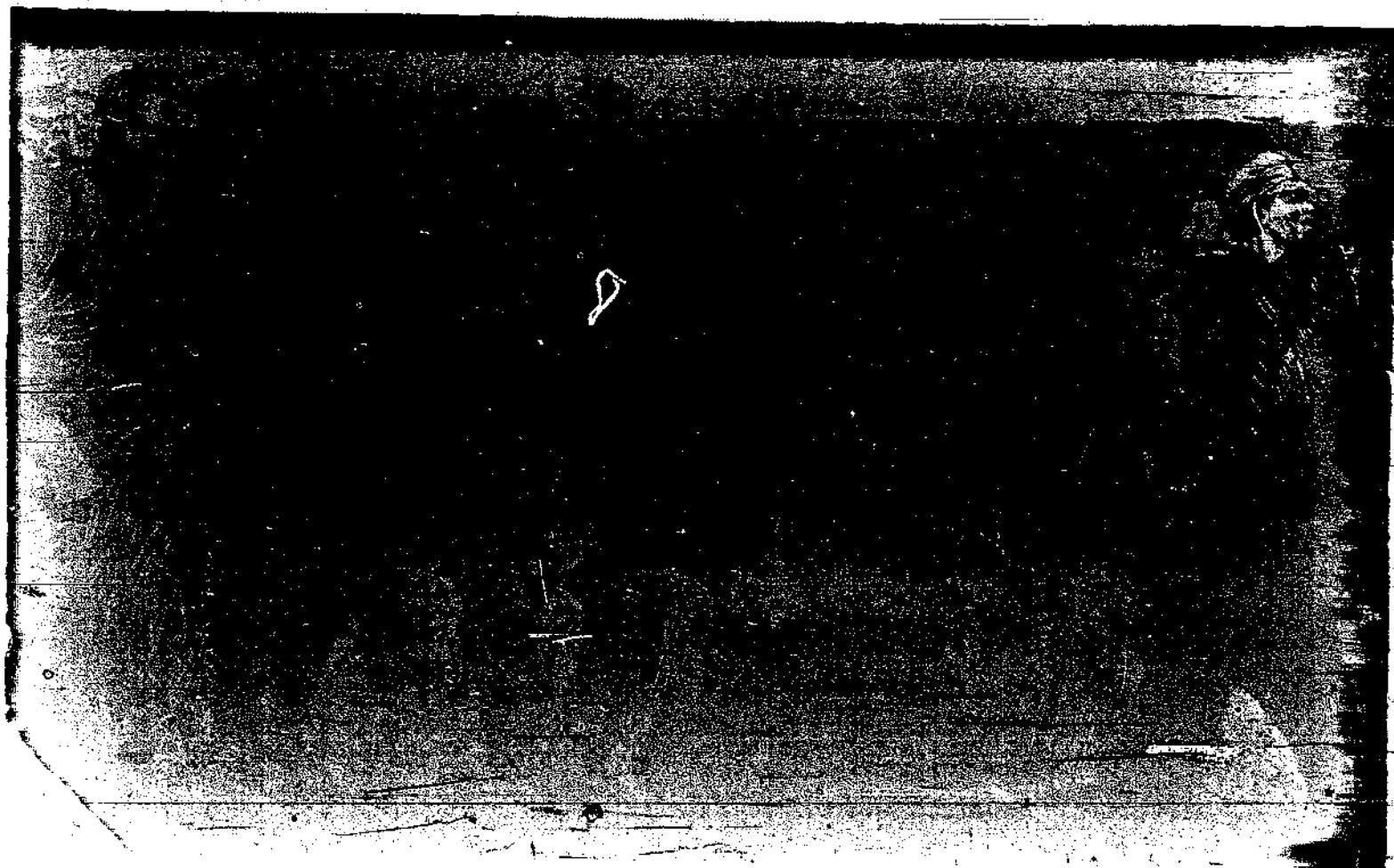


帝

理

第二集

1





思想者

A. Rodin

紀事

第二集 第一期



織工隊：德國 凱叔·珂勒惠支 作
(一八六七—一九四五)

Weberzug。銅刻，原大32x29cm。同上(「織工」)的第四幅。隊伍進向成取脂膏的工場，手裏握着極可憐的武器，手臉都瘦損，神情也很頑磨，因為向來總是餓着肚子。隊伍中有女人，也瘦弱到不過走得動；這作者所寫的大衆裏，是大抵有女人的。她還背着孩子，却伏在肩頭睡去了。

——自魯迅：「凱·珂勒惠支集序目」

思想者：法國 阿古斯特·羅丹 作

(一八四〇—一九一七)

Le Penseur。青銅，全高204。一八八〇—一九〇〇作。原來是爲「地獄之門」所塑，坐在門眉的正中央，俯瞰着全門扉兩百以上的浮雕像的全景。後來把這單獨放大，做成了獨立的塑像。題名「思想者」，但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野獸一樣的巨大的肉體。思想，是全身筋肉底總動員，這個凝然地默坐的人正是凝積着的精力本身底表現。

E. F.

R
810.5
992.1



目錄：

織工廠.....Käthe Kollwitz .. 畫
 思想者.....Auguste Rodin .. 畫

上海是一個海.....

胡風.....五

個人·歷史與人民.....

舒蕪.....七

反對邱吉爾 (政治詩).....

鄒荻帆.....二一

人生與詩.....

阿增.....二四

內容一論.....

二四

風格片論.....

三六

形象片論.....

三八

效果片論.....

二九

王興發夫婦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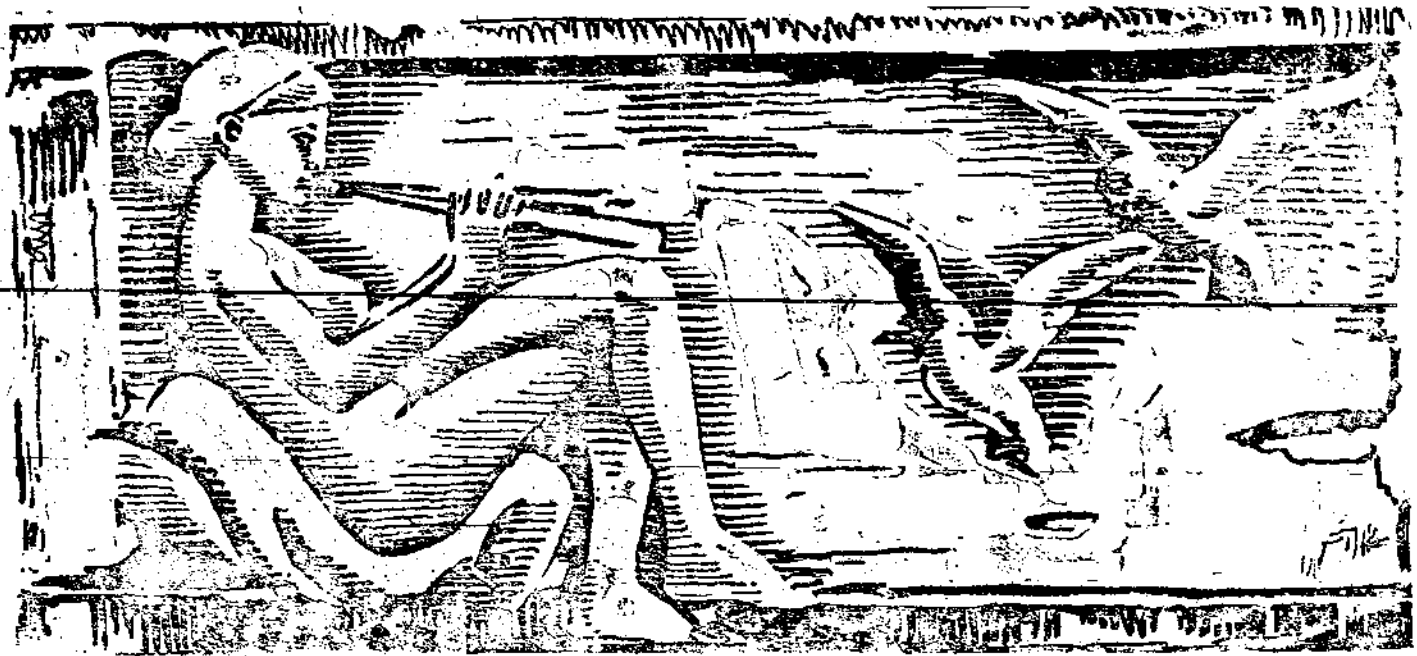
路翎.....三二

私鹽販 (小說).....

演漢.....四〇

名匠陸明 (小說).....

平旦.....七七



我們是愉快的 (詩集)

望遠鏡·我底月光曲·我們是愉快的

孫細·五二

真實的生命 (詩集)

真實的生命·生命在呼喊

魯藜·五五

·草·素描

在星下面 (詩集)

星·兵·意志·希望
·同志·敵人

衛寄宇·五七

掘墓者

舞龍者

賈植芳·五八

冰菱·五九

乾隆皇帝聖慮發微

學生與政治

「政治雜感」雜感

忘悼

鄭達夫·六〇

宗珪父·六一

竺夷之·六二

郭曉·六四

寒候鳥

張天師的同學和水鬼

胡田·六六

梅志·六七

關於珂勒惠支(一)..... Romain Rolland

關於珂勒惠支(二)..... Ferdinand Avenarius

遺囑(圖片)..... Auguste Rodin

「編後記·「從重慶寄來」·「從川北寄來」

要真實，深澈地，毅然地。諸君所感到的，即使發現了那是和世間一般流行的觀念正反對的，也不要遲疑於表現。最初，也許諸君不會被人理解。但諸君底孤立不久就會過去的。不久，會有同志們來拜訪諸君。因為，對於一個人是深澈的真實的事物，那對於萬人也必定是實。

然而，不要爲引誘羣衆而皺眉扮臉，裝腔作勢。要直率，要樸實！
最美的主題在諸君底面前。那就是諸君最熟識的東西。

所謂大師，是能夠用他們自己的眼去熟視別人已經見過了的事物的人們，是能夠認出對於別人是過於陳腐了的事物所含有的美的人們。

壞的藝術家，總是戴着別人底眼鏡。

重要的是要能夠使人感動，使人愛，使人希望，使人戰慄，使入生活。在做藝術家以前，得是人。拔斯卡爾(Belle. Raoul)說，真辯才者不起辯才。真藝術家不起藝術。我再舉卡利哀(Eugene Carriere)做例子。在展覽會里，大多數的畫不過是畫而已，但在別人底作品中間的他底作品，使人感到好像是開向生命的窗子。

要歡迎正當的批評。對於諸君，那是不難於認出的。由於那，使諸君困惑的疑慮得以得到確定。不要爲諸君底本心所不承認的事物而徒然地損害諸君自身。

不要害怕不正當的批評。它們會使諸君底同志們更加積極的。它們使諸君底同志們記起他們對諸君所寄與的共鳴，這樣，當隨着他們更好地認清了那共鳴底根據，他們就要更堅決地表明那共鳴的。

如果諸君底作品是新生的，那時候，最初諸君也許幾幾乎找不到同志，倒是會有一大羣的敵人。不要失望。前者(同志)一定會勝利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由於什麼喜愛諸君。而後者(敵人)，却是不知道諸君使他討厭的理由的。前者爲真理燃起熱情，不斷地造出新的同志，而後者不能爲自己的錯誤的見解拿出什麼持久的熱情。前者堅定不移，後者隨風轉向。真理一定能夠戰勝。……

Auguste Rodin

上海是一個海

胡風

在戰爭將近結束的兩三年間和結束以後的兩三個月之內，對於許多人，尤其是原來住在上海但被戰爭逼到了後方各地的許多人，和在戰爭中間發跡了因而預備在上海創造天下的許多人，上海是一個夢：有的是英雄夢，有的是黃金夢，有的是佳人美酒夢，有的是安居樂業夢……當然也有的是光明夢。

我沒有做過這些夢，但我還是回到上海來了。回到了上海以後，宛如掉進了一個海里。茫茫滔滔，一望無際。有深不可測的無數的洞窟，有各各長着特別爪牙的無數的水獸，有此起彼落的無數的風濤變幻。萬事萬物皆有一個根，然而，對於那些不能看到腳尖前面三寸以外的崑崙崑崑的小市民，這個根又在哪儿呢？

當然，英雄夢者有的做成了「英雄」，黃金夢者有的得到了黃金，佳人美酒者有的享受了美酒佳人……但那些安居樂業夢者就不免十之八九受到了事實底打擊。至於那些光明夢者呢，如果他們還不至於「頹然睡下」或「望而逃走」，那麼，祝福他們罷。

當風濤不起，旭日將昇的晨光熹微的時候，海應該是一個奇景，比華爾本身還要幸福的奇景。上海也似乎經過了那樣的時期。那是敵人剛剛投降，載着接收大員和法幣圖版的飛機將來剛來的時候。勝利底狂喜，解放底沉醉，大國底驕傲，民主自由底憧憬……你也見過晨光熹微中的沒有風濤的海麼？那裏飄拂着千萬種的柔和的色采，那裏發散着千萬種的柔和的氣味，那裏應和着千萬種的柔和的聲音，由這些織成了一個似幻似真的夢境，使人連結着永遠，連結着無窮的夢境。

然而，那些英雄夢者，黃金夢者，佳人美酒夢者飛來了，恰像電影影片里的魔鬼顯法一樣，馬上天昏地黑，風濤怒起。和這些飛下來的呼風喚雨者相呼應，從海底各種洞窟裏面跳出來了形形色色的坐觀形勢的水獸，舞爪張牙，連唱帶飛，頃刻間造成了一片另外的風景。在這片風景里面，我們聽到了笑聲和哭聲，得意的噴噴聲和苦惱的呀呀聲，有醉生夢死的嘻嘻哈哈聲，當然也有憤怒的恨恨之聲。在這片風景裏面，一切沈沒了多年的植物，動物，人類底尸骨都翻動了起來，在變幻的風濤當中跳舞。讚美那些飛下來的和跳出來的罷，他們底神通是值得讚美的！

一位垂危的老人呻吟地說了：

「勝利，到底是誰的勝利？」

2

這是一個污穢的海，我已經游泳了兩個月了。我也有一點記憶的。

一個淪落了多年的妓女被人暗殺了，但報紙上却名之曰「贖尸案」。度過了多年被玩弄生涯的妓女，而且成了被暗殺了的死尸，還會「贖」麼？人還會對她起「贖」的感覺嗎？這不是記者的失慎，而是上海人心理狀態底有力的反映。如果沒有這個「贖」字，看報的人就不會那麼起勁的。

廣告上登的黃色刊物的目錄裏面，有一篇文章下面打括弧註着「豆腐文章」四個字。黃色刊物的目錄雖然無奇不有，但這個「豆腐文章」，却奇怪得非常特別。「吃豆腐」是上海特有的用語，我只模糊地懂得它底含義。上海人底心理狀態逼得我們的「作家」創造出了這樣一個新的文學形

式。

然而，也有不同的事。在三八婦女節前後，有一天我走在馬路上看見了一條字跡拙劣的標語：「婦女爲真理發光」。

當時我不禁微笑了。標語，是要表現一個具體的要求，爲了組織一個具體的行動的。這，當作一句詩，是好的，但怎樣能夠算是一條標語？

但接着我就失去了笑容，反而感到了一種嚴肅的歡喜。這是由於受過長期的壓抑而被解放了以後的質樸的心情，它表現了化爲具體的要求之前的廣闊的願望；或者說，它表現了過於具體的要求反而無法得到滿足的廣闊的願望。一切健康的生命都是從理想主義的願望里發端的。那拙劣的字跡要比畫報上的采色的體育明星或跳舞明星更美麗，更健康。

上海是一個海，但在污穢裏面有不污穢的東西在潛伏，在腐爛裏面有健康的生命在生長。

3

五·四來到了上海。文藝節來到了上海。

上海，曾經是新文藝底中心地，曾經是五·四底一個主要的舊戰場。它是有資格迎接勝利後的第一個五·四，勝利後第一個文藝節的。

但上海現在正被黃色刊物所泛濫。有的人搖頭皺眉，有的人眼紅垂涎。

應該搖頭皺眉的，因爲它迎合了病毒，散佈了病毒。值得眼紅垂涎的，因爲它銷場大，讀者多。

但當眼紅垂涎，想學習它底作法，創造「高級趣味」的時候，我們固然要承認「從敵人學習」的理論，但同時也不能忘記了「取木乃伊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的故事。

在我們，文藝底對於讀者的力量，是真實，是在相稱的飽滿的藝術力

量裏面的真實，不能也決不會是「趣味」，卽令是所謂「高級趣味」。

而且，上海現在正是在文藝上沒有輿論的時候。這時候，術學可以壓住人，自圓其說可以網住人，大招牌可以唬住人，「高級趣味」或進步的風花雪月也可以迷住人……但這些只可以敷衍一時，如果不是志在一時的，那就決不能把這些當作根本之計。

在上海，有無數的對文藝愛好的文藝青年，這是新文藝在此時此地的基本力量，可以寶貴的。但文藝青年的可寶貴，並不僅僅因爲他們愛好文藝，還要看他們愛好的是什麼文藝，用了怎樣的態度去愛好文藝。文壇風氣可以影響他們，他們也可以改變文壇風氣。

他們是從人民裏面來的，但同時也是從舊社會來的。他們受到了戰鬥底號召，但同時也受到了陳舊力量底營養。他們可以走向人民的道路，但同時也可以陷入虛浮的生活。

兩個方向：

民主的道路——反民主的道路
人民的欲求——舊社會的趣味

那麼，紀念今年的五·四和文藝節，我們應該在這兩個方向的決定上加進一點力量。

腐爛的存在要使別的存在跟着它腐爛，健康的生命纔能發健康的生命。猶如腐爛的存在是和舊中國底一切腐爛相通一樣，健康的生命正是和新中國底一切健康的生命有着血緣的連繫的。

在今天的上海，革命的新文藝所佔的比重是太小了，然而，大海總是會由細流匯成，開發有抗毒素的清溪的細流，擴大有抗毒素的清溪的細流，將是我們底任務。

梁實秋先生曾經提倡過他的老師白璧德的「人文主義」，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不很容易知道。但他後來却又主張，字典裏應該永遠註銷，政府應該下令永禁使用這個「人」字。理由是：

「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裏面的三流九等，無一非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轉引自「而已集」：「盧梭和胃口」）

我不想因此而去研究德謨克拉西思想怎樣起源這種艱深的問題，只是覺得他給字典編纂者的這個指示，向政府獻的這道策，實在很有興趣。因為，這可以建立于另一種理由之上；而我們的某些社會階級論者與階級論者，對之亦未嘗不予暗暗之中極端同意也。

人，似乎是一切「圓顛方趾」者之大共名。然而，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在一方面雖是這樣的不同；而奴隸主與奴隸，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在另一方面確是這樣的有別；在這中間，要尋求一種共同的「人」，怎麼辦得到呢？那麼，「人」之一字，恐怕也真的非取消不可了。

但其實，當然用不着取消的。即使在上述那樣古今不同，貴賤有別的困難局勢之中，共同的「人」也還是能夠存在的。不過，這共同之點，倒也並非「圓顛方趾」，而是要待我們向別處去探尋的罷了。

探尋的結果是，我們說：人的本質，乃存在于個人與歷史的結合之中，個人與人民的結合之中。

原來，人是社會的動物，這一命題是必需首先鄭重肯定的。因為有了社會，人才從猴子進而為人。這以後，人要保持其為人，亦必需好好的保持他的社會性。

但在這裏，問題就出現了。社會，並不是一般的社會，總是具體的這樣那樣的社會。而所謂具體的這樣那樣的社會，如前所說，又是有着本質不同的。我們既不能像馮友蘭教授那樣，在具體的這樣那樣的社會而外，又建立一個一般的社會，那麼，又怎能在具體的這樣社會中的人與那樣社會中的人而外，找出一種共同的人呢？

我們的解答是：「世間無水不朝東」，這在從前的中國人看來，是正確的，在已經了解所謂「世間」的含義的我們看來，也是正確的。但我們試遊河套，則將見那水確是朝北又朝南，絕無朝東之狀。當此之時，我們若能了解這朝北與朝南仍是朝東的大奔流之中的一段，我們即必不否認此河套之為「世間」一水的資格了。這一點粗淺的道理，我想，大抵沒有什麼謬誤的。

換一個方式說：運動，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存在方式。運動之中，必有變化不同，但這變化不同却正是運動。倘說運動即是存在的本質，這變化不同也就是本質的顯現了。當然有特定的本質，但也就有特定的運動。本質大抵不可見，即于運動見之。運動每進一階段，本質即愈顯露一層；以前的諸現象之孰為本質的與孰為非本質的，也就愈能分辨得清楚。至于分辨之法，則就是看它與這已經顯露出來的較深一層的本質的關係。這其實也是粗淺的道理，容易明白的。

所以，社會諸階段雖各不相同，但因其總是一貫的向着社會主義社會而運動，我們就不能任意割斷。而況，這社會主義社會，乃是真正的「人的社會」，關於這一點，大概已沒有什麼問題。這一點既沒有問題，則以前諸階段之因爲是向着它運動的，而亦然具有「人的社會」之本質，也就不能有什麼問題了。不過，那些之中，凡屬違反于這個一貫的運動方向的，當然就是非本質的因素，這也不容忽略。那些非本質的因素一直很多，「人的社會」之本質才一直被掩蓋起來；只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才大抵都是本質的因素，其爲「人的社會」于也就彰彰在人耳目了。

我們不能說社會主義社會以前的諸階段皆無關於「人的社會」之本質，同樣，我們也就不能說那些階段中都沒有真正的「人」。在以前諸階段中，只要是向着社會主義社會而運動的一切社會因素，都是「人的社會」的本質因素，同樣，在那些階段中向着社會主義社會而運動的人，也都是真的「人」。他們因時代之遠近，距離所向着當然有遠近之殊；但無論遠近，仍同在一個運動方向之中；所謂「人」的共同之處，也就在這裏的。

而這種運動，具體言之，就是最科學意味上的「歷史」。所以我們說：人的本質，乃存在于個人與歷史的結合之中。因爲，任何社會都只能在大歷史的進程中獲得「人的社會」的意義，而任何個人又必在社會中方能獲得「人」的意義。社會中的外于歷史進程乃至反于歷史進程的部份倘能使人成爲「非人」，則其屬于歷史進程乃至利于歷史進程的部份就能使人成爲真正的「人」了。

因此，個人必需與歷史結合；詳細言之，必需與他所處的社會中的屬于歷史進程乃至利于歷史進程的部份結合；這才能鞏固與發展人的本質，而成爲真的「人」。事實上，這樣的人也是無代無之的；所謂歷史的進程正藉他們而實現，而我們所謂古今貴賤不同的局勢中仍能存在的共同的人，亦正謂是也。

二

個人與歷史的結合，說來雖然容易，其實却是困難的。

所謂「歷史」，許多人都把它當作「過去」的代名詞。例如說到霍亂，要說它應該不復出現于文明的現代，就說道：「霍亂」兩字，應該是歷史的名詞了。在這普通的說話裏，却含有一個極可怕的原則，就是以過去爲歷史的重心。而其實，歷史是一個向前的運動了，是以未來爲重心的。

人總生活在歷史中，所以，事實上都是與歷史結合着的，問題只在于是怎樣的結合。而這結合的方式，就又決定於他對歷史的態度。倘以歷史爲一個向前的運動，重心在於未來，那就能與他所處的社會中的屬于歷史進程乃至利于歷史進程的部份相結合，就能與「人的社會」的本質的因素相結合，就能鞏固和發展自己的人的本質，就真正的成爲「人」；反之，倘以歷史爲一種陳年賬簿，重心在於過去，那就不得不與他所處的社會中的外于歷史進程乃至反于歷史進程的部份相結合，不得不與「人的社會」的非本質的因素相結合，不得不漸漸失去自己的人的本質，不得不成爲「非人」了。

所謂歷史的重心在於未來，這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就整個歷史進程而言。如前所說，只有由於後一階段的運動而顯露出來的較深的本質，才是分辨前一階段中諸現象，批判前一階段中諸現象的標準。站在今天，要了解以前的全部歷史，只有緊緊掌握住明天，掌握住明天所將顯露出來的歷史的本質，則於以前各種歷史現象之美醜是非善惡與利害方能分辨得清；因爲，合於那本質的自然爲善爲利，反之自然爲醜爲非爲惡爲害，這是十分確定的。第二，是就個別歷史階段而言。每個歷史階段之中，都交織有過去的末梢與未來的端緒，並不是形而上的單純的內容。其中的人與事，有些是吊在過去的末梢之上的，有些是掌握了未來的端緒的；其是非善惡彼此不同，但都出於必然。這同樣的必然，並不是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據，因爲真正的非標準還是只有一個，就是「歷史」。所以，在這種場合，也必需以未來爲重心；只有掌握了未來的端緒的，其所是非方合於「人的社會」的本質，方出於人的本質，那才是「是」的是非。至於吊在過去的末梢之上的，其是非雖亦本於他自己的必然的立場，但因那立場就反於「人的社會」的本質，反於人的本質，所以整個的都還是「非」了。以上兩方面，當然還是相通的；只有在自己的時代中就緊緊掌握住了明天的人，才會與別的時代中緊緊掌握住了明天的人相通，相感，相應。

五四時代，戰士們最初就是用了對於未來的擁抱以批判過去的。先驅者魯迅控告了封建道德（過去）的吃人，正因為他肯定了「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正因為他要「救救孩子」（孩子就是未來）。而還控告，也確乎就判明了封建道德的本質；到今天，除了還在吃人的和打算吃人的而外，恐怕也沒有誰能修改這句話吧！

但五四以後不久，以胡適之先生為首的一派人却忽然高唱「歷史的態度」了。那彷彿是說，不備只以現在的眼光定過去的是非，因為過去另有其是非，所以我們於我們的是非而外，也還要研究他們的是非，承認他們的是非。這樣一來，就在表面上歸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路上去，而實際上更是丟掉了「此」之是非，投降於「彼」之是非了。「此」是非實乃唯一正確的，即在任何過去時代也都可適用的，而「彼」是非則為絕對不正確的，即在任何過去時代都不能適用的；今自認「此」是非並不唯一的正確，又承認「彼」是非有適用的範圍，這不就顯然是投降麼？

再後來，新社會科學介紹進來，有一小部份人就更得到掩飾投降的好工具。他們說：「對於儒學孔教，人們大半取着一種排斥，嬉笑怒罵的態度。過去人們把綱常捧到天上去，如今人們却把它罵得狗血淋頭，一文不值。痛快的確是痛快了，但可惜缺了歷史主義的評判，依然不能搖動着儒學的根底。」到這裏為止，說得還大致不錯；雖然好像以為「綱常」還應該值得什麼「一文」似的，好像以為不應該痛快乾脆似的，這些態度已經有些不可解。但是，接着又說：「所以五四時代的反孔教運動，只使人憎惡孔教，但却未曾澈底批判了孔教。」這態度，就更奇怪了。未必不該憎惡麼？未必「澈底批判」以後，就如馮友蘭教授所謂「真正了解物質史觀或經濟史觀的人」，因為知道了「人的行為，是為他的經濟環境所決定」的道理，覺得「一個人若是一個資本家，他為自己的利益，必須剝削勞工」，於是就「當工人處，雖仍可以反抗他們的雇主，但亦可以不恨之」？（「新世訓」第六篇）麼？這一點感情，其實就是對於歷史的附着力，對於未來的擁抱力的表現；先掌握了未來的「人的」東西，接着自然就能認識過去的「非人的」東西；因為憎惡就是認識的開始，那認識之中也必然充滿了憎惡。如果連這一點感情都沒有，則自己之為「人」抑為「非人」皆尚難說，又怎能獲得以分辨「人的」與「非人的」為目的之認識呢？

總之，歷史固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但並不廢感情，而且正要感情，只要這感情是對於未來的擁抱力的表現。而這個，又不但是為了什麼「學術研究」的了。

三

上節所謂以「過去」為歷史之重心，因而屈服於「過去」，因而仇視「未來」，仇視一切通向「未來」的東西，仇視戰鬥者對於「未來」的擁抱，因而排斥感情的那種態度，現在有一個極好的標本，就是廢名先生所作的「周作人散文抄序」；茲節錄於下：

「豈明先生一論對於歷史的態度，我在最近的三數年來每一想起不覺惘然有動乎中。……他彷彿總是就過去的情形推測將來的趨向，歷史上有過的事情將來也還會有，人的老脾氣總是沒有法子改過來。（着重點是我加的，下並同。——編）……」

「……我們的文字學何能解決漢文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常常想，漢字既然有它的歷史，它形成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尤其是詩的文學），能夠沒有一個必然性在這裏頭？它的獨特的性質到底在那裏？如果有人從文字音韻上給我們歸納出一個定則來，則至少可以解決今日的新詩的問題。然而中國研究文字學的人，不去認過去的事實，却遠遠的望到將來去，把氣力用於一個漢字拼音問題，我恐怕這也免不了掉瞎子掛扁之譏，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八股，因為它也是一種「主義」，八股便是主義的特點，就在於其中含有對未來的理想，以及實現這理想於未來的途徑。……豈明先生是新文學運動者之一，但那時的新文學運動是一個浪漫的運動，這是當然的，大凡一個運動的開始恐怕都逃不了一個浪漫性，我們不可抹殺首倡者的功勞，然而運動開始以後，就得有人漸漸的認識事實（蕪案：實即遠離未來，漸漸的被吸引於過去），那這個運動才可以真正的得到一個「意識」，從而奠定它的基礎，不致無源之水其渴可待，豈明先生到了今日認定民權的文學革命是一個文藝復興，即是四百年前公安派新文

學運動的復興，我以為這是事實，本來在文學發達的途程上復興就是一種革命。……胡適之先生也曾說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但適之先生的含義與我們今日所說的不同，適之先生似乎把一個一個的時代截斷了看，我們則認為是一整個的發達途程。各時代文學的不同有一個必然的變化在裏頭，古與今相生長而不相及，所以適之先生說文言文是死文學，白話文學是活文學，而我們以為如死文學則當生之日它已經是死的，白話文學只是文言文的一個「窮則變」，而它自然的要與文言文相承。……豈明先生當初是做過新詩的，後來他乃說「詩的事情我不知道」，這不知道正是他知道，他知道原來的詩運動的意義之不合事實。胡適之先生最初白話詩的提倡，實在是一個白話的提倡，與「詩」之一字可以說無關，……直到現在，一般做新詩的人都還是陷於一個混亂的意識之中，以為一定要做新詩，而新詩到底不知道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大家納悶而已。……案：這是在擁抱未來的過程中必有困難，但是應該克服，也可以克服的。……說到這裏我不禁想起魯迅先生，魯迅先生與豈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點，我以為也正如在一個歷史的態度。魯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還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時還流於意氣，好比他曾極端的痛恨「東方文明」，甚致於叫人不要讀中國書，即此一點已不免是中國人的脾氣，他未曾整個的去觀察文明，他對於西方的希臘似鮮有所得，同時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家也缺少理解，其與提倡東方文化者固同為理想派。豈明先生講歐洲文明必溯到希臘去，對於希臘來，日本，印度，中國的儒家與老莊，都能以藝術的態度去理解，其社會貫通之處見於文章，明智的讀者必多所會心。魯迅先生因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擊禮教方面寫了「狂人日記」，近於詩人的抒情，豈明先生的提倡淨觀，結果自然的歸入於社會學人類的探討而沉默。魯迅先生的小說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對於民族深有所感，乾脆的說他是不相信羣衆的，結果却好像與羣衆為一夥，我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過，「魯迅他本來是一個 Cynic，結果何以歸入多數黨呢？」這句戲言，却很耐人尋思。這個原因我以為就是感情最能障礙真理。而誠實又唯有知識。」

——鈔錄既畢，回過去看看，覺得要說的話已盡於着重點與幾條案語之中，現在不打算再說什麼。但也真是本質由運動而見吧，這一篇二周優劣論，在今天，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中的今天，也實在很有意思的。

四

現在再回到個人與歷史之結合的問題上面去。從這上面，我們還要展開關於「自我」，關於個人主義中之所謂「自我」的問題。個人主義中之所謂「自我的發現」，原與「人的發現」為同義語。人的本質，如前所說，既然就在個人與歷史的結合之中，既然就在個人對於社會進步動力的感受與感覺之中，則所謂「自我」，可見自然就是社會性的東西。倘了解這一點，則個人主義的一切問題便都可以解決；但不幸，這一點却又往往不是個人主義者所能了解的。

個人主義，乃是一適合於知識分子情緒的知識份子宇宙觀，「這知識份子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的」（考茨基）。他們具有敏銳的感受能力與強烈的感覺能力。當末期封建社會內部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新因素，這新因素就在既成的社會生活體系之中提供了新的生活關係，構成了新的生活觀念的時候，遲鈍的人們所看到的，還是完整無缺率由舊章的既成生活體系，只有敏銳的優秀的知識份子們却由於廣泛伸張的生活觸手，不自覺的把這新存在新運動所生的震動傳導到內心中來了。敏銳的感受之後，必然就是強烈的感覺；他們把他們內心的震動（實際上是內心所受到的震動）理為旋律，譜為樂章，歌唱出來，是為個人主義。

他們本身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的，故當封建社會末期，他們本身的存在就已是個人與歷史的結合。而他們對於新的生活關係與生活觀念之感受與感覺，又就是對於未來的擁抱，就使他們與歷史的結合更加鞏固起來。所以，他們實際上已從濃厚的社會性中鞏固與發展了人的本質，取得了所謂「自我」。在這一意義上，他們的「發現自我」是真實的；而且，他們確是在深心中「發現自我」，確是倚靠這深心中的「自我」的不可已的要求來進行戰鬥，所以這「發現自我」也是具有戰鬥價值的。

然而，第一，他們的感受與感發是進行於不自覺之中，——確切些說，他們由外在的新社會因素而得到感受是進行於不自覺之中；第二，他們的感受與感發的時候，是「衆醉而獨醒」的時候；第三，你們新的歌唱必與既成的樂調不相容，必受既成的樂調的壓迫，而他們亦必進行抗爭；由於這三個原因，他們就要以為「自我」只是生於內部的東西，與社會無關，且必需與社會為敵了。當既成的東西憑着「社會」之名要求馴服時，新生的東西自然要憑着「自我」之名進行抗爭；抗爭的對象若是「社會」的整體，就以之為「外」而自居為「內」；若是被「社會」鑄為定型因而代表此「社會」的人羣，就以之為「人」而自居為「我」；這樣，實際上的新舊之爭又就變形而為「外內」「人我」之爭了。

但這「自我」，既被當作非社會而且反社會的東西，它與社會之間又被設定了「外內」「人我」這樣絕對的障隔，於是它就成了一种奇怪的東西，好像是什麼先天存在而寄寓於人的內心中的絕對真理的實體。個人主義者們也就確乎憑着這實體以去批判一切，打擊一切，「所向披靡」；然而却從不想到批判這實體本身，打擊這實體本身。他們可算是批判主義者，視一切皆為批判的對象；但却在一個最重的地方放棄了批判主義，把一個最重要的東西看成了起批判的東西：這種無批判無反省的態度，就是他們的特色。

易卜生主義，是「適合於知識份子情緒的知識份子宇宙觀底出色代表」(考茨基)。它的基本原則，就是娜拉所說的：「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不用說，錯的當然是世界。所以，據胡適之先生的論文「易卜生主義」(《滄海集》的附錄)的分析，在易卜生主義中，無論家庭、無論法律、無論宗教、無論道德、無論社會輿論、無論國家利益，無論什麼，就要一種「個人」，一與「個人」發生衝突，總歸都是錯的，而「個人」總歸都是不錯的。這就是所謂無批判無反省的態度。

當然，要說易卜生是把「自我」或「個人」置於絕對超批判的地位，他自己倒聽到了，一定會以為不公平的吧。「羣鬼」中的阿爾文夫人明明說：「不但父母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內活着，並且各種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在裏頭。……我們永遠不要脫身。……世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的數目就像沙粒一樣的數不清楚。……」(據譯者：上引娜拉語)而醫生對歐士華更明明的說：

「做父親的造的孽，重新要在兒女身上發作」。

這些觸目驚心的話，難道不就是對於「自我」或「個人」的批判麼？不是的。這些都只是一種應該可以引起批判的懷疑，而實際上仍然並未引起批判。真的批判，必須在社會的規模上進行。因為，如前所說，每一個社會的交織裏面，都含有過去的末梢，而這末梢就是這社會裏面的「死鬼附身」或「遺傳病」。人是社會的動物，所以人的內心中的如阿爾文夫人所說的「死鬼附身」，或如醫生所說的「遺傳病」，這是由他所處的社會得來。發現了內心中的「自我」中的這些東西，就去追尋其社會根源，在社會的規模上沒法消滅之，這才是真正的科學的批判。

而易卜生，正如他不知道「自我」的社會根源一樣，也不知道「死鬼」或「遺傳病」的社會根源。所以，他就和歐士華一樣，雖自知遺傳病將要發作，仍只好坐以待斃了。勃蘭兌斯親見這位十九世紀偉大的個人主義者在二十世紀中的破滅，說道：

「在這新世紀，他什麼事都不能做。……」

「自此以後，他總是衰退。他所受的痛苦，我們可以設想。廿五年前(燕案：據譯者註，此文作於一九〇六年)，他令「羣鬼」裏中的 Oswald 這樣說：『永遠不能再工作！永遠！永遠！這是在活中死亡』，媽媽，你想有這樣可怕的事嗎？」

「然而這是六年間的遭遇。」(「奔流」一卷三期，譯者譯：HENRIK IBSEN) 勃蘭兌斯對於「羣鬼」的主題的了解不必與我們相同，但他剛剛選取歐士華說到自己將要發作的「腦麻症」的話來表明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的悲劇，我們看來却是很有意思的。

說到對於「羣鬼」的主題的了解，我們又可以作一個有意思的考察。

上文提及的胡適之先生的論文「易卜生主義」，一九一八年發表於「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作為潘梓年先生集附錄的是後來又加修訂的），因為牠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針注射」，所以在當日也就「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胡適文選」自序），而在今日看來又是文化革命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但從這裏面，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的易卜生主義的介紹人，對於「羣鬼」的主題，却似乎是鮮有所知的。

這篇論文，根據易卜生的幾個重要劇本立論；如「死人復活的時候」，「娜拉」，「羣鬼」，「羅斯馬莊」，「社會棟樑」，「雁」，「博克曼」，「國民公敵」，「海上夫人」，還有易卜生的信札，等等。通觀所論，除掉「羣鬼」而外，關於其他諸劇的大都不錯；即使深度偶嫌不夠（如「死人復活的時候」被簡單的解釋成宣揚寫實主義之類），總也找到了主題所在的地方。獨於「羣鬼」一劇，就根本碰都不曾把主題碰到一下。他說：劇中的阿爾文夫人是表現了家庭問題上裝面子和怯懦的罪惡。又說：劇中的牧師表現了宗教的偽善與愚蠢。這些都不錯，但與主題何關呢？與題名叫作「羣鬼」的這個劇的主題何關呢？而尤其是，他說：「誰知他」（阿爾文夫人）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變成了瘋人了。……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似乎竟不知道這所謂「遺傳病」所象徵的精神上的意義，更是謬以千里了。

歐洲的個人主義的代表人，遠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發出的對於「自我」的懷疑，而中國的個人主義的介紹人，到了二十世紀作介紹工作時都還不能了解：這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對照。

當然，也不僅胡適之先生，那時能了解這一點的，實在很少。五四以後不久，反對新文化的「學術派」興起。其中的梅光迪先生，在他的「評提倡新文化者」裏面說：

「今之主文學革命者，曰文學之旨，在發揮個性，注重創造，須『處處有個我在』，而破舊時模倣之習。易詞言之，則各人有各個之文學，一切模倣規律，皆可廢也。然而彼等何以立說著書，高據講席，而對於為文言文者，仇視之，不許其有我與個性創造之自由乎？」（轉引自李何林：「二十年中國文學思潮論」）

這是在「自我」的問題上的故意糾纏，要答覆他，還不必運用我們現在所說的個人與歷史結合之原則，只須對於「羣鬼」的主題稍有所了解，借用一下前引阿爾文夫人的話就夠了。但是，在當時不可謂非先進戰士的周作人，却是怎樣答覆了呢？他說：

「近來有一羣守舊的新學者，學拿了新文學家的『發揮個性，注重創造』的話做擋牌，以為他們不應該『而對於為文言文者仇視之』；這意思似乎和我所說的寬容有點相像。但其實是全不相干的。寬容者對於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為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的勢力所能干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正如壯年人的聽任青年的活動；其重要的根據，在於活動變化是生命的本質，無論流派怎麼不同，但其發展個性注重創造，同是人生的文學的方向，現象上或是反抗，在全體上實是繼續，所以應該寬容，聽其自由發育。若是『為文言』或擬古（無論擬古典或擬傳奇派）的人們，既然不是新興的更進一步的流派，當然不在寬容之列。——這句話或者有點語病，當然不是說可以『仇視之』，不過說用不着人家的寬容罷了。他們違守過去的權威的人，背後得有大多數人的擁護，還怕誰去迫害呢。老實說，在中國現在文藝界上寬容舊派還不成爲問題，倒是新派究竟已否成爲勢力，應否忍受舊派的壓迫，却是一個未可疏忽的問題。」（他們「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

在這一段話裏，也有「一個未可疏忽的問題」，就是：除了對於「為文言」或擬古（無論古典或擬傳奇派）的人們「稍致不滿而外，竟對於一切『過去

的文藝，即並非「遵守過去的權威的人」而是「過去的權威」本身，竟承認它們也是「發展個性注重創造」的「同是人生的文學的方向」。這樣，所謂「新文學」也者，就與六朝散文公安派文學之類成了一樣的東西了。這是投降以後的請求寬容，實在算不得戰鬥，而且，即照他所說，「已經過去了」的「過去的文藝」固然「不是現在的勢力所能干涉」，固然要「予以相當的承認或尊重」，但「擬古」的人們却明明是把「已經過去了」的東西硬拖到現在來，自投到「現在的勢力所能干涉」的羅網中來，爲什麼也要當它是「已經過去了」的東西，也要肅靜迴避呢？爲什麼就不能「仇視之」呢？舊派（當然是「擬古」的）明明已經在「迫壓」新派，已經對新派「仇視之」，自居新派的人還不敢「以直報怨」，這真是奴性十足了。其實，不但對於「擬古」應該「仇視之」，就對於「古」的本身也應該「仇視之」，不但對於「遵守過去的權威」應該「仇視之」，就對於「過去的權威」本身也應該「仇視之」；其重要的根據，就在於「古」與「過去的權威」的本身雖皆自以爲「自我」，我們却肯定那是反於人的社會的本質，反於人的本質的偽的「自我」。我們若是因擁抱了未來而有真的「自我」，就決不能承認它也是「發揮個性注重創造」的。

周作人接着也還有「一句附加的說明」，就是說舊派並非「發展個性注重創造」，因爲「服從權威正是把個性泯沒了，還發展什麼來」。這說明當然不錯；服從權威的人當然與權威本身有別。但既有別，對待它們的態度也就應該有別，又何以對權威本身既「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對服從權威的人也不敢「仇視之」呢？不敢「仇視之」，至少也就等於「相當的承認」。這樣一來，服從權威的人又變得與權威本身無別，也早就是「泯沒個性」變得與「發展個性」無別了。不敢仇視過去，不敢擁抱未來，終於必屈服於過去，必遠離未來；而強說過去即與未來相同，終於亦必使未來與過去相同；這都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然而，也是在五四時代，魯迅先生就說：

「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仔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份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爲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是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的病，即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在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事物（備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驅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這就不但暗合於「羣鬼」的主旨，而且更進一步尋求醫治之方；不但於現在存留的過去的殘餘是「非人」的東西，而且說這些東西即在它們自己的時代都是「非人」的了。

而在一九二九年，五四運動後的十年，周作人才也注意到了「羣鬼」中阿爾文夫人的一段話，並且也提到了法國的呂勃的「民族發展之心理」，前引魯迅先生的話，也是從這部書說起來的，因爲其中說到民族心理中昏亂因素之遺傳。但其結論却是：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爲虛空的虛空也歟？……」（《虛空由他虛空，知道他是虛空，而又偏去追尋，去察明，那麼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說是偉大的捕風。……》）（《周作人散文》：「偉大的捕風」）

這種「萬物靜觀皆自得」的態度，和魯迅先生那種「總前感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比起來，真是好看極了。

六

周作人之流的先天不足的個人主義沒有能進爲集體主義，並且成了集體主義的敵人，這是當然的。但即使極健全的個人主義，要進到集體主義，也

非越過大的障礙，經歷大的困難不可。這與，自有其社會經濟上的原因。

原來，奴隸主義生產方式孕育在原始社會之中，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孕育在奴隸社會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孕育在封建社會之中，所以，舉凡奴隸主義的與封建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革命，都以政治革命為終點，取得政治上的勝利來鞏固已有的經濟上的勝利就行了。只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却非資本主義社會的胚胎之所能容。在末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強大的足供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用的生產力，是可以有的；而現成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却是無論如何無處都不會存在的。因此，社會主義的革命，就不是到政治革命為止，而是從政治革命開始；不是取得政治上的勝利來鞏固已有的經濟上的勝利，而是取得政治上的勝利來爭取未有的經濟上的勝利；它與以前各階段的革命都不同。而這不同，在社會實踐社會意識上所生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

因為，意識是存在的反映。新的生產方式備能孕育在舊社會之中，則如前所說，就只能在既成的社會生活體系之中提供新的生活觀念，而被敏銳的人們「自然的」感受到，「自然的」感覺為新的世界觀。「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的知識份子們，在末期封建社會中創造個人主義，就享有這種順利的條件。由於這種順利的條件，新的世界觀就好像是從內部「自然的」放射出來，而無須着力。但集體主義就只能有完全相反的條件。作為它的物質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不能孕育於末期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就不能在資本主義生活體系之中「自然的」提供集體主義的生活觀念，就不能使人們「自然的」由內部放射出集體主義來。所以，集體主義，無論對何人，似乎都要求他壓制「自我」，接受外在的規範，服從外在的規範，而不予以發「自我」的機會。

當然，將要手創新的生產方式的工人階級，是不但存在於末期資本主義社會之中，而且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產生以俱來的。它在社會經濟上的地位，強烈的邁向於未來，絕不調和的反對着舊制度。然而，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時候，究竟還沒有自己的生產關係，並且還是舊制度的主要組成份子。所以，——

「經濟主義者」之硬說社會主義的思想系統能從工人階級自發運動中產生，這就是欺騙工人階級，因為在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思想系統，並不是從自發運動中產生，而是從科學產生的。」（「歷史」二章二節）

所以，即使對於工人階級而言，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系統中的一部份）的興起，也還是一樣的有困難。他們都有困難，就更無論知識份子，尤其是慣於「忠於自我」的知識份子。

他們看到那是「從科學產生的」，不是從「自我」產生的，就以之為「非自我」。一以之「非自我」，又就要拿「自我」來與之相換，把一切與之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因素都從「自我」中盡數剷除。其所以如此做，是爲了保持「自我」之純全，然而也就成了梅光迪先生所謂「逆流而行，與舉世為敵」的「豪傑之士」，危機也就非爆發不可了。

但其實，由個人主義進為集體主義，這中間究竟是否真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呢？倘「自我」確是個人與歷史，與社會進步動力相結合而生的產物，那麼我們說：沒有的。

首先，集體主義也是一段歷史運動的目標，個人主義者第一次與歷史結合起來之後，倘不鬆懈下去，而且日從使結合加緊，以至於交融，那麼就可以隨着歷史而向前運動；當運動到歷史本身要求着集體主義的時候，他也可以進為集體主義去了。在那樣的時候，情形當然也並不順利，倒往往是，忽然面前出現了別一種力量，好像是敵人，至少也是很令人麻煩的障礙物。然而，由於一向的向前的戰鬥，明知後無退路，只得仍然硬着頭皮迎上去，甚至和它肉搏。而肉搏乃是極真切的認識的源泉，生死存亡之變，不能不把對方看個明白，這樣，就能對於集體主義得到真切的認識，而自己也進為集體主義者了。只有慣於後退的人，才是在碰到新的力量時立刻後退，祭起什麼「已有的事後必再有」的法寶，從過去的寶庫中隨手拖一個醜惡面具來擺到新力量的臉上，不再求認識它的全然新穎的面貌，而心安理得的自己想着在初過去作戰，決不以爲是種什新力量作戰的。

其次，「自我」在事實上既是社會性的東西，個人主義者即使在最初不能知道，後來也就應該能夠漸漸知道這個社會性。如前所說，這種知道是由懷疑引起的。而懷疑，又即是在和社會接觸中發生的。個人主義的主體雖是「個人」，其對象却不能不是社會，倘竟不是，那就是一種「自得其樂」的個人主義，不是我們所要說的了。而我們所要說的，却是這樣一種個人主義：即始終堅持「自我」的原則，要把社會整個的按照這原則加以改變。在這變革的實踐中，就不能不漸漸感到社會對於「自我」的相相對的種種決定力，不能不由這決定力而漸漸了解「自我」的社會性。於是，這也就成了推動他進為集體主義者的契機。

總之，只要個人主義者是戰鬥的個人主義者，則簡直可以說，他之進為集體主義者乃是絕對的必然。必然並不等於順利，所以進步途中還是有許多的困難。而困難中之最大的，就是重心之由內而外的變遷。但我們並不以重心在內這一事實為不好。事實上，集體主義也可以說是，而且應該是重心在內的。因為，最初進為集體主義者時雖是要用歷史要求來否定「自我」，但歷史要求本是使個人之中產生「自我」的力量，它既是要否定原來的「自我」，一定是原來的「自我」已有被否定之必要，更新的「自我」已有產生之必要，所以這否定實是用將生的真的「自我」來否定將滅的假的「自我」，也就是真正的肯定「自我」。所以，否定之後必然繼以肯定，肯定了新的「自我」，重心就還是在內，不過也知道這重心是由外來的，在這一點上與個人主義不同而已；這是說「可以」。至於應該重心在內之故呢，那更簡單，就是因為只有重心在內，才可以作發自深心而迫不容已的戰鬥，才是真正的戰鬥，而不是機械的非人的運動或「反射」。我們今天，集體主義據說是大家都有了，但似乎有些集體主義者已經進步得太遠，至沒有了個人主義者所曾具有的這種發自深心而迫不容已的精神。這實在不是可以樂觀的事。

實際上，個人主義的原則通於集體主義，集體主義的原則也可以通於個人主義。客觀上，都是歷史的運動；主觀上，都是真正的「人」的長成；總都是趨向於「人的社會」的目標的。

至於工人階級之終於「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系統，那當然不是由什麼主義者進為什麼主義者的問題，只是一個由「自在」到「自覺」的過程，所以情形當然不同。這本是另一回事，但因上面拿來做了旁證，現在還是引一段話來把它交代清楚：

「……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過激的領袖把這個觀念傳授給了他們」（黨案：這是梁實秋的話），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自覺的。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毫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二心集」：「「確證」與「文學的階級性」）

七

所謂歷史要求，如上所說，要由科學來照明，但又並非懸空吊在塵世之上的什麼東西，它其實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要求，尤其是先進的覺醒了的人民的生活要求，以及他們在科學的光輝之下為實現這要求而找到的途徑。所以，知識份子們致力於自己與歷史之結合時，首先就要肯定這種要求，肯定這種提出要求的意志力與實現要求的創造力；然後就要汲取這種力量，消化這種力量，用這種力量充實自己；而這就是個人與人民的結合，也是可以鞏固發展人的本質的。

然而，個人主義也就往往在這裏遭遇到大的艱險。

我們已經指明，個人主義原是在「眾醉而獨醒」的情況下產生的。所以，易卜生的原則是：少數總是真理，多數總是錯誤。據勃爾登斯說，這是誤將「政府主義，仇視國家」的「精神傾向」與「民族思想」混為一談，好像托爾斯泰將同一「精神傾向」與「相信平等」混為一談一樣；這可以說對的。但無論如何，這種對於「庸眾」的鄙視，一方面是否認了真理的生活根源與生活歸宿，是反唯物論的；另一方面是否認了羣眾的進步的歷程，是反辯證法的。固然，個人主義者大抵並非辯證唯物論者，但若他是真正忠實而在無間息的追求之中，或遲或早，就應該不藉助於辯證唯物論而亦能或多或少

的感到羣衆的這種存在與運動。倘竟不能，那個人主義就必日漸墮落，而終於破滅了。

我們的革命文化史上，正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方面，「當會黨一類的賤民被當作奪取滿清治權的力量時期以後，當立憲，護法等政治號召正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但魯迅，而且只有魯迅，却使阿Q站向了歷史舞台的燈前。他不但說明了阿Q們在怎樣生活（「阿Q真能做」……），而且陳訴了阿Q們要求什麼（阿Q要「革命」……）。而且，最後他還指明了：他不能不無助無告地讓阿Q們用鮮血祭奠了生他的土地。魯迅是遠遠走在當時的思想界前面。」（胡風：「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文學史上的五·四」）這「陳訴了阿Q們要求什麼」，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魯迅先生雖在最初說過：「荷奴隸立於前，必哀悲而疾視，哀悲所以憫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但在這時，就已看到阿Q們實在能「爭」，已經在「爭」，把這潛伏的「爭」的因素發掘了出來；通過阿Q，魯迅先生早已肯定了人民的力量。廢名「乾脆的說他是不相信羣衆的」，是「乾脆的」胡說。何凝先生在那篇輝煌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裏面，說他的早期的雜感，「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羣衆：指農民小私有者）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着革命的價值」，因而「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恐怕也未必對的。

另一方面，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就高張起來的「文學革命軍」的大旗，上面大書特書的革命軍三大主義，第一個就是「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後來的文學的大軍，也的確就在這旗幟之下前進。然而，前進不久，就有人落伍，並且揚出相反的大旗來，上面大書特書四個大字「貴族精神」了；說是，「關於文藝上貴族的與平民的精神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大都以為平民的最好，貴族的是全壞的。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想，現在却覺得有點懷疑。」「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如沒有求勝意志叫人力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進化的。」「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為凡人如不想化為超人，便要化為末人了。」（「自己的園地」：「貴族的與平民的」）茲且不問其所謂「勝」是怎麼一回事，即使就是「無限的超越的發展」，或「全而善美」的生活，在它本身無可非議；但以爲平民就只是飢思渴飲的動物，絕無較高級的人生要求，斥之爲「退化」，證之爲「末人」，而把「超人」歸於貴族，這也是只要一看就知道全出於「貴族的」偏見的。個人主義者從這裏出發，那不算希奇；但若本來倒並不由此出發，發展到後來却到了這裏，那就也真的是「退化而非進化的」了。

退化下去，在各種問題上，尤其是文化問題上，對於人民的力量就絕無所見。「方中國的普羅文學運動開得像煞有價事的時候，一般人都彷彿一個新的東西來了，倉皇失措，豈明先生却承認它是載道派」（廢名），絕不承認它是革命人民形成新結合以後在革命文學上的表現。本來，人民既只是飢思渴飲的動物，在還沒有「貴族化」或「超人化」的時候，怎麼會有什麼文化要求，怎麼會表現力量到文化上來呢？試看：

「……於是官罵罵業照舊經營下去，不過如智士所云已『易主』耳。鄙人記性不佳，文獻匱乏，愧未能詳徵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說來，這個運動大約是始於成仿吾的詩壇之防禦戰，……隨後又聽見『勳』的口號，勳的對面自然還有『撫』，雖然這個名稱沒有顯明的聽說過。這樣，官罵便以一種新的姿態第二次出現於舞台上。……也有硬頭一點的，始終力戰不屈，罵不絕口，……相持不下，終究有個了局，如何了法其機密不能詳知，大抵看『水滸傳』可以知道一點，如及時雨之率衆推戴玉麒麟，歸根結蒂仍是一種撫法，又是一種降法，不過是極高妙的一種罷了。」（「國作人代表作選」：「論罵人文章」）

這是暗指魯迅先生與創造社論戰的那一段公案，大家都看得出的。經他這樣一說，就成爲一場無聊的人事糾紛，純粹的文壇陰謀，而上文所說的促使革命文學向新階段前進，革命人民的新結合，以及吸引魯迅先生向新階段前進的革命人民的新結合，這種結合所生的力量，在這裏就都無影無蹤了。「不過魯迅以後倒曾說過：『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爲革命的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的，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出，只好藉此謀生；但因爲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在新份子裏，是很有極堅

實正的人存在的。」（上海文藝之一瞥）他並不一概抹殺。……（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並不一概抹殺之故，未必是因爲成了「玉麒麟」，受了「及時雨」的牽累推戴，實在是因爲一向追求着與人民力量的結合，在這新興運動裏更分清了人民的因素（即「社會的基礎」）與個人的因素（即「舊文人」與「被從實際工作排出的青年」），個人的因素可以有投機，有八股，有一切的卑劣，而人民的因素却無論如何都是真理的體現，歷史要求的體現。

是的，任何偉大的運動中，都可以有，而且必然有這兩種因素的。個人因素往往是表面上的主導因素，而人民因素却總是實際上的主導因素。與人民相通的戰士，對於一種偉大的運動，都是首先感到其中的人民因素，因而予以第一義的肯定，然後也清醒的看到其中的個人因素的種種卑劣，因而予以第二義的否定。他不根本的反對，但也不盲目的無條件的崇拜其中的一切個人；他看到其中個人的卑劣，但又絲毫不影響於他對整個運動的肯定態度。只有遠離了人民的墮落的個人主義者，才總是於一切爲人民的力量所發動的運動中，僅僅看到其中（大抵在上層）的卑劣的個人，這就給他以反對整個運動的藉口。

而這種墮落的個人主義，在中國，又與士大夫的清高主義的「潔癖」結合起來。所謂「潔癖」，就是「愛潔成癖」的意思，稍見不潔，避之惟恐不及；例如張岱在「又與毅儒八弟書」（見「環嫺文集」）中，指出東林黨人中幾個惡劣的，就下結論曰：「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蕞：小；魯：周朝代）乃汝借亡者。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這就是「潔癖」的最典型的表現。「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爲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一不雜的君子羣，於是凡有黨社，必爲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爲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爲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且介亭雜文二集）：「即未定」：「清高主義的必然下場是如此，取譬不遠，周作人就是好榜樣。雪峯先生說：「他理應能夠派作中國最後的一個處士的，……因爲他在附敵以前，總算是做到了「清高」。」（「那風與市風」：「談士節兼論周作人」）老實說，他若真能一直「清高」下去，作爲中國最後一個處士，嚴於諸先賢之後而走進歷史的舞臺，就是我，恐怕也會「以藝術去理解它」的。然其所以終於不能，其所以諸先賢皆能而獨他不能者，就因爲今天已非諸先賢的時代，社會生活太複雜，敵友對立太尖銳，才以「潔癖」遠離開這邊，馬上就非落到那邊去不可之故也。

而且，「進步」與「反動」爲定名，「這邊」與「那邊」爲虛位，在他那時是遠離「這邊」就落入「那邊」，在我們這時則又是遠離「那邊」就落入「這邊」，方位雖殊，情形則一，所以這又是我們今天深應警惕，非丟掉白手套不可的。

今天中國的清高主義者，往往自命爲董。吉訶德主義者，其實不是。

董。吉訶德主義者認爲什麼是惡，馬上就要向它挑戰，和它肉搏；清高主義者認爲什麼是惡，只有遠遠避開而已；這是很淺顯的不同。而這很淺顯的不同，也是深刻的不同。因爲，如前所說，肉搏往往是最真切的認識的源泉。董。吉訶德主義者勇於行動，雖然就有敗亡的危險，但也就有獲得真切認識的可能；清高主義者逃避這個，逃避那個，無所不逃，終於就一無所知了。所以，董。吉訶德主義者在現時代自有其進步的前途，如盧那却爾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訶德」（何維譯）一劇中所指示，如高爾基等人的戰鬥生涯所證實，那本是偉大的心靈之誤用，始終都值得崇敬；至於清高主義者，在現時代，除了「從大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而外，是沒有別樣的道路的。

董。吉訶德主義者的錯誤，在於僅僅抽象的作了個人與歷史之結合；而具體的結合却必須通過人民，以人民爲基礎，尤其是先進的覺醒了的人民。

我們舉以起德爲例。一九三三年二月，國際革命作家大會在巴黎開會，保衛文化，抵禦法西斯的野蠻主義的進攻，他在會上演說道：

「有人曾對我說：『在蘇聯是這樣的呢。』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爲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爲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爲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裏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爲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駭最可憐的過去應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却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戴望舒譯，轉引自「南腔北調集」；又論「第三種人」）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爲贊成或反抗」（又論「第三種人」）。尤其是最後關於「過去」「未來」的那一句，簡直是我們的個人與歷史結合這一原則的最好的說明。有了這種認識之後，在了解蘇聯的工作中，應該沒有太大的困難。然而，他後來到蘇聯去，竟發生了那麼大的失望，寫了那麼一本書，引起了那麼大的責難，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如前所說，他與歷史之結合，並沒有通過具體的人民。所謂具體的人民，是一方面固然作爲「人民」而存在，一方面却也作爲具有許多現世的缺陷的個人而存在的。在他們身上，固然可以看出人民的意志和能力，同樣也可以看出許多不好的個人因素。倘只看到前者，以爲只應該看到前者，那就是沒有和具體的人民結合過來。而紀德正是這樣的。例如他遇到那個電報局職員，對於人民的領袖却表現了那麼可惡的奴才態度，使他大怒。這大奇怪不得他，誰都要大怒的。但他在大怒之後，沒有更深的考察，沒有把人民由於生活而發的對領袖的誠敬的崇敬，和這種不好的個人因素嚴格分開，還却表現着。吉訶德主義者的局限性了。

但紀德還不是最能代表者。吉訶德主義者的典型，如魯迅先生在「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的後序裏面所說，蘇聯革命剛成功時的高爾基才是的。他，雖如羅曼羅蘭所說，是「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見何遜呂伯勳合譯「爲了人類」的附錄），但在那時，仍不免被董·吉訶德主義所糾纏。他像盧那爾斯基所寫的董·吉訶德，向紅鐵匠德里戈宣講「你們應當用新世界的慈愛，去對抗舊世界的殘暴」一樣，他也著文在「新生日報」上，向政府質問道：

「俄國的民主主義者曾否記得，他們對專制君主政體的專橫奮鬥，是爲着追求什麼理想的勝利而來的？」

「他們是否自以爲現在還有能力繼續這個奮鬥？」

「他們曾否記得，當羅曼諾夫（俄皇族）的警察把他們的領袖，拋擲到監獄裏和苦工場裏去的時候，他們痛罵這樣的對付方法是罪惡？」（轉引自「高爾基」，Alexander Kaun著，羅曼羅蘭譯。）

對於他這種董·吉訶德主義的批判，盧那爾斯基已卓越的做過了；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董·吉訶德的頭腦簡單的從者山嘉所說的：「可是，這是

很簡單的事情，我的好老爺。他們的敵人一定會來打倒他們。」只要這幾句話，就已經很夠了。所以，在這方面，現在不必贅說。

現在所要的是，盧那爾斯基使這幾句話出諸山嘉之口，是有用意的。董·吉訶德聽了這幾句話之後，就說道：「響，甚至於這個山嘉也會來磨難我。如果這個半吊子的人的理性，也會提出一些問題來中傷我的良心，那麼，我的良心是不是保護得太不周到呢？」這是聽不起頭腦簡單的山嘉。但其實，真理無不是最簡單的，愈到能夠實現它的時候就愈是。因爲，如前所說，真理本即是人民生活的要求。當此要求尚無實現的可能，因而尚未由人民自己實際向提出來的時候，憑着高級的文化工具去推測它，一定只能推得大概，再以想像的精微曲折補足它。但到了由人民自己實際的提出來的時候，大體上雖然仍如以前所推測，而一些具體的簡單的方法步驟與關聯就是現出來，全與想像中的精微曲折不相同了。這時，就需要和人民緊密結合，用人民的方式去感受，去設法，不嫌其簡單，而且毅然丟掉以前那些頹廢愛悅的微妙的想像。董·吉訶德主義者最初往往不能這麼做，弄成重歷史而輕人民，這就是他們最大的缺點。

但若真是董·吉訶德主義者，則在和這簡單的真理作肉搏式的戰鬥的過程中，也必然會漸漸認識它，承認它，終於接受它。而實際上，就如高爾基

也確乎就完成了這種進步。他後來發出偉大的響亮的戰號召：「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要消滅他！」（「爲了人類」：「論仇敵」爲首題詞）這就是極簡單的，但也就是對於董·吉訶德主義的最有力的批判。

九

總之，個人必需與歷史結合，而且必需與人民結合。能這麼結合起來，而且結合得緊密的，就可以首先鞏固人的本質，其次發展人的本質。而在這更高的發展之中，個人的偉大性就能存在。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那基本精神，我們是加以肯定的。我們這歷史的人民的人文主義，一方面絕對承認那與歷史與人民不可分的人的本質之價值，另一方面更承認那與歷史與人民不可分的個人的特別偉大性之價值，而那一切的基礎，又就是人類的向前的生活要求，又就是最普遍的人文。我們必需通過這種人文主義來反對機械主義，也倚靠這一武器來殺退種種對集體主義進攻。

在這些進攻之中，最主要的，也就是指集體主義爲機械主義，說集體主義壓抑個人的特殊發展。我們其實不是這樣，是這樣的，倒恰恰是那些主張什麼「普遍的人性」的人們。他們明知階級社會中的一切都帶有階級的烙印，即使戀愛，也確乎因階級而不同，於是他們所找到的「普遍的人性」，就只好是「戀愛的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梁實秋語）了。但這不用「方式」的「戀愛的本身」，在這階級的人間，却是沒有的。於是，勢所必至的，「倫以表現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學爲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就是說，倘不從歷史運動中掌握所謂「人性」，那「人性論」必然落到動物學或生物學中去。動物學或生物學的「人性論」，還能培育個人的特殊發展嗎？

而周作人之流（因爲還包括了今之「策士」們在內，故曰「之流」）也確乎歡喜講生物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他那種生物學的「人性論」，反社會反歷史的「人性論」，也確乎壓抑了個人的特殊發展，否認了個人的從社會從歷史取得的特殊偉大。試看：

「我所有的資料（葉案：即關於魯迅的資料）都是事實，……因爲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蹟，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人』去看，不是當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點用處，若是神則所需要者自然別有神話與其神學在也。」（「周作人代表作選」：「關於魯迅之二」）

由這裏，生物學的「人性論」的效果，已表現得非常顯赫了。「但周作人之流不知道，猶如人裏面有狗的存在一樣，人裏面也能夠有神的存在；周作人之流當然更不知道，就算是被神化了罷，但何以被神仙了的單單是魯迅。」（胡風：「在混亂裏面」：「從『有一分善，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

那麼，究竟何以被神化了的單單是魯迅，而且何以人裏面又有神的存在與狗的存在之區別呢？

原來，「個人和大眾之間的這種相互的賞識，是絕對不能避免的，只要這個人是具有某種程度的成功和忠實而反映着歷史所賦與的革命工作的執行者的大眾積極情緒。」「個人越能能夠把人們的情緒的精力吸收而成觀念和形象，那麼個人的社會革命的價值也就越趨是顯著。」（高爾基：「爲了人類」：「論個人與大眾」）

同時，「如果卓越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是違反着社會底經濟發展，是違反着先進階級底要求，那他們就會變成廢物；反之，如果卓越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是正確表現出社會經濟發展底要求，先進階級底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真正卓越的人物。」（「歷史」二章二節）這所謂「廢物」與「真正卓越人物」的分別，就是人裏面的狗的存在與神的存在之分別。

說到這裏，本來可以完結了。但因爲本節說到人文主義，又提及梁實秋先生，想起前面借用了他們師弟兩人做了開場白，不禁有點抱歉，現在打算再說幾句這方面的話來補過。

老實承認，白璧德的書我是簡直沒有讀過的，只看了一遍梁先生所編的「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前面我說對於這「人文主義」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那不是假話。因為，這部書，據梁先生說，白璧德的思想的「主要論據在這裏是都完備了」。但我看了這些「主要論據」之後，才知道那所謂「人文主義」是對立於「物質」，而「物質」又即指科學，我實在從不知道竟有這樣解釋的。他反對虛後的擴張情感，又反對培根的擴張理智，前者我還能了解不點，後者我實在想來想去都想不通。想不通當然也只好算了，好在這穩健尊嚴和平中正的思想，也要講實證，而且還要兼顧「東方西方人羣經驗」，我這個東方人還沒有經驗到情感與理智大被擴張的壞處，反而正經驗着情感與理智不得擴張的壞處，那麼暫時就不必理會它吧。而且白璧德先生也說現在趕快要「正名」，足見有些名詞之中確乎還有幾種不同的意義，那麼姑且由他們講他的「人文主義」去，我們自講我們的「人文主義」，亦未嘗不可也。

本意是要補過的，不料說了一通，也許更增加罪過了。幸而這不是所要說的範圍之內的，就此不復深究也好。

一九四五、七、一七、初稿，

八、四、二次稿，

八、八、三次稿，於汗雨書。

凱瑟·珂勒惠支的作品是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還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陰沉和繼續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胸里了這是犧牲的人們的沉默的聲音。

——Romain Rolland

反對邱吉爾

鄒荻帆

邱吉爾狼狽不堪地
走在雨里的馬路上，
他再也不像在開羅
或者克里米亞一樣
兩腿張開露出他的青蛙般的大腹
雪茄煙那樣昂昂地啣在口裏
食指兒敲着椅圈。

因為議會裏面
人們噓他的演說詞
鼓他的倒掌，
大選的票上
公民們用橡皮擦去了邱吉爾這個名字。

「邱吉爾」
邱吉爾
你會這樣多情地喊着自已的名字的，
「你把太陽交給了這不夜之國
現在
這些畜牲們
竟用牛角和馬蹄對付你」……

邱吉爾
你是正如我們不能忘記仇恨一樣
你不會忘記你「光榮」的日子。

你曾經是內政部長
用皇家御林軍
用青銅般純粹的武力
要罷工的復工，
要喊着「吃飽肚子萬歲」的人
再束緊肚皮，
要工人們肺病的腥紅的臉
去面對着鍋爐，
要工人們蒼白的手指
去撥動引擎，
要麵粉廠的工人們
沒有麵粉吃而被麵粉的工作壓死；
工廠的門口
汽車裏露出一條大漢
高舉着皮鞭的
是你阿
邱吉爾，
你給工人們的罪狀是
「資本家用錢養了你們
你們不圖報
還要罷工」
這罪過當然不能饒恕。
你曾是慕尼黑協訂的贊助者，
反共同盟的車輪
就從你修好的大馬路前進，

而當希特勒向着有茫茫的冰雪
也有倉庫和煙囪的蘇聯進發時，
你從倫敦的炸毀的
鋼骨水泥架的廢墟中
用塞緊着耳朵的食指
揉了揉眼睛
堂堂皇皇地向世界廣播：
「這不是階級的戰爭，
……
這是不分種族
不分信仰
不分黨派的
一致抗戰」……
轉回頭
你拍着史達林
和紅軍的肩膀
「你們是為全世界各處的人的自由
而奮鬥」！
然而
就在這個「一致抗戰」的日子
希特勒的刀鋒所未達到的許多地方
米字旗和邱吉爾政治一齊出現，
在奴隸們為民主自由而流血的印度
國民大會場上
被英鎊所買收的特務們
在鳴手槍，揮皮鞭，扔石子……
邱吉爾
你儘可以在你的「家庭般親密」的議會裏說
「國民大會根本為印度人民所反對，

而且（請注意這「而且」呀）
他們妨害交通，
他們受到日本第五縱隊廣泛的協助
放棄了阿薩密及孟加拉灣的防務。」

於是你
溫柔地像若無其事一樣
得了你的結論，
「甘地和其他領袖都在
極端舒適
與照料周密的情況下
遭受拘禁。」

在藍色的愛琴海上
繁星般約萬嶼
油綠的大樹葉
有一點點紅花
有海窗外一張張白鷺，
這是我兒時歷史課的醉心呵！
那一團團擴大的愛琴海文化
就像我在小河邊扔下石子的漣漪，
就像我收拾書包回家時的
一朵朵炊煙，
噢，這是希臘呀！

這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想國！
這是荷馬和亞里士多芬斯的故鄉！
這里應該有音樂，
有詩，
有好公園，
有好花、好草、好人民、好政治、好幸福的
生活……

就在這里，
英國大軍艦和希臘流亡政府一齊回來
旗幟上的史攷比將軍
用望遠鏡照着

那飢餓着然而鬥爭着的城郭，
那燃燒着依然有救火隊的土地，
他要打散救火隊，
要拆除火場上的新房屋，
要大英帝國的行官用希臘的名義在希臘建立

因此
噴火機和奈曼坦克在青天白日下進行，
地下軍一排排轟然倒下，
一股股殷紅的血呵……
那殷紅的血上
舉起了彈片，
那彈片上是
MADE IN AMERICA
三個大字。

而在倫敦的唐甫街10號，
你的對德戰略圖
老早被風刮到壁爐邊去，
你的米字小旗兒正一針針插在希臘地圖的脈
絡上……

邱吉爾

這都是你「光榮」的日子，
在伯明罕，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
工人們每一擊鐵錘
就想着你的腦袋，
印度的監獄裏
政治犯們只要有呼吸
希望與仇恨就永遠存在，
希臘的紅通通的血
和你的政治誓不兩立！

邱吉爾
你被噙下了台，
我知道
你決不會甘心，
因為希特勒的道路
你還沒有走完。

你一步步走上人山人海的絞架……

你發表了福爾敦演詞。
你說

「沒有英語民族的聯合
就沒有勝利
沒有世界組織的繼續發輝光大，
……
但現在
同盟國勝利光輝照耀的場所
目前已有陰影籠罩，
蘇聯和地的共產國際
誰也不知道

要幹些什麼。」

於是你大聲急呼地說

「我們需要徹底解決！」

結論是戰戰兢兢地暗示出來

——英語民族應該主宰世界，

原子彈是英語民族所特有的工具。

不，

這是希特勒和他的暴徒們的啤酒酒店演說，

這是楊彬黨的種族論又一次出現，

這是用毀壞力來分裂世界的一種建議，

這是新奴隸論，

這是反共宣言，

這露出丁的原形是誰的？

邱吉爾，是你！

反對你，

從滄白堂和戰場口的中國

我站出來

反對你，

因為世界上正直的犧牲者的血匯成了江匯成

丁海

時代的木筏決不後退，

因為活著的奴隸需要麵包、需要木房、需要

高聲講話的會場，需要自己的牧場，大家的煙突

不需要奴隸制！

邱吉爾

看一看呵，

在西半球和東半球的奴隸們

他們在要求新文字，

要求世界語，

有什麼語言的區別？

痛哭與嘲笑聲

永遠一致。

新世紀的前幾年，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就成爲報章所喧傳的了。從此以來，一個說，「她是偉大的版畫家」；人就過作無腳的不成話道：「凱綏·珂勒惠支是屬於只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別一個說：「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第三個却道：「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而第四個又以為「是一個宗教的藝術家」。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那只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姓名，就彷彿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陰鬱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於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Ferdinand Avenarius

人生與詩

阿 壘

內容一論

一

我們常聽到說，或者自己也浮說，以詩本身而論，怎樣怎樣吧。例如我自己，就從某一面，曾經喜愛過下之琳底一些小詩，感覺到過那麼強固的某一性質的吸引和同時並存的排斥；驚喜地傾心，因此也就進行了艱澀的否定。在一篇論小詩的短文裏，就曾經引用過他底小詩「斷章」；而引出了好像劍門不得不驚歎於對敵的劍底光采和力量的說法。

但是下先生指出來：我底說法，並沒有否認或者貶低什麼；而且是把牠說得太好的。原來在他底看法，那個詩，謎一樣，謎而已。

這，我不得不想了；用柔和的態度來好好地想一想。原來藝術不能夠完成牠本身；藝術底完成，是一種必須通過內容的完成。我以前是混淆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有沒有內容的問題；沒有內容的詩當然不是藝術。另一個是有了怎樣的內容的問題；即使有了內容，還要看是什麼內容，才能夠叫做詩，特別叫做好詩的。不論從藝術來看詩，或者從內容來看藝術，有一個而且祇有個同一的度量衡。

那麼，爲了方便，還是先展開我對「斷章」的讀法：

人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我的窗子

我裝飾了別人的夢

可能有幾種讀法：一種是唯美的，另一種是哲學的，以及混合的。

人，在橋上：橋邊的古樹，橋下的流水，是風景；展開在橋前的平曠秋樹，羣山晚翠，是風景；工廠如林的煙囪，城市如星的燈火，是風景；大路上大軍行進輪輻無盡如大肥蟲，鎗刺毫芒閃爍如一身鏽鳴的鱗甲，是風景。……

看風景，這個人首先就必須是顯然在外的。這也就是要把自己顯然從人家引開，把態度悠然從生活引開。一面是風景一面是這個人，一面是可看的，一面才是在看的。這也就說明了看風景的生活態度是什麼。不然，一個田園詩人是會同有那匹秋樹的瘦牛和那個作伴的瘦人底悲涼的負擔的；一個都市詩人是會同有那匹秋樹的瘦牛和那個作伴的瘦人底悲涼的負擔的；政治與鬥爭的；一個戰鬥詩人是和那個戰鬥集體莊嚴行進的任務在感覺上完全結合的。很難顯然在風景之外。唯美主義是藝術上或者思想上的嗜癖者；生活艱難痛苦之間所結，那裏有美味可尋？但是我們底唯美主義者，却正好如此；藝術與清高。

但是下之琳並不至此而止。人不但逍遙於風景之外，還必須消失於風景之內。因爲，在橋上看風景的，這個人，從他自己來說，他是在看風景呢。這樣他明明白白和風景對等相立，是一面，而他以外的一切是風景也明明白白，是又一面；他，他是人，人是人，風景是風景。但是從在樓上的那個看風景人來說，你是在橋上，正好是風景呢，不是別的。看風景人所看的，既然無非是風景，看風景人那裏能夠獨逸於風景，看風景人也就一樣變了風景；橋上的人如此，樓上的人也如此，橋外有樓，樓外有山呢，層出無窮，而同在唯一的命運支配底股掌之間；風景固然是風景，看風景一樣是風景。人啊，這樣消失於風景之內！……

人是風景者，是到達了地底極端的唯美主義。
但是，人是風景者，又不得不不是出世主義，甚至厭世主義，甜美而又悲涼地通過風景而否定了人自己。

人不是主宰的存在，而祇是風景的呈現；人不是歷史與社會的實在，而祇是風景的華采甚至虛無；人不是主人，也並非看客，而祇是一種不可捉摸究詰之物……

那麼，人生底意義是什麼？目的又是什麼？比定命論更絕望！而他絕望得多嫵媚和吸引。

第一節是風景，第二節是裝飾，一件東西，兩個說法。我們也可以這樣設想：夜靜閉窗，對月獨坐，密是一角，月來相照，窗是空窗，得月幽美。我乃以明月作爲我底窗子底裝飾——明月是什麼呢？不作爲我底窗子底裝飾吧，牠又會是什麼呢？不論天體多大，不論牠實在存在於地球以外，不論牠激盪了海洋潮汐，但是牠却正好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這個狀態、這個情緒裏出現的這個景物。或者，還是把牠當做了裝飾的東西看，才有意義的吧？……

明月既然是裝飾，那麼，我呢？我同樣是裝飾。正像明月跑到了我底窗子上來，我跑到了別人底夢裏去。我也是裝飾；而且爲的裝飾別人；而且裝飾的不是偶然的窗子之類，而是裝飾了夢……

裝飾已經頗麼可憐，夢是格外幻語無稽。我等於裝飾，裝飾等於夢，我等於夢；夢又在那裏？我在那裏？不可知，不可說。我和人生，就這樣，而且不得不這樣沒有憑據嗎？就這樣，而且不得不這樣荒誕不經嗎？明月是宇宙底象徵，而宇宙竟是我裝飾嗎？我是人類底演繹，而人類不過在裝飾別人所做的夢嗎？

多絕望的詩！多絕望的哲學！

在第一節，風景是風景，人是風景，人世和人生是風景。

還有色彩光影的存在。

在第二節，宇宙是裝飾，我是裝飾，裝飾了夢。

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

所以在這裏，對於「斷章」這一首小詩，這樣的一首小詩，也說以詩本身而論吧……這樣的話，是有着上面所提出了的問題的。好麼？不好麼？確認藝術足夠完成牠自己的，當然要說是好詩。有美學的光輝和情致，何況此外內容又有牠底深度和深度。但是問題是在：這個內容是什麼內容，這麼一個極極上。

說一個比方：藝術自己主觀者底詩，是四時不凋的絨紙花；藝術加了

卞之琳底內容，是罌粟花。

絨紙花不必說。罌粟花愈種愈毒，愈講愈毒愈爲害。

藝術與內容底完美依存，是蘋果花和水仙花；要結蘋果給大家吃？盛開給大家芳菲。

一九四六，二，二〇。R生日。

二

再舉一個例吧，還是卞之琳，他底「魚化石」：

我還有你的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化在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地愛我呢，

我都迷了，乃有了魚化石。

十幾年前讀這一首小詩，沒有讀懂；十幾年後讀，照樣不懂；一直到R拿自己底理解幫助我。

實解。

第一句——

我是魚，你是水。魚以魚獨有的魚形狀才爲水所浩茫容有，這魚形狀也原來是魚自己爲水而選擇；我也有我底生活的獨特風貌，但是我多願意這個我底生活風貌，於我爲所取，於你爲所納，於我爲所出，於你爲所歸。

第二句——

如魚得水——魚生活於水，沉潛於水，和水無間的依存和結合；我和你，我溶化於你，這一個人生活於那一個。

第三句——

水不改魚形狀，雖然養了魚；你保留我自己，雖然愛了我。魚從水，魚存在；從你我鑑照我底生活，反映自己，認識自己——是你麼？是我麼？是你，但是有我，是我，但是從你。

第四句——

千百萬年，水已早涸，魚已早枯，但是却留了下來一種魚化石；你也

消逝，我也寂滅，但是生命彼此雖然已遠，却也留了下來從生命結合而來的一點永久之物，不朽。

第一句和第三句，也可以用魚化石作解的。譬如第一句——

我是魚，你是魚化石；魚是石中的魚，不失魚形狀但是是已經化到石裏去了的魚，石是含魚的石，不損魚形狀而同化了魚的石；我要佔有你，前我爲你所擁有，從你底愛得生活，滲透與無我，從滲透到再造形。……

——第二個方法的解釋，一首詩底完整之處就破壞。

費解。但是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作解的。穿鑿附會所到的世界，不是詩世界。這是爲了不是由於生活底深掘，而是由於符籙底玄奇。詩底寫法不應該是謎面，內容不應該是謎底；然而下之琳，恰好是要猜的。一猜，就一場糊塗了。

其實，說起來是簡單的。這我我你你地四句東西，不過說的是愛與不朽，生命與永恆。很可以不必故求煊麗，故作聰明，故尋晦澀，因爲並不能夠增加什麼。

你們走了

好像在冰冷的冬夜

從我們身邊

移去了火盆

都帶去吧

不要丟棄一點點

這純潔的崇貴的

同志之愛

——路

都是相通連的

這裏所引的小詩，寫得非常明白，比喻非常平易，但是讀了的感覺，是如同被燃燒了一樣的。藝術上——樸素無華的藝術，並不比華麗的詩有所遜色吧？不，相反，因爲他是明白平易的，他底感染所以也就明白容易了，感染力更強。那麼，那種故爲曲折、故作搖曳的，祇有放到古董架上。那麼看看吧。

所謂技巧，所謂美：——所謂藝術，首先應該是表現內容的最適度的

方法。超過了，違反了，那是買椟還珠，削足就履了。祇有在內容所需要或者所允許的範圍與條件，來求表現底經濟、含蓄、強烈、明朗、深邃、娟好。這樣，我們看了卞之琳，可以得到一個理解：卞之琳們底藝術怎樣斷喪了卞之琳們自己底詩。

但是，到這裏我們還要回轉身來重複說一說內容——是怎樣的內容的這一個問題。同是說的人和人的愛，卞之琳底，却成爲魚化石了；這是不朽，但是這個不朽多荒落，荒落於二十世紀底動盪以外，成爲隨聲而散的小唱歎了，於人並沒有熱辣的生活關係在內。相反，我們再看冰底小詩，却是不同的，不是冷冰冰的荒落，而是火辣辣的燃燒，不是死物底陳列，而是活人底行進，不是哲學的個人徘徊，而是新歷史的集團擁抱。

卞之琳底不朽是黯澹沉澱，冰底愛情是澎湃高揚；卞之琳底生命是殘餘，冰底人類命運是擴張。

即使是相類的內容吧，已經相差得多了呢，表面上的近似，不能夠抹殺本質上的歧異。

即使同使花，但是有罌粟花和薔薇花之別。即使是對於人的愛吧，但是有士大夫底愛和集體主義者底愛之別。即使同是給與生命的最後評價吧，但是有絕望與否定和樂觀與肯定之別。

而且在藝術上和內容上所達到的，結果是奇異地相同的；兩者內部都有一致的這麼一個屬性在作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一九四六，一，二二。

風格片論

「吹劍續錄」，記載了一則關於蘇東坡的逸話：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比柳如何？」

對曰：「柳郎中詞，宜十八、九女郎，按紅牙，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棒，唱『大江東去』。」

說的是兩種對然的風格。而且說得明白如畫。

杜甫「詩史」，李白「詩仙」，袁枚「詩婚」，——同樣是關於不同

的風格底若干說法。

但是第一要確定的：風格是非形式的。

把田間和瑪耶爾夫斯基混同起來，並不接觸到或者展開戰鬥的本質這一面的東西，不把人和革命所緊急編組而勃起的短距離突擊放在裏面，企圖純形式地來解決問題，是無用的。田間和瑪耶爾夫斯基之間，形式底某些近似，不能夠就叫做風格底近似。

蘇東坡和柳永，風格底距離，也完全不在他們所取的不同形式。這兩個人，本來同屬於士大夫階級；兩種風格外部的不同却由於內部的同一。這說法是了解問題的第一焦點。雖然如同吳元咎所說，蘇是橫放傑出的人，他底詞不諧音律，「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柳却纏綿情致，一唱三歎，吳虎臣說是「三變好為淫冶之曲」，蔡伯世說是「耆卿情勝於辭」。豪情和閒情之別，無非是士大夫生活一般的產物；多面體底兩個不同方向的面而已。但是雖然都是士大夫，既然說是兩個不同的面了，內部的同一並不抹殺外部的不同，而且可以產生外部的不同。而且這內部的同一，也不過是在基本上的，並不是數字的，機械的。這說法是了解問題的第二焦點。士大夫生活原來就有種種色色：接近廟堂或者耽於酒色；得意或者失意，轉為脫視的失意或者不忘仰望的失意，失意而曠野或者失意而瀟灑，失意而不甘失意的失意呢或者失意而不管失意的失意呢，從失意獲得了權威呢或者獲得了甜美呢。士大夫中，蘇、柳都不是得意的人。蘇「一肚皮不合時宜」，「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柳却「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蘇自負，倔強，失意了，對於失意不但轉為脫視而且不忘仰望，特別愈是失意愈有正直和才華的自覺。柳和易，恬淡，優婉，失意與否是並不執着的，失意了，還是樂其所樂。蘇是不能夠做政治家不得已而做了詞人的，做了詞人還是沒有忘記做政治家，偏於為政；柳是不一定要做官的詞人，教坊底本色的藝術家，偏於行樂。風格底距離，是生活距離；即使在基本上是同一生活，但是這生活底深淺，明暗，強弱並不同一。蘇、柳風格底差別，由不同的生活態度，由不同的生活性格，由不同的生活幾何空間發展而來。

就是田間和瑪耶爾夫斯基，一樣存在着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我個人所讀的詩，我個人底感覺：瑪耶爾夫斯基底激盪和田間底沉着，瑪耶爾夫斯基底辛辣和田間底淳厚，瑪耶爾夫斯基底明快和田間底拙訥，瑪耶爾夫斯基

底高傲和田間底凝重，對比是相當鮮明的。雖然俄羅斯和中國同有革命要求，俄羅斯底資本主義是已經向前發展起來了的，中國比較就更偏向於土地問題；俄羅斯革命底總部大體屬於產業工人，中國革命底主要隊伍却是龐大農民；瑪耶爾夫斯基和田間自然都是衝鋒機關鎗手，短距離突擊的發動者，但是他們所接觸的，所擁有的，所生活的，是不得不有所不同的。例如把田間底最濃烈的詩之一「肅清僱農意識」，對比了瑪耶爾夫斯基底「穿褲子的雲」來讀，是頗為有趣的事。因為就是在這樣的詩，田間還是比較淳厚得多。

這樣傢伙，
嘴裏說
是來參加抗戰的
心裏却想吃豬肉，
想賺大錢。
(濕一天算一天)
這樣傢伙，
需要教育。

田間底打擊當然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是瑪耶爾夫斯基要複雜得多；就是在「穿褲子的雲」裏，一樣諷刺得無比地銳利。

相近的——但是是不同的風格。
那樣把瑪耶爾夫斯基——田間在形式上混同起來，——即使說是用新美學的觀點來看，即使說是用革命的熱情或者意識來看，假使看到仍僅僅是這種形式，至少混淆了兩個問題：形式底近似，不能夠就直接解釋做風格底近似；和即使風格上有某些近似，還是兩種獨特的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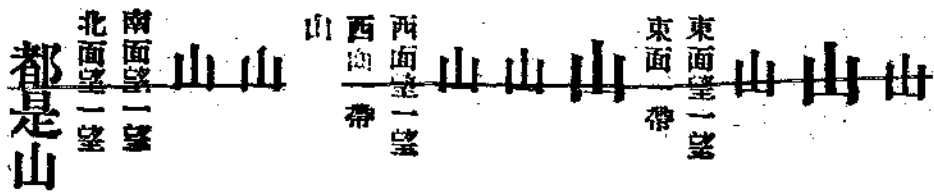
田間底短音節，聞一多說是「鼓」，才是他底風格底素描，才把這風格第一次地給我們指了出來，成為適當不移的形容字。
所謂「鼓」，因為不祇是形式上，主要是在戰鬥上的。這樣才成為風格。

人，生活，詩，風格，是一元的。
把風格單獨提出來，是如同把一種顏色從圖畫提出來，是如同把一個影子從物體提出來，一樣是不通的，無效的。

而且風格雖然可以有著種類，但是是並沒有什麼同一可言的。同是春花，朝顏和幽蘭有什麼相同呢？同是猛蛇，虺尾蛇和眼鏡蛇有什麼相同呢？而且，這籬笆上的朝顏和那露水中的朝顏有什麼相同呢？這毒咬了旅行的人的眼鏡蛇和那在印度管樂聲前跳舞的眼鏡蛇有什麼相同呢？蘇、柳底階級生活相同，但是風格有什麼相同呢？瑪耶爾夫斯基——田間底戰鬥要求相同，但是有什麼相同呢？風格沒有同一。

一九四六，二，七。虎穴。

形象片論



又是山
山呵
山呵
山呵
屋前屋後都是山
窗門外面都是山
街頭巷尾又是山
四周圍都站着突兀的山
駱駝的背的山

重重疊疊

包圍住了十萬人的桂林

這裏引的是關外鷓鴣「被開墾的處女地」底第一節。同時被一些人所反對；也受了若干人底贊賞，稱為隆凸於紙面的詩底新形象。

但是，便這就是所謂詩底形象吧？那麼，影展，Album，浮雕和繪畫，不是更能夠縮形象些麼。有趣的是：我們底這一位詩人，他是曾經實地以「雄獅獨步荒郊」的他底豪氣手握照像機每天在香港街上攝取過詩的鏡頭，企圖從這些形象的東西來政治地、經濟地內外透視像香港的沿海岸的若干大城市的。這些形象是什麼？這是一個平確民地知識份子底一種不太可靠的苦悶，一種洋場才子底自喜的敏感底嘔吐物而已。

對抗着觀念，提了出來形象。

連我們底好銷的姚雪痕，用他底虛偽的形象憤於不斷地製造着他底色情的小說，不夠，又來向我們底詩指出第三個毛病：藝術藝術，形象形象了。

如同鷓鴣外鷓鴣形象，那祇是一種雜湊，一種堆砌，——一家百貨公司如同姚雪痕底形象，那祇是一種胭脂，一種魔影，——一句謊話。

難道我們底詩，還必須這樣貧弱麼？難道我們底詩，還必須這樣墮落麼？

即使觀念是灰白的，這樣的形象同樣灰白。

詩不是觀念，同樣不是形象。

形象是客觀主義，或者自然主義；形象是沒有生殖力的蝶蕩，什麼地方弄了牠底軀殼來作爲兒子，嗚呼！「像我呀，像我！」的；形象是主觀的情感貧弱，捉住一些外面世界的浮光掠影就誇耀爲上帝一樣偉岸的原始生命底創造的，而自己實則一無所有。

所以，本來對抗着觀念提了出來形象，結果却恰好掩飾了觀念。觀念在形象掩護之下公然進行，狼狽爲奸。

小說和戲劇，一般是由作品中的人物來活動的。但是詩，却純然是詩人自己底世界；他自己底直接活動。因此這一種活動，在詩裏，是這樣主觀地的。因此詩底底層的東西，是情感；而且祇是情感。既不是觀念，也並非形象。

祇有敘事詩，形式上接近了小說或者戲劇一步。但是一步也祇不過是一步；在敘事詩，形象還是爲了情感的。而且無所謂邏輯地嚴格；往往任性地誇張。

小說或者戲劇，一脫離了形象，就無從藝術地完成起來了。詩是不是這樣？假使不，那麼，可見詩有詩自己有着的東西。

例如陳子昂底「幽州台歌」吧：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有什麼形象在表面呢？沒有的。但是這一首詩，不但是詩，而且是好詩之一。

再例如 H. W. Longfellow 底 Silence Love，一樣沒有什麼形象可

言：

Who love would seek,
Let him love ever more

And seldom speak;
For in love's domain
Silence must reign;

Or it brings the heart

Smart

And pain.

就是論小說和戲劇，形象並不完全成於形象本身的。形象不是藝術；藝術者，是形象力。

形象不是藝術，那麼反而是詩麼？——
詩是強的、大的、高的、深的情感，這個情感對抗觀念也對抗形象。但是並不對抗思想力和形象力，當兩者在藝術的條件擁抱了牠。

一九四六、二、八。虎穴。

效果片論

一切的藝術是宣傳。

那麼，對詩直接要求牠底效果，應該不是一種偏向了。

但是這一種偏向是存在的：對抗着若干人在咬文嚼字，很多人又單純地以藝術作爲手段了。不錯，藝術誠然是手段；但是這個手段，首先本身就應該是「藝術」。大的政治效果跟着大的藝術效果來。如同果實跟着花，風暴跟着低氣壓。不能夠直接要求果實，不能夠直接要求風暴的。但是從對於革命的青春的熱切，到市儈們底投入市場，前者不能夠再有等待，後者根本在求推銷，前者連自己也受着從自己來的強大壓迫，後者却歡喜這一角落最不費力，於是觀念代替了藝術：混淆了藝術，壓倒了藝術，支配了藝術。

但是看戲的人是要看戲的，並不是聽演說。再演說下去，人不是走開，就是打呵欠了。藝術效果沒有，政治效果又那裏有？在今天，我們對於觀念文學，對於標語口號，對於公式主義，對於這些祇知道演說忘記了演戲的明星們，不得不喝起倒采來，請牠們下台去。

麼，瑪耶關夫斯基底窗子呢？瑪耶關夫斯基底廣告呢？

——那是詩！

因為，瑪耶爾夫斯基，是那麽壯大的，猛烈的，鮮明的。而我們底却不同於此：衰弱的，空洞的，灰白的。

就以田間而論，即使像他底詩，他底街頭詩，他底「肅清僱農意識」這樣赤裸的詩，政治詩，若干人認為這是一種叫喊的詩，實在並不流於觀念或者公式，也大異於標語口號的。

讀了瑪耶爾夫斯基，就被那種壯大、猛烈、鮮明的東西所撼動，那是被引起了迫切的戰鬥要求，被激起了狂暴的革命熱情；那是首先被他底藝術地突擊的東西所煽動，才成功了他底政治上的煽動的；而且這祇有從人底靈魂引起，不是也不可能從皮毛的；反過來說，人底靈魂不能夠被觀念或者公式所激動，必須是藝術，而且必須是真實的藝術，真實的詩，如同瑪耶爾夫斯基底詩。

政治必須克服藝術；但是同時牠又必須被藝術所克服。對立地統一，一種詩的完整。祇有在這個條件下面，即使是政治詩，無論如何政治吧，牠還是詩；而且愈政治祇有愈好。不然，即使觀念文學以文學的姿態出現，無論如何文學吧，牠還是觀念，毫無用處。

所謂政治克服藝術：一面是反對象牙之塔的原來不變的立場，另一方面，是要接觸到思想力的問題的。思想力不同於觀念。不但因為鋼鐵不同於鐵砂，特別因為首先牠不是穿一件衣服似的。因為牠首先就不是思想或者觀念底原物，牠首先要從物質轉化到能，牠首先就需要為了更加高級地完成自己而分解自己。牛奶和糖是富於營養的，但是首先必須為了可以喝而沖一杯開水。思想力是滲透到詩裏面去，如同無物的。思想力在詩是順從的，如同渠水在渠道是順從的，灌溉計劃和利益這樣才得到。人不能夠吞食生米；更沒有人願意咀嚼帶殼的穀。思想力，祇有在最高的地方，最後的時間，牠才出現於詩的廣場，接受萬人底歡呼瞻仰。

觀念文學是穿了一件外套；詩拒絕！
標語口號是貼了幾張膏藥；詩拒絕！

公式主義是搭了一座空台，也可以說是給年青的詩預定了一口未必尺寸相合未免善頌善禱的棺材；詩拒絕！

有一個問題，是彷彿從政治和詩兩者之間的：政治所要求的效果，是直接的，立刻的。但是從藝術產生的效果，往往是緩慢的，深潛的。於是

政治家和詩人走了不同的路，甚至似乎相反的路了。

直接的、立刻的效果，好的詩不是不能夠有的，例如瑪耶爾夫斯基就如此。但是却是不常能夠有的。一般地看來，直接的、立刻的效果，往往祇是浮面的效果。歡呼了，拍掌了，但是歡呼，拍掌完了也就完了。我們在演講會中常常可以聽到一些掌聲，在新詩會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淚水，但是一出門來，吃肉的還是吃肉，塗口紅的還是塗口紅吧。

其次，直接的、立刻的效果，看起來是多數，甚至是壓倒的多數；而政治所要求於藝術的，或者說詩底政治任務吧，就正是這個廣泛的、具體的東西，羣衆，人民。但是一到了藝術，這又不是恰好能夠一反手得到的，祇是可能得到的而已，甚至是完全兩樣的。於是藝術對於政治就變得黯淡，感到了從政治來的壓迫。

但是，「白蛇傳」，「珍珠塔」是揚揚奪奪掛牌的，而「大獨裁者」最後簡直沒有人看，不得不提早換片了。小市民趣味並不同於政治效果；假使那樂樂觀地把小市民趣味當成「效果」，不但是錯亂，而且是失敗。

在某一政治情勢下面，爲了政治的緣故，藝術不得不讓步。但是這並不是說，放棄藝術了。

效果在藝術，特別是大的藝術，不可能性急地在政治上做要求的。拔草可以一下拔掉，移山不是能夠一下移去的；拔掉的草不久要再生，壓平的山永遠是壓平。大的藝術是要掘去歷史底舊根，從新創造一部歷史的；要有這樣大的力量。大的效果是要達到社會底崩壞了或者癱瘓了的靈魂，使牠復活的；要有這樣大的作用。

這樣的效果，藝術的效果正是政治的效果。

從政治底一般來看，不講直接的、立刻的效果，那是捨近求遠。但是，從政治底高處來看，不講深遠的，浸潤的效果，又是捨本逐末。政治本身也兩難；表現在文藝政策上，這樣就起了矛盾。一切以政治情勢爲中心而轉移。但是這個情勢，在革命的波濤中，爲難是在：牠是傾向了那個一時的、功利的東西的。

直接的、立刻的效果，祇有當牠被引起起來了，政治有一種強力足夠直接控制牠，而且有一種強力足夠繼續支持牠時，牠才有意義；但是這個時候却是政治意識了，藝術顯然是附屬的，不重要的，沒有血內的。

這祇有在某一特殊政治空間中才是被保證了的；而且僅僅祇在那個非

常短暫的時間。當情勢一有改變，一切也就跟着急速改變了；如同前哨戰鬥，出現的次數大於決戰若干倍，活潑也若干倍，不是不關緊要，但是顯然不是取得決勝的。

直接的、立刻的是效果，那麼，深遠的，博大的何嘗不是呢？一樣是政治，但是後者是藝術。這是因為，前者可能是藝術，並不一定是藝術；後者必須是藝術，也必然是藝術的。

我們以詩論詩，我們還是歡喜瑪耶爾夫斯基、田間、孫錫，還是歡喜「霹靂雨岸然轟轟而至」、「寒冷」和「生命」、「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呢」？還是歡喜王亞平、臧克家們，還是歡喜他們樣子的詩呢？——

哎呀！你是中國底救星呀！
哎呀！你是我們農民底大蘿蔔呀！
哎呀！你是工人底旗子呀！
哎呀！哎呀！
你是鐘呀，你是蘭花好香呀！……

這樣的詩，能夠迫使我們得到什麼感受呢？這不是詩！這是諷刺的乾叫，投機的招徠，這是辭彙和意匠的剝奪而已。

一九四六、二、一〇。虎穴。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

胡風

這是胡風先生第三批評論文集，都十餘萬言。寫作的期間約有四年，足見作者上筆之慎和構思之深。在這裏，他指出了文化發展與文藝發展的特徵和方向，他從最高的理論水準上解明了創作方法上的原則問題，他對於幾種基本的文藝形式提出了扼要的指示，他對於革命文學的兩大導師——魯迅和高爾基——畫出了最基本的特徵……。從實際問題引出理論上的要求，所以理論是活的，既能引起讀者對於理想的熱情，又能使讀者對於現實問題得到銳利的分析力量。（上海新印，一千八百元）

希望社 版

新知書店代發

各大書店經售

王興發夫婦

路翎

六月底清朗的早晨。黎明底金紅色的神奇的光輝，最初是在山峯底右邊伸展了出來，以後是在山峯底頂上鋪張着；它好像是因什麼一種力量而顫動着。一片白光在這金紅的、沉醉的光輝裏逐漸地加強了它底效果，它使它從什麼樣的一種夢境裏甦醒了；最後它就完全地滲透了出來，幾乎是突然地，太陽昇起來了。山坡和田地裏，各處出現了明亮的反照和暗藍色的，鮮潤的暗影；一切都好像是假的，它們好像是精緻的玩具。可是，籠罩在大地上的一片深沉的、溫柔的寂靜突然地消逝，各處都發露了新鮮的、活潑的、快樂的生命。

這裏是一片荒涼的坡山，年青而有力的陽光在那些歪斜的墓碑和雜亂的野草上面照耀着。那邊，下面，是一道細小的，峻急的溪流，它底兩旁的小樹和竹叢在陽光裏甦醒，愉快地抖動着，發出聲音來，彷彿輕微的歎息；它底急奔着的水流，蒙在那種可愛的的光影裏，美麗地閃耀着。在一大片豐饒的，綠色稻田裏，滾動着活潑的風浪。風浪首先是在這邊的田地裏開始——它突然地就跳過了彎屈的溪流，落在右峯的田地裏，迅速而輕柔地拂過那些美麗的暗影和光明，一直滾到山邊去了。活潑起來的稻田，好像那些頑皮的孩子們，接應了這一個愛撫，立刻就回過頭來，頑劣而癡癡地斜視着，等待着那第二下。「看吧，你簡直就追不上！」那第二下剛剛跳過溪流，它們就帶着一種活潑的嬉笑，向前逃奔了。「嘻！嘻！追不上嗎？」於是它們就一直追逐到山邊。

各處的莊院和農家，隱藏在矮林裏的，或者是暴露在山坡上的農家，開始冒出烟來了。那些和平的人們在燒他們底早飯，同時田地裏已經開始了勞作了。在這些晴朗的日子裏，在這些忙碌的、迫近收穫的日子裏，在這片光明的大地上，每一個早晨的開始，都好像一個榮耀的節日底來臨。遠遠的場上有鑼鼓聲，山坡上有女人們底叫聲，田地裏有歌聲；溫柔的夢幻消逝了，白晝，完全清醒過來了。

王興發，懷着每個光明的早晨所有的新鮮的歡喜，在他底豬圈旁邊洗

着冷水澡，預備下田去工作。他剛剛動手穿衣服，場上的肥胖的楊隊附和其餘的幾個穿短衫戴帽子的人就兇惡地走了進來，好像他是一個可怕的敵手似地，抓住了他一把把他拖了出去。王興發來不及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但因為衣服沒有穿好，羞辱地和他們掙扎着。他底女人，恐怖地喊着追了出來，在她底後面跟着他們底那些小孩們。隊附，和他底伙計們，憤怒地吼叫了起來。以致於好幾個在田地裏勞作着的人疾速地穿田向對面的坡上逃去了。同時，在周圍各處的空地上，以及對面的坡上，黑綠色的大樹下面，站滿了緊張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們，向這邊沉默地凝望着。

王興發突然憤怒地揮開了那幾個抓着他的人。

「要我跟你們走我就跟你們走！」他大聲說，使那幾個人退了一步；「要拿錢我就拿錢！你們未必是畜牲，連衣服都不讓我穿！」

於是他就大步地奔了進去。從那幾個披着軍服，或者穿着短衫的人們裏面，發出了一種微弱的笑聲，他們並且痛苦地笑着臉，希望討好周圍的沉默着的人們。

王興發，憤怒地穿着衣服，不顧明瞭已經發生了什麼，並且不可能明瞭這個，在穿着衣服的時候說着話。他希望安慰他底女人，並告訴她，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同時他決不會懼怕什麼。但他底發抖的聲音表示着，他已經不再年青，沒有能力承擔這麼一件可怕的不幸了。

他底女人，抱着一個穿着夏布衣裳的小孩——這是他們東家底孩子——站在他底旁邊，痛苦地，害怕地笑着，看着他。

「我們這些人就是不懂得公家上底事情，未必心裏還虧這些畜牲！」王興發說，「說做活路就做活路，說挑鴨石塊就挑鴨石塊，說發繳捐，立馬就拿你！」他說，好久不能束起衣帶來，「前日子說發繳捐，用不着說第二聲，立馬就拿掉包穀拿跟你五千！嗓子都不指望，……未必我還怕當壯丁，老都老了！」他說，突然地流下眼淚來。

他底女人，趕緊地丟了懷裏的小孩，幫他束衣服。他是簡直不行了。

然而，女人也是病着的，在她底灰白的，衰弱的臉上，好久地保留着那個痛苦的，害怕的笑容，好像是忘記了它了，但流着眼淚。顯然的，女人懼怕增加丈夫底痛苦。外面又叫起來了。王興發突然地抓了一下胸口，看着站在他底前面的，他底小孩們。但接着他就困惑地，輕蔑地笑了一笑。

他，和他底女人，都假裝着並未發生什麼，同時他們也不十分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因為，這件事情，是超出了他們底力量和生活底範圍的。

「未必我還怕！」他說，向門外走去，對着那種喊聲，裝出一種勇氣來。但他突然地又站住了，回頭看着他底女人和小孩們。

「沒得關係，一下下就轉來！」他說，發白而且流汗。他遲疑了一下，驕傲地走出去了。

那個女人，大家叫她做王家么嫂的，異常的恐怖，因此什麼都不明瞭，也不敢明瞭。她有了一種絕望的，可怕的神情，但即刻就又原先那樣痛苦地，恐懼地笑着：他懼怕明瞭這件東西，懼怕弄錯，並且懼怕加重她底丈夫底痛苦。她在門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了，這樣地安慰自己說：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她看着那幾個人帶着她底丈夫走下了土坡，忽然地她明白了什麼，站了起來，向前跑去。

她底小孩們追着地跑。

「回去看倒門！」她說，帶着一種瘋狂的神情。這種神情殘酷地要她底孩子們更可怕地明白她剛剛明白的：「一切都完了！」對於孩子們的這種不覺的、無辜的報復，使她心裏突然有了殘酷的快樂。

突然地她又想起了什麼。她跑回來，抱起了那個放在床板上的，別人底小孩。這是人們中間常有的情形。她底丈夫將完結，因此她將完結，因此她底小孩們將完結。她可以對這一切做主，這完結將殘酷而快樂，毫無可以顧惜的，但是對於別人的責任，別人底小孩，應該，必需顧惜。

「哪個叫你來的！回去！」王興發，因羞辱然而倔強，並且，實在說，害怕她底女人跟着他而使他軟弱，憤怒地叫，同時跳着腳。

王家么嫂站下來了，害怕他會痛苦，先前那樣恐懼地笑着。

「叫你回去，婆娘！又不是去殺頭！」肥胖的隊附，回過頭來，大聲叫。

王家么嫂，顯得是那樣的沒有主張，她覺得他們是對的。她寧願相信他們，她寧願相信：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於是她轉過身去了。但即

刻她就覺得，這是不行，無論如何不行的，於是她悄悄地走了上來。

「把那個底娃兒嚇倒了！」王興發兇惡地叫，使她寒戰了一下，昏迷地笑着，趕緊用她底粗糙的巴掌遮住了小孩底面孔。

「唉，老是這副癡脾氣，冤家啊！」王家么嫂小聲說，安慰自己心中的那個絕望。她底眼淚，在她底奔跑的震動裏，落在小孩底身上。

王家么嫂，在鎮公所底屋簷下蹲了整整的一天：任何希望都沒有了。中午的時候，她還看見有一兩個年輕的女人站在衛兵底前面哭着，從她們得到了些微的安慰，但現在她們也走開了。她餓得發昏，奶水上去了，小孩哭着，使她哭了起來。她覺得，街上的人們，都是幸福、快樂、有力量的，唯有她是被拋棄、可憐而渺小的。但後來她便連這樣的悲傷都沒有了，在絕望中她祇是思念着她底小孩們，他們最大的才十歲。她不知他們找到了吃的沒有，在床下的那個木箱子下面，是還有一點包穀的。

雖然她竭力地警醒着，黃昏的時候，她終於靠在牆上昏迷地睡去了。那個小孩，掙扎得疲倦了，在她底懷裏咬着乾硬的奶頭。酷烈的陽光，從對面的一排房子上消失，在鬱熱的陰暗中，街上的人們增多了起來，各處都發出了嘈雜的、愉快的聲音。那些很雜斷定他們底職業的人們，那些很難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究竟是幹着什麼的人們，那些破爛的房屋底主人，惡劣的田地底東家，以及那些污臭的店舖底老闆們，戴着衣服，拖着鞋子，搖着扇子，安閑地走。穿得鮮豔而呆板，或者放任而凌亂的婦女們，在各個巷口，各個店舖底前面，聚在一起。正街轉角地方，響起鑼鼓來，接着就有了尖利的歌唱聲：傀儡戲開場了。王家么嫂，在她底痛苦底夢境裏迷胡地聽着這一切；並且彷彿是夢見了這一切。她夢見了傀儡戲：在兒時，對於這個，她是這樣的熟悉。她突然向什麼地方奔跑起來，她突然看見了一個散髮的，穿着綠色的衣服的女傀儡，拿着一支蠟燭在台上打旋，奔跑。她是在尋找着什麼。王家么嫂知道，她是在尋找着她和她底丈夫底兇手——她並且是在尋找着替身，因為她是一個幽魂。這個幽魂拿着燭光奔跑，歌唱而呼叫，忽然地她找到了。王家么嫂緊張着，甜蜜而痛苦。這個幽魂，在一陣絕對的寂靜之後，舉起她底手來發出了一個復仇的聲音：同時從什麼地方發出了一個更可怕的復仇的聲音，從天上投下一條紅布來，勒住了她底仇敵底咽喉。從天空，從極深的地下，發出了更多的

叫聲，喊聲，可怕的聲音，這個復仇的幽靈就戰抖着，舉起她底尖刀來。王家么嫂突然地嚇醒了，寒戰了一下。強烈的快樂混合着恐怖，她覺得不明瞭，她覺得自己就是那一個復仇的幽靈。她迅速地站起來拖着小孩奔進了鎮公所：衛兵已經不在了，並且昏暗的院落中沒有一個人。她喊了一聲，奔近了一扇窗戶。她看見王興發坐在一張椅子上，扶着頭，好像已經睡着了。

「出來！出來！」她說，「一個人都沒得，出來走！」

王興發看着她，好像不認識她。

「我不走，告訴你我不怕！」王興發憤怒地說。

但隨即他走到窗邊來，伸出頭來張望了一下。她看見了鎮公所門前的昏暗的街道。於是他就跳出了窗戶，好像一頭逸脫的野獸一樣的奔出去了。

王家么嫂急迫地追隨着他。他奔進了一條黑黑的巷子，她跟着溜了進去。他們都回頭看了一下：沒有人發覺。他們底眼光短促地相遇，於是他們全身都彌漫着那種恐怖而幸福的感覺了。簡單的人們底這種簡單的行爲，是招致了那個爲他們所不會知道的，痛苦而甜蜜的命運了。他們心裏是突然地充滿了新鮮的、強烈的愛情；他們底眼光互相地證明了這個。他們奔進了昏暗的田地，乾枯的，稠密的包穀叢。

「么嫂，快走，娃兒我抱！」王興發用戰抖的，溫柔的聲音說；這種聲音，是那個可憐的么嫂久已遺忘的了。他涉過了一道水溝，轉過身去，那樣地仔細而親切，牽着那個因新生的快樂而發着抖的么嫂走了過來。「么嫂，安生點兒，你是在生着病啊！」王興發說。

這樣地他們就走到了離他們家不遠的，一片稠密的包穀地裏。王興發是那樣地興奮、快樂而迷糊，以致於他底女人不得不暗示給他說，他們是回不得家的了。同時她猶豫地提議說，他們可以到他們底老閩家裏去找人求求情。

「你說的是哪些啊！」王興發，懷着那樣強烈的愛情，動情地說，扳住了他底女人底肩膀；「你去求他們，他們又有法子辦法，頂多嘛就是把娃兒抱回去！有錢，還怕找不到奶媽！回不得家嘛就回不得家！你去把娃兒都牽出來，明天把東西都賣掉，要不就交在你婆婆那裏，我們就不要這一個家！」

王興發，是這樣的興奮，迷糊，顯然的他是亟於要說明他心裏的那個幸福的，強烈的東西；他並不會考慮到這些話底實際意義。顯然的，他阻攔他底女人去求他底老閩，並非因爲他是明白這些人的，——雖然他的確是明白他們——而是因爲，他懼怕別人知道，羞於讓別人知道，並且損害他心裏的這個強烈的、幸福的東西。王興發，原是痛苦地掙扎着，準備遺棄一切的，但他不能忘記的，祇是這個女人，他是浪費了時間，在應該讓快樂的時候給了她那麼多的痛苦——意外地從那個可怕的命運逃脫，他是顯得有點瘋癲了。他底女人，慈憐地笑了一笑，像一切這樣地愛着的人們一樣，同樣地遺忘了實際的一切，不覺得有什麼可以反對的，鑽出了包穀地。

王興發，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樣的蒼老。他剛祇四十五歲。他結婚很早：在他底年青的時代，他是在這周圍的鄉村裏各處流浪，靠着替別人做長工過活的。這樣地勞苦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他才積蓄了很少的幾個錢，又借了一些錢，這才接了親了。他底那一間房子，是負着債蓋起來的，這債，是一直到去年才算還清。而他所耕種的那一塊小田，是積年拖欠着東家底債，它們差不多是不可能還清的了。在現在的這種奇異的熱情裏，回顧了他三十年來的勞苦，他覺得這一切是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

三十年來，是逐日加重的一長串的苦役。那些無辜的小孩們，一個跟着一個地來了，現在一共有五個。兩個月前又生了一個，但生下來幾天就死去了；他們不能知道這是幸運呢還是不幸。代替着這個不幸的小靈魂來吸着母親的奶汁的，就是現在的這個男孩。王興發夫婦，對這個小孩有如對自己底兒女，因爲，那種艱苦的責任，那種因責任而有的榮譽的感覺，是祇有他們才感覺到的，然而，他們仍然受着老閩底苛責。報酬是這樣的微小，每當他們想到，這樣地使他們撫養着的孩子，在夜裏這樣地吵鬧，使他們焦灼，不眠的孩子，被自己底兒女們這樣天真地喜愛着，保護着的孩子，有一天會完全不認得他們，並且賤視他們和他們底兒女們的時候，他們就要感到一陣傷痛。而這種傷痛，又特別地刺激起他們底愛心和對於自身的犧牲的榮譽的感覺來，這是他們對他們自己底兒女不會有的。

可是現在，王興發在他底強烈的感情裏回顧這一切，他向自己說：這一切是爲了什麼，又有什麼用呢？爲別人受苦，希望得到美意的報償，即使真的得到了這樣的報償，又能有什麼用呢？

關在鎮公所裏整整的一天，王興發是在掙扎着，希望能夠倔強起來的。但是他不能挽救他底內心底頹唐。他想着他底女人、田地、草堆、豬圈、小孩們。他想到幾十年來，他是這樣的勞苦，在田地、水車、磨房、穀場上，他底那個年青而強壯的身體，就變成了現在的這一副醜陋的軀幹了。他記得，在一個夏天底早晨，他曾經在草坡上看見過一匹強壯的馬。這匹馬底美麗的軀體和牠底有力而安寧的姿態，是那樣的驚動了他。一年以後，他經過一間磨坊，在磨坊底門前重新地看見了牠，認出了牠以後，就被牠底瘦削、骯髒、血淋淋的創痕和瞎了的左眼打動了，走到田地裏就難受地哭了起來。

關在鎮公所裏，他想到了他是要和他底女人離別了。她是這樣的勤苦和善良，但這十幾年來，他祇是忙碌着，掙扎着，有時又病着或憤怒着，不會愛過她一點點不會顧念她一點點，並且毫不感激她底愛心和顧念。他現在已經記不起這十幾年來他是爲什麼而忙碌、掙扎，並且這種忙碌、掙扎有什麼必要；他痛心時日的荒廢，他痛心他淡忘了那個重要的、重要的東西。他向他自己說：這一切，祇有等待來生了。假如他再能和他底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話，他將從頭來過。他將拋棄另外的一切，而緊緊地抓住那個曾經被他荒廢了的、幸福的、重要的東西。

這樣，當他意外地逃出來以後，這種強烈的心情就使他顯得迷糊，並且有點瘋癲了。他覺得別的一切都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他拿着他底女人走過黑暗的水溝，從來不曾覺得有這樣的幸福、溫柔。戀愛和青春，就是這樣地在不幸中復活了。重要的是人們明白了時間是短促的，悠長的歲月底黯淡的夢境，是被打碎了。

「唉，她哪個還不來呀！」他說，站起來看着：坡上有昏暗的燈火。天氣是異常的鬱悶，蚊蟲，麥虫，和其他的小虫們，圍攻着他，使他跳着腳。「唉，人在世界上，要好好過活啊！」他說，流下眼淚來。他想起了那一匹瞎眼的馬。他底意思是：時間，是短促的，他底女人，應該和他一道好好地生活。

王家么嫂，同樣也處在一種強烈的感情中，其中幸福和悲傷是同樣的強。她是簡單地從主與發感染了這種夢境的。她是這樣的慌亂，發冷而且戰顫着；她是在冀求着從來不曾有過的，美滿和幸福。坡上有燈火，各處

有和平的聲音，在坡上歇涼的人們有笑聲，艱辛的白晝是過去了，好像不幸是從來不曾存在過的。

「么嫂，王興發哪個了？」隣家的女人，問。

王家么嫂站下來，發冷而戰顫，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我跟你說，么嫂！」他底隣人說，希望能夠安慰她，「對門山上的吳二哥，還不是給拉去了！」

「你沒有碰到吳二嫂！啊，那才兇！」

「都是有冤仇啊！」一個老人，在黑暗中，說，發出扇子搥撲的聲音來，「我就不曉得王興發跟這些有冤仇！就是打國仗吧，也要公平嘛！」

老人說，顯然地，對這個，已經嚴肅地思索了很久。

「我不曉得！」王家么嫂，可憐地說，回答她底隣人們，希望他們能夠原諒她。

忽然的，籬笆後面的黑暗中，發出了女人們底哈哈大笑的聲音，王家么嫂，被這大笑聲感動得流淚了；她什麼都不明瞭，她不知爲什麼流淚。

她走回去，走進門，黑暗而且寂寞。她底豐滿的心忽然覺得異常的淒涼，她覺得她離開這個家已經有好幾年那麼久了。

她輕輕地喊着她底兒女們。她們都睡着了。大的一個，睡在門前的地上，兩個小的，擠在一起，蜷縮在一張破蓆子上。她抱着懷里的小孩，站着，孩子們底均勻的純潔的呼吸聲在她底四周，蚊蟲們在黑暗中怒鳴着。

「娃兒，你們都睡了啊！」忽然她說，哭了起來。

大的一個，醒來了，跳了起來。

「爸爸哪個了！」

「泥娃兒啊！爸爸沒得事情：：你們都吃了沒得啊！」

「我們吃了。」泥娃兒柔順地說，驚異地看着母親，並指過她懷裏的小孩來。

她是這樣的驚慌、發顫、悲傷而幸福。她底整個的生命都是甜適的，爲一件緊要的，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而活着。可是，她剛剛弄好了飯，吳泥娃兒送一碗到包穀地裏去的時候，一羣可怕的人堵住了她底門。小孩們都醒來，有兩個大哭了。

她是好像在做夢；她底心，是已經不能適應這件粗厲的，可怕的東西了。

「請進來坐，楊隊附。」她小聲說，柔弱地笑着。

「出了屁漏子，坐個種子！」肥胖的隊附說，沉重地坐了下來，看了一周，「說老實話！王興發到哪裏去了？」

他所謂出了屁漏，是指十萬塊錢而言；王興發，或者說，一個壯丁，是值得十萬塊錢的。他站起來，走到房門口去張了一下，並用他底棍子在各處敲着，而後他又原先那樣地坐了下來。

王家么嫂，一點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這個，毫未準備對付這個，仍然柔弱地笑着：她希望大家原諒她。

「王興發，不是早上都拉去了！」隣家的女人，抱着小孩，站在門邊，說。

「是啊，他早上就跟起走了！」王家么嫂說，她看着她底隣人們，他們是那樣同情而憂愁地看着她，而這以前她是總在有些猜忌他們的，於是她就突然地從她底夢境裏清醒了。她喘息着，她底眼裏，射出兇惡的光芒來。她知道她所保衛的，是什麼。

「你們這些人啊！」突然地她大聲叫，帶着一個瘋狂的表情，「這麼多人都看見的！拉了人還要來要人，我家裏大小這麼一大堆就是這麼一條活路，要是有個差錯啊！」她叫，充滿着新鮮的悲傷和甜美的熱情，大哭起來了。她悲傷地底理想的幸福和實在的不幸，她悲傷她十幾年來的徒然的勞苦。她底叫聲的聲音，就使得那個隊附和底伙計們沒有辦法開口了。天氣是這樣的鬱悶，那個肥胖的隊附，托着下巴坐在椅子上，顯得疲倦而頹唐，似乎什麼都沒有聽見。「你們不曉得別個這些人是怎樣的做牛做馬，怎樣的過活啊！你們底心就好比是鐵打的，你還我底王興發啊！」她覺得她可以因愛情和仇恨底力量而得救，她大叫一聲，向那個隊附衝過去

了。隊附被她撞了一下，好像睡醒了似地，揉着肩膀站了起來。同時，她倒在地上，突然地覺得疲倦：那一陣瘋狂的熱情就消退了。她覺得疲倦，昏迷，然而甜暢；她底甜暢的，哀憐的心覺得，這些人，剛才的一切，都是遙遠的；她想到了她底母親，從她死去以後，她便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王興發給她帶來了這麼多的痛苦；這個世界底這種兇惡，她當時是以爲她是決無能力與之抗爭的。她需要一件溫柔的東西。他需要依賴，願從，憐惜的斥責，溫和的眼色和呼喚。「親娘啊！」她喊，悲傷地，溫柔

地哭起來了。

隊附，又着腰跪在旁邊，努力地做出一種嘲弄的臉色來，看着她。

「沒得這麼便宜！」他說，好像是回答他自己底思想，同時擠了一下左眼。「總歸是！」他忽然大聲說，指着王家么嫂，彎下腰去，「你這個女人麼，狡猾不過我！我這些人嘛，你問問看，都是出名的痞子！祇有我這些人痞別個，未必你還想痞我！」他說，沉默着，顯然是在做着嚴肅的思索。「我這些人嘛，都是出名的痞子，曉！」他向大家說，擡着衣袖。像一切頭腦簡單，僵硬的人一樣，他重複地說着這個他以為是真實的，並且表現了他底聰明的思想，而致於興奮地笑了起來。

然而，王家么嫂在地上哭，想念着那個溫柔的、輕輕的東西。沒有人懂得隊附底這個聰明的思想，大家沉默着，似乎是在同樣地想念着那個溫柔的、輕輕的東西，於是隊附被激怒了。

「起來，混帳東西！」他們，一下子就衝到女人底面前去，而後又同樣迅速地退了回來。「跟你說嘛，拉壯丁，是國家上底事情，違反命令嘛，就要槍斃！未必你以為我這些人就不會讓槍斃嗎！」他說，又想到了一個聰明的思想；顯然的，他害怕他周圍的這些眼光了。他衝到一個駝背的老頭子底面前去，希望得到同情，「我這些人，做差了，還不是要讓槍斃！我底頭子都是伸得哪個長——在等着！」他說，伸長了他底頭子。然而，大家不做聲。「吳細娃，我就不信你底頭子不伸得哪個長！」他指着他底影計滑稽地說。

那個叫做吳細娃的，細瘦的青年，快樂地縮了一下頭子，有幾個人笑了。然而，他突然覺得痛苦，並且憎惡吳細娃。

「嚇！有些憐！」他望着地上的王家么嫂，想。「這個事情還是怪不得我們啊！」他向大家說。

於是，他就理直氣壯地，並且帶着一種報復的感情，兇惡起來了。

「起來！」他吼。

「我不曉得啊！」被那件溫柔的東西弄得軟弱、迷糊的女人，在地上坐了起來，求饒地說，她使隣人們裏面發出了一聲憐惜的歎息。

「要是不說，我就派人在這裏守起！」隊附說，「明天早上就拆掉你底房子，賣掉你底青苗！」

有人在門外大聲歎息。隊附，正在沉醉着他自己，嚇了一跳。

「哪個出氣！」他倉惶地叫：「哼，聽到點兒，我這些人嚇，就是病子！你說！」他向女人說，愈發威風了。

「楊隊附，可憐我們大大小小的，我不曉得啊！」

「哼，硬的不行軟的來啦！」隊附得意地說，「吳細娃，他不交出來，進裏面去搜！」

於是他們，擠到房裏去了。王家么嫂，坐在篋子上，低着頭。隣人們，有的看着裏面，有的看着她，大家沉默着。突然地小孩們在裏面叫起來了，他們叫：我們底豬兒呀！同時傳出了母豬底叫聲。但王家么嫂仍然低着頭，她不感覺到這些，她在想着王興發。她覺得這些都是可以丟棄的了。

「么嫂，攔倒他們！」一個女人，在門外緊張地說。

王家么嫂突然地站了起來，好像不明白，盼顧了一下。但是她看着那時被推出門來，哼着，叫着，站着的豬，她是被什麼一種沉重的東西壓着了，不能移動。她是在秘密地冀求着那件幸福的东西，願意喪失其餘的一切了。

「你們這些人嚇真是！」那個駝背的老人，抓着烟桿，顫抖着，擠了進來，說。「人嚇，是拉去了！王興發要是回來過，你砍我底頭，別個，是女人家嘛……啊啊！」老人，哭起來了。

王家么嫂同樣地哭起來了，但並不爲豬，而是爲了老人，她可憐老人和她自己，他們一活了一生，但不知道幸福。

「我們底豬呀！媽媽呀！」女孩，赤膊站在角落裏，哭了起來。

「妹兒，不哭。」王家么嫂說，意外地露出了一個嘲諷的，快樂的微笑。她走過去，抱起了哭着的嬰兒，掖起衣服來給他吃奶。那個笑容，長久地，有力地留在她底臉上，並在她底眼睛裏閃灼着。

「么嫂，你進去呀！」矮小的女人，焦急地說。

么嫂就用這樣的笑容向着她。好像說：「可憐啊，但是也值得快樂！爲什麼你不知道，在世界上，有比豬，或者別的什麼，更重要，更重要的東西？」

散開了的隣人們，特別是那些兇惡的女人們，在黑暗中向擁着母豬下坡的隊附們投着泥塊和石子，引起了一陣兇惡的咆哮。最後隊附重新衝上來了，但坡上沒有一個人。天邊昇起了黑雲，閃了一下強烈的電光。在電

光底照耀裏，王家么嫂，抱着嬰兒靜靜地站在門前。

王家么嫂走了回去，關起門來，甜蜜地安慰着她底哭泣着的孩子們，告訴他們說，爸爸已經回來了。接着她就瘋狂地奔到田地裏去。王興發正在吃着泥娃送給他的飯，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了。

「不要急！豬，不要了！我們不要這個家！」他說，激動喘息着。他底女人，來不及說什麼，就伏倒在他底肩膀上，爲了幸福和不幸，爲了怨恨和感激，抑制不住地哭起來了。

「我們……去到荒山裏！」王興發用同樣激動、沉重的聲音說，「泥娃兒，你回去守門，叫妹兒們都睡！」

漆黑的天邊，閃了一下強烈的電光。王興發夫婦，走到田地底深處去，被周圍的深沈的，鮮美的香氣陶醉了，女的，伏在男的肩膀上，哭着；男的，顯出一種倔強的，傲慢的，可怕的模樣來，覺得全世界都不能壓倒他，沉默地望着天邊。一陣活潑而疾速的大風吹過了田野，黑雲底大幕，昇到半天裏，威脅着那些閃灼着的、安靜、又是調皮的星星了。風過去了，一切都靜止，空闊。但突然地有強、更密的電光從山峯底正面照射了出來，照見了蓬鬆的、飄動的、襁褓的黑雲。電光使雲隙間的星星消失，接着它們就閃耀得更純潔和更明亮。但大風起來一掃起灰砂，狂暴地呼喊着，一切都消失了。

包穀底乾燥的葉子，被大風吹得緊貼在王興發夫婦底身上。他們站在原來的姿勢裏，都安靜、屏息着了。沉重的雷聲，在山峯上滾動着，金色的、兇惡的、細瘦而美麗的電火，在濃密地活動着的黑雲裏，瘋狂地閃灼着。有一種輕微而神祕的聲音在大地上運動，突然地一個大雷在田地底頂空爆炸，好像什麼巨大的建築突然地傾倒了。

「翠珠啊，不要傷心！」王興發說，撫着她底女人。她底衣裳在風裏飄了開來，那個叫做翠珠的女人，就更緊地貼着他了。「那日子我們結婚啊，我們想不到有今天！這十幾年都這樣過去了，我們想不到有今天！翠珠啊，我儘管不怕，你想想這多年我們是爲了什麼！」

「我們轉去吧，別個看不到的！」生病，顫抖着的女人——幸福的、做夢的翠珠，說。

「不要轉去！我跟你說啊！」王興發說，「我心裏拿定了主意，這個

世界就害不倒我！我本來不懂得，我跟我自己說，我說：「王興發，啊這回子你是到了最後了，不要再想別的，翠珠她自己會過活，你要做一個大丈夫！」我跟自己說：「祇要我對得起這個世界！當壯丁是去打國仗，打日本，你是中國人，你是男子，你要有一點點兒害怕——我跟自己說，——你就對不起翠珠！」我說：「你想吧，翠珠是看不上她底兒子跟別個破頭求饒的！」我拿定主意了，不想，嗓子都不——一聲巨雷，他神聖地沉默。「我跟那些強盜說：」他低聲說，「好，我就去，不管跟你們到哪裏，打死我也行，不過你們要讓我底女人生活！翠珠啊，要是我這顆心能夠丟得下你！我以前總是叫你吃苦啊！」

翠珠，甜蜜地哭着。

「天公地母啊！雷神電火啊！是你們叫我長了這麼大的！你是看得清楚，嗓子都知道的！」王興發，全身都浸透了那種神聖的感覺，激動地大聲說，「我是一個窮人，我是你們底兒子，要是我有錯，你們馬上就打死我吧！我站在這個地方，這是我幾十年來過活的鄉土，我底家，我底田地，我底心——你們神聖啊——」那些猛烈的雷電，連續地在空中奔突，擊着，「我是像剛生下來一樣的沒得罪過，你們帶我去吧！這十幾年來我是誤了，但是今天我是對的啊！」

他突然地就伏在他底翠珠肩膀上，沉默了。在一陣大風裏，挾着有砂粒般的、強硬的、濕熱的東西打擊着他們。一陣強大的嘯聲在黑暗中以無比的威力奔過田地，奔馳過來，這就是暴雨了。他們來不及做一種防禦，就無助地站在可怕的狂風暴雨之中了。然而這就是幸福，爲他們從不曾知道的，它莊嚴地來臨了。雷在高空震動，滾到低空，在低空爆炸，跌到地上，在地上爆炸，滾過他們底身邊。在強烈的電光裏，他們看見了神奇地波動着的田地，田間的美麗的道路，以及坡上的他們底那一間孤零的房屋。

他們突然聽見了他們底兒子底尖利的、恐怖的喊聲。不久之後，他們聽見又加進了一個喊聲，這是他們底八歲的女孩。他們喊着：「媽媽呀！一時而一致，時而參差。暴風雨底嘯聲總是迅速地就消滅了他們底軟弱的聲音。

這聲音告訴王興發說：他底女人，以及他底孩子們，在這個天地間，是如何的孤單而可憐。這個感覺使他充滿了勇氣：他要扶助，並且拯救他

們。

於是他就扶着他底女人走出了包穀地。可怕的熱情使他丟開了那個生着病的、疲乏而瘦弱的翠珠，拼命地在大雨中向他底孩子們奔去。一聲巨雷，他後面發出滑跌的、沉重的聲音，在電光裏面他看見，他底翠珠從一丈多高的坡上跌到田地裏去了。

他跳下去把她抱了起來，喊了兩聲。他不回答，他失望地哭了。他抱着她爬上坡去，衝進了門。

「爸爸啊！你回來了啦！」小孩們叫，他們大哭了。

王家么嫂在昏迷的燒熱中夢見，她底丈夫去了——再不回來了。已經過去了很多、很多的歲月。她沒有田地，沒有住房，沒有家，沒有孩子們——但有一個女孩，最小的女孩留在她底身邊，女孩已經長大，扶着她在街上飄流。她們唱着歌，向人們乞討。她看見房子倒塌，女孩被壓死。接着她夢見，在大路邊上，在一個美麗的橋畔，她和女孩坐在地上賣燒餅，橋下的水是那樣的澄清，有水草飄浮着。忽然一個穿白汗衫的，肥胖的人走了過來，拿去了她們底牌照：沒有牌照，就不許賣燒餅的。女孩看着刺下來的燒餅大哭了。她抱着女孩，在大哭中醒來。沒有女孩，王興發坐在床前。她繼續哭着，抓着王興發底手。王興發問她爲什麼，她不能說。

接着她又睡去了。但她在喊叫中醒來，她叫：「你們不能賣青苗啊！」

「哪個說要賣青苗？」王興發，跳了起來，問。

但是她不回答，她在燒熱中昏迷過去。雷雨在外面猛烈地繼續着，王興發覺得好像是在做夢，他覺得從昨天早晨到現在好像已經過去了十年、幾十年的時間。他走到外面來，坐在椅子上，就迷糊過去了。醒來的時候，他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就是雷雨已經止歇：雷雨不能亘夕地繼續，可怕的事情大約要來了。但他仍然不能懂得，這可怕，究竟是什麼。已經黎明，亮瓦上照耀着柔和的光明；屋簷，在清晰地滴着水。

他走過去看看孩子們，並摸了一下王家么嫂底發燒的頭。他聽見她底

吸呼異常的急促。

他無聲地哭着走到門邊，打開門，寒顫了一下，望着坡下的照耀在黎明的光耀下的、潮濕的、新鮮的田地。田地裏有強大的流聲。

「這多水！真把田壩沖垮了！」他想。
 於是他覺得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會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他拿起鋤頭來就下到田地裏去了。田壩沒有垮，稻子發着芳香，一切都安好。雷雨後的，黎明的空氣，是這樣的鮮美，他回來，看了看王家么嫂，在門邊坐了下來，立刻就酣暢地睡熟了。特別因為稻田底芳香和黎明的鮮美，他覺得所有的變故都是不可能的。他睡去了，直到什麼一個人喊醒了他。

「王興發，你還不快些走掉！」駝背的老人，顯然剛起來，臉上塗滿了污穢，緊張地說。
 王興發臉頰紅了一下，冷淡地搖了一下頭，立刻又靠在門上睡去了。他迷糊地聽見田地裏嘹亮的歌聲。老人，拾起地上的一件舊衣服來，覆在他底赤裸着的胸膛上，揉着頭走開去了。
 但不久他就被另一個人碰醒了，陽光直射着他，是那樣的強烈，使他一時看不清什麼。

他猛然抬頭，看見了楊際附。於是他站了起來，用他底遲鈍，燃燒，可怕的眼睛，看着他。
 「這下該沒得話說了吧！」際附，快樂地笑着，好像覺得非常的有趣，說。
 王興發突然地閃了一下，抓起了牆邊的斧頭，猛烈地擊在際附底腦門上。際附，來不及叫一聲，沉重地倒下去了。
 王興發奔進房去，拖住了他底昏迷的翠珠，和她，並和這一切生活告別。他奔出來奔下了山坡，好像他是要投奔到世界底盡頭去似地，可是，走過他底田地的時候他就在田邊坐下來了。半個鐘點以後，人們找到了他，他底腳浸在水裏，他底頭伏在他底手臂上。聽見了聲音，他就突然地站了起來。
 「我跟你們走。」他說，露出了一個昏迷的輕蔑的笑容。

四五年五月六號

編後記

從這一期起，開始在上海編印出版了。新的時期，新的地方，應該有一個新的開始，也就是說，應該更奮發一些，使內容充實一些，活潑一些，才好。然而，限於才力和能力，我們依然還只有一些微小的感受，微小的悲喜。過去的四期曾經在上海編印過，也曾得到了若干友人和讀者底鼓勵，現在只願以後不至辜負那些從泛濫的黃色刊物裏面我們寄與了期待的友人和讀者。但到底是一個新的開始，也有了一點變動。首先是我們和「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合作了，出版和發行完全由他們負責辦理。這一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印的實力，一是因為「中國文化投資公司」是一個新起的純潔的出版機構，適合作當更能夠滿足讀者的。也因為這，這一期改為第二集第一期，以後每月按期編印一本，算是表示一點更新的意思。

至於內容，最切實的說明當然是作品本身。然而，同感的讀者也許可以汲取到一點什麼，拿着偉大的衡量的大家也依然不免要嘖之以鼻罷。但也記起了一點：聽說近來讀者一見到與抗戰有關的作品就掉頭而去。這一本里面也有幾篇是寫的抗戰時期的人民底生活變革和「我們底讀者決不會那麼健忘，那麼只顧追求當天的賞心樂事的。舉例說，三個詩集里面所寫的戰鬥的理想和戰鬥的情緒，這哪裏是做着武力統一夢的內戰發動者所能夠了解的？」

還有兩篇民間傳說，這是一個小小的嘗試。民間傳說總含有教訓的意義，但那個由於衆人之久而美麗起來了，但反轉來輕蔑衆人的寒侯鳥，那個得到一點把柄就儘量作威作福起來了的水鬼，在我們這社會却未免太多了。縮小一點說，在我們這文壇也不見得不會遇見的。只不過，現在還不到他們凍死或者還原成一堆泥土的時候。
 凱綏·珂勒惠支，這位強有力地抒寫了窮苦和鬥爭的巨匠，由於魯迅先生底介紹，對於許多讀者，已是熟悉的了。她受納了納粹底壓迫和戰爭底痛苦，廢棄去年冬天她在掙脫了納粹底鎖鍊的德意志去了。為了她底對於勞苦人民的獻身和給予中國人民藝術的感奮，我們不能不表示悲悼。但也只能複製一幅她底作品做封面，另外還轉錄了兩則關於她的評論。「文匯」(叢報)第三期也有一點介紹，有心的讀者是可以參看的。
 由於介紹了「思想者」，因而從羅丹底「遺囑」里面摘譯了幾則放在前面。是他在他底時代里的他底追求，然而，如果放在我們今天的正確的社会基礎和正確的藝術方向上面，這些話還是多麼切中時弊，多麼使人感奮。藝術到底是在小計謀，生意經，交際手段以外的。
 最後，要向讀者致歉。本刊編印出版後，收到了來稿不少。編者來得遲，又被一些不必告人的事情攔住了時間，直到最近才開始閱讀。在我們這樣的生活，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

胡風 (四、卅夜)

私鹽販

演 漢

在這支抗日的隊伍裏，目為神槍手的林德生夫婦倆，是掛過彩最多的最勇敢的兩個戰士。每一次出動，他們總會留下一些叫人稱奇不置的事蹟。

但在兩年前，他倆却有我這裏將要敘述的與射擊毫不相關的故事。

「飯做好了嗎？」那個男人在床上叫着。他還沒有張開眼睛，似乎是對着他夢幻中的人物說話似地。

「還早得很呢，太陽剛剛下山。」他的妻子在那暗黑的灶後回答。她繼續着把一束稻草放在鍋底的灰爐上，於是滾出一團撲撲性毒氣似的濃煙。接着，突然的一聲輕輕的開玩笑似地爆炸，紅色的火光照亮了她的瘦削的然而依然有青春之美的雙頰。她的永遠睜得那麼大的眼睛注視着在灶裏變幻着的火燄，好像是一個孩子的對於新事物的驚奇。

她用火鉗把最後加進去的一束稻草的殘燼撥開，站了起來，取下了她頭上四角用銅錢串着的頭巾，現出在從狹窄的窗口射進來的光束裏。她的烏黑的頭髮由於稍稍的蓬鬆使她看起來更覺年青。端正的鼻子下面的上唇雖然短了一些，然而她那種氣的美却是大半因為有這一個特點的緣故。是的，如果她生長在城市的上流人家裏，她一定是一個十八九歲的漂亮的小姐。但因為生活的鞭策，使她變成了一個平凡的村婦。

她開了鍋蓋，用筷子在那些山薯乾上鑿了一個個的窟窿，好讓下面的蒸汽上來。這是她從別人那裏學來的手續。她又夾了幾顆今晚特地為她男人加在鍋的一邊的白米，在嘴裏嚼了嚼，看熟了沒有，她對這種他們不常吃的食物的燒法，覺得毫無把握。然後蓋上了鍋蓋，讓灶下的餘火發揮出最後的熱力。

農曆的九月，在別的人家，還儲藏着鮮甘薯，但他們沒有一個可以儲藏的地窖，而房子裏面，也找不到一塊乾燥的地面。在陰濕的地方，山薯是非常容易腐爛的。他們為避免這種損失起見，所有的山薯，他們都把它鎊成絲，晒成山薯乾了。

她把那專為盛鹽用的簍斗也擺好了。把每一隻的繩子都束緊了，弄成一個圈子一樣的結，套進扁挑的兩端，再把扁挑架在簍斗上面。把那個盛着四五個麥餅的小布袋也攔進簍斗，這些麥餅是她丈夫在停下來歇力的時候要吃的，或者在路上遇到什麼同伴的時候，他可以微微地一笑，說：「來一個吧。」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了，秋天的日子已經開始縮短。蟋蟀在灶腳裏奏着音樂。那高聳的十二盤嶺上的山路已經看不清了。平常的日子，她丈夫也已經從田裏回來，洗過了他的塗滿了污泥的腳，鑽進他們的被窩了，那兒是這些種田人們在這世界上惟一的可以休息他們辛勞了整日的身體的時候。

但是今晚，他們這個茅屋裏却點起了不常點的昏黃的油燈。什麼都準備好了，只是等待那個男人起來用他們貧脊的晚餐。這之後，他就可以趕路了。

一個時辰的睡眠，那個男人顯得比平常更富於生命力。他不等他妻子的叫喚，看到由牆壁的裂縫漏過去的燈光，已經起來了。在燈光下面，他的眉毛更顯得濃黑。他的體骨很高，有如一張營養不良者的臉的輪廓，但是因為太陽的長久的烘烤，却反射着紅黑的健康的光輝。那高大的身材遮蔽着油燈的光線，在土牆上映成一個巨人一樣的黑影。

他們吞嚥着在鍋裏已經用竹片研得很軟的山薯乾。男人的胃口很好，體骨很快地動着。這是因好在山薯乾裏加了白米的緣故。而他妻子面前的碗裏，仍舊是他們平日吃的純粹的山薯乾。雖然因為是在同一的鍋裏燒的緣故，也泡進去了一些白米的香味，但還是發着那使比較富裕的人間都不

肯聞的毒氣。她也是不加咀嚼地吞嚥着，但在兩次下嚥之間的餘暇，却是
很長的。他們四隻眼睛默默地對着。在這些閉塞的山地間生長的人們，
無從學到那些新穎的言詞去訴說他們的熱愛的。

「都預備好了嗎？」長久的無言之後，男人用他的粗而稍沙啞的聲
音問，嘴裏含着山薯乾。這話是每次快要動身的時候照例要問的。那回
答也照例是清淅的聲音：「都預備好了，點心也放進去了。」

「麥餅沒有在飯上蒸過吧？」男人問。

「沒有呢。」妻子回答。

「很好，蒸過了，等一會一樣要冷的，還是硬的好。」

「你總有你的道理。」妻子像埋頭似地逼視他，這樣說。

晚餐之後，男人要走了。拂起他的籬斗。妻子手裏拿着燈火，爲他開
了這座房子惟一的門。密密的星星在天空映着。他走出茅屋。妻子把燈
光舉得高高地，似乎要照亮屋外的整個世界。

「看得見嗎？」她問。

「等一會就會看得見的。」他的微啞的聲音答着，於是沒入了黑暗裏
面。

秋夜的山谷間的微風搖曳着燈火。狗的吠聲夾雜在蟋蟀與紡績娘的精
細的合奏裏。

三

夜的可怕的黑暗套住了整個世界，叫人無法猜度周圍物體的遠近。說
不定偶然一脚會踏到路旁的溝裏去，或者無意地把鼻子在岩壁上狠狠地撞
一下。夜似乎是專爲昆蟲們而存在的，近處遠處，牠們都在無顧忌地高聲
歌唱着，爲着娛樂牠們自己，也爲着歌頌黑暗。

然而在蠟生，黑暗算不了什麼。他的妻子每次都說這路太黑了，他應
該帶一隻燈籠。他總是笑着以那句俗話回答：

「瞧，我在這條路上掉的腳趾毛恐怕也有一担了。」

的確的，這條路是用多少塊石頭做的，甚至每一塊石頭的顏色花紋，
他都是清楚的。他走過那用一塊石板架成的橋，已經能夠辨別出一條白
布似的路轉過深得叫人腿部發軟的澗谷的上面的轉角，他就如白天一樣地
若無其事地走了過去。

這是近海邱陵地帶邊緣的縣份的一條動脈，是這縣份五份之一的地面
上的居民們食鹽的來路。這座大山使這縣份五份之一的地面上的人們與其
餘的平地隔開，叫他們過着山居者的少往來的生活。然而這些山居者的祖
先終於給他們留下了對自然鬥爭的光榮記錄——這條巧妙的迂迴曲折的十
二盤嶺。整整二十里全是由就地開出來的白石砌成的石級。這座山的那一
邊，是一個住着富有的鹽商的村莊。那些人們已經用船隻從一百六十里的
海邊運來了堆得小山那麼高的食鹽，等待着這些貧苦的種田人去販賣。這
是沒有納過鹽稅過許可的私鹽，他們的行爲是犯法的。然而那些大腹便
便的鹽商們與有關方面已經得到過相當的諒解。而奇怪的，却是這些爲了
生活的壓力而販賣私鹽的種田人，却仍舊是不被饒恕的。「鹽警」們爲了
工作的成功起見，在十二盤嶺一帶等待着捕捉物的時候，他們都聰明地換
上了當地種田人的服裝以代替制服。於是，那些私鹽販不得不也從求生的
慾望所給予他們的智慧，想出應付的對策：星夜往返。

這的確是一條險峻的山路。有幾十個地方的石級是鋪在懸岩絕壁上的
。人們在路的外側，留了枝條搭成的灌木，這樣似乎可以顯得安全些。間
或有年久的高大的槐樹，這是因爲這種木頭當地的人們還不知道用途才被
留下的。當夜行者能夠在黑暗中稍稍辨別東西的時候，這些槐樹便像一個
渾身漆黑的巨鬼，以各種不同的姿勢站在那兒，去測驗人們的胆力。

他是什麼也不在乎的。那些巨鬼在他還是小孩的時候，本來就以這樣
的姿勢站立着的了。雖在年幼時，他曾經被他的幻想的能力所累，而現在
，生活的爐子已經將他磨鍊成一塊鋼鐵。偶而他也會疑心，那些叢叢橫樹
間說不定有「鹽警」在等候着他，但在他的身體裏燃燒着的年青的驕傲之
火，使他並不害怕。他在這路上，在相像的黑夜裏不知道走過幾百遍了。

在這秋天的夜裏，他似乎可以呼吸到岩石的氣味。春天的野花的芳
香，已經被季節驅散，連茅草的氣息也因開始黃萎而匿藏了。夜風在他的
耳朵上已漸漸可以感到刺痛，而衣服却使身上的因運動而來的溫氣不能透
開，使人覺到自然的矛盾。他一步一步地跨着石級，把他的腿一起一落地
機械似地動作着。

「真要命，」他想着，他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思想的人。「好好的路
要等到夜裏才能走。如果沒有她，我真不肯幹這個。那個劉先生不是說過
嗎？一個人跑到軍隊裏去幹，無牽無掛，那是很好的。如果有了孩子，那

可更不得了，我這擔担一直要挑到老了。……」

他有時甚至埋怨過他在他年幼時就死去的父母，他們為什麼不多留些田產給他呢？但是到了輪到他想到自己做父親的時候，他就不同了。他似乎記得，那個可憐的父親，不到五十歲，就顯得很衰老了。那個老頭子甚至連夜過嶺之先，也不睡覺的。有一次爲了躲避「鹽警」，他老人家在這山路上幾乎要掉到那深得可怕的潭洞裏去，總算攀住了懸崖上的宿草，才把他的性命救下來了。那時候鹽警與現在可說毫無分別，他們把一個人的私鹽挑走了是當然的，如果連人帶貨捉住了，他們是還要另外再榨些油的。

「他們全是些地痞！」他自言自語地咒罵着。是的，我們決不能因爲這是一一個農民的粗野的咒罵，而忽視了這判斷的正確性。當民國三十年敵寇在這個縣份的海岸登陸的時候，有些事實很可以作爲這判斷的證明。那些「鹽警」們曾經持着他們的短槍，乘着政治狀態的混亂，在鄉間橫行着。他們公然地到鄉間人家要錢，搜索種田人家的比較貴重的什物，如錫燭台與銀手鐲之類。毫不害羞地殺了種田人們相依爲命的黃牛。成羣地趕走山羊，至於雞鴨，那是可以不算一回事了。起初人們猜度不出這些帶槍者到底是些什麼角色，是土匪嗎？是游擊隊嗎？是軍隊的便衣隊嗎？都無法判斷。對着那些猙獰的面孔，誰敢去問個清楚呢？有一次，在一個黃昏，那些帶槍者對林德生的村莊作一次狠毒到無以復加的掠奪。他們要牽走這整個村莊的全部黃牛，天知道他們將在什麼地方尋找這大批牲口的買主呢。全村的人們對這狠毒的掠奪的回答是並不輕鬆的。開始，幾份人家是被陷入無可挽救的絕望裏，他們對那些帶槍者的哭求的結果，都是被背上或者肩頭給以沉重的槍托的重擊，黃牛在豪笑與號哭的交響中被牽出了牛欄。這些可憐的農人們將因此而無法如往年一樣地，在柔和的陽光下，鞭策着他們的牲口，作着寄以不小的希望的冬耕了。他們將因此而必須吃得更少更壞而工作得更辛苦勞了。那種生活是可能的嗎？後來許多誠樸的種田人們，他們一向殺一隻牛也認爲是罪過的，因爲死的恐怖威脅，不得不拿出他們砍樹的開背刀。子彈在響着，由那些流氓的槍口向這些種田人的頭上飛來。這是勢不兩立的戰鬥。而且他們相信着：沒有做過惡事的人，是有天保佑着的。於是他們拿着開背刀，毫不畏縮地接近那些流氓。他們砍倒了好幾個，其餘的就忙亂的抱頭跑掉了。林德生曾在那次砍掉

了一個，那是他第一次制死一個活活的與他自己一樣的生命。

「砍裂了的腦袋真有點可怕。」他想，一面在這黑暗的險峻的山路上走着。那血裏夾着白的腦髓，像醋裏面爬着的蛆蟲。如果他們不做得那麼惡毒，他是決不會幹掉一個人的。

一隻雁在暗黑的天空叫了一聲，好像一個孩子的號哭。這種想像使人聯想到山坡上死嬰的遺塚。後面的村莊裏送來一陣的大吠。風化了的岩壁把一塊碎片掉在他的後面幾步的石級上，他不禁回過了頭去。左後的高二三丈的茶園裏的茶樹間，似乎有一團爬動的黑影。

「呸」他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一叢叢的茶樹，」他毫不遲疑地判斷着。「我的眼睛怎麼會靠不住呢。那是風吹着茶樹。」於是他繼續走他的路，他的腿機械地舉起又落下。但在他平靜的心裏，却浮起了兒時聽來的鬼與僵屍的故事。雖然他已經不相信這一套，但總覺得有些戰戰兢兢似地。那個被有蛆蟲的醋浸着的頭顱竟也似乎在他眼前一閃。爲了壯膽起見，他乾咳了一聲，接着唱起兩三句他僅僅能夠唱的京調，用那一點也不合調的啞聲與非常做作的咬音：

「權馬加鞭……」

在星光下爬上了十二盤嶺的頂嶺，在那樹樹下的荒亭裏歇了歇腳力。他始終沒有遇到過一個可以談天的同伴，這種情形是往往有的。白天，在這兒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村莊，在那深藍色的球似的榕樹右邊，可以看到他的換上了新稻草的金黃色的茅屋上，一團團破舊的但是彈鬆了的棉衣似的炊煙（他們是沒有煙囪的）。而在這深夜裏，黑暗浸着整個世界，從那方向看去，什麼也不能辨別出來。

「她已經熄了燈了，」他想，「她一個人，睡到那兒，她一定是睡不着的。」這巨大無際的漆黑的夜所籠罩着的那個小茅屋裏，有着一個他惟一的親愛的而且完全在他的保護之下生活着的年輕妻子。「她一定會胆小的。」他想。

真的，他的妻子也在想着他呢。他一個人走在這險峻的山路上，在黑暗裏，如果是她，她是沒有這種膽氣的。但她是相信他的，崇拜他的，他能做許多她不能做的事情，在明大的早晨來臨之前，她的丈夫一定會安全地來敲着那惟一的門。於是會把擔担放下，吃了早餐，在床上休息一個

上午，讓她到那些人家去詢問去，誰家要買他們的貨。……

他的妻子在床上轉側着，完全如他所想像的。他微微的一笑，站了起來，準備走那下坡的路。那微笑如果以時髦的話翻譯出來，那一定是：「親愛的，我是永遠愛你的。」

下坡路非常省力，他輕捷地熟悉地從一個石級跳到下一個石級。因為走得很快，緣故，籬斗在蕩動得很厲害。於是他伸開雙手，抓住那籬斗的邊緣。秋夜的寒氣在他的耳邊形成似乎呼呼地發着響的涼風。他如一隻猿跳得那麼快。到了最後的一段山坡時，他的膝蓋似乎有點發抖。但他的腿已經像一隻壞了車輪的車輛，不由自主地疾馳而下。

四

當他在一個大廳裏完成了交易，負起他的担子重新走回那個荒亭，已經是村鷄啼唱的時候了。在那個燈火輝煌到刺眼的大廳裏出來，眼前比那裏出來的時候黑暗多了。他本來打算在走廊裏歇息一下，以便眼睛能看那黑暗裏的路，並且休養休養腳力，以全副精神去負起那沉重的担子爬上峻險的山頭。但是，從大廳出來剛放下担子時，一聲突然的狗的怒吠嚇了他一跳，是他把担子壓着了那貴族似的牠的某一部份了。立刻四邊起了呼應，不同的方向都來了響應，都如那個把秤的胖子那麼不能放鬆地叫着。他急忙拿不出他的扁挑，退進了大廳，腳不自覺的一踢，於是又來一聲同開始時一樣的一聲怒吠。

「你是幹什麼？」那個胖子把那細成一個縫似的眼睛向他這邊一掃，手裏還拿着秤錘的繩。

「險些被他咬了。」德生笑着說，他的腿沒有給那狠惡的畜生嚙了一口，他覺得好像得到了一個新的幸運似地高興着。

「好！你打我二爺的狗！」那個胖子乾脆地放了手了，「二爺的狗是看門的，你得負責！」

這話簡直叫德生無法了解。「負責」？這是什麼話呀！在那個荒亭裏，他坐在他的扁挑上面想着。「我真想去給他一個耳光，什麼腳色，好像二爺就是他自已，就是他父親似的。呸！好像那隻狗就是二爺似的。」

背上的汗水黏住了內衣，已經使他感覺到冷冰冰地，有如別人在他背上澆過了一盆冷水。夜半以後的山風，也漸漸由清涼而加強至陰冷。於是

他站了起來，把肩膀頂住那個套着籬斗繩子的扁挑，厭惡地擊他的腰與腿，使籬斗離開地面。

因為兩天內私鹽販們沒有遭遇到「鹽警」的襲擊，感覺靈敏的鹽商已經開始提高鹽價，他們很懂得當販運安全的時候，這生意就似乎已經脫離開冒險的意味，是會吸引更多的農民們去從事的。不但鹽價提高了，而且在稱的時候，那細眼胖子的手總是在掛秤錘的一方一送。

「我也會發財嗎？如果我幹得動？」他突然這樣問了自己。在上嶺的任何一刻，各種不同的東西，例如欺詐與狠惡等等，從不同的事象之中伸出頭來在他的眼前搖晃。現在，他却突然地這樣自問了。

從前，他是這樣想過的：「如果我發了財，我也一定在那小河頭開一個大鹽舖，但我決不像那個狗屁二爺那樣地敲別人的竹槓，我要自己拿秤。我總會記得我自己就是一個小販子出身的……」他是想得非常美麗的。但是現在，他問了他自己：「我會不會發財呢？」

「會有那麼一天？」他疑惑地想。「挑一挑鹽賺五十塊錢，而草鞋也有四十元一雙的賣價呢！一天積十塊錢，我會發財嗎？……」

「對啦，還有碰到那些鬼的時候，一遍來回，一天的工夫，數十次才積下來的本錢，全要一碗湯似地被人家喝掉了！那倒霉的事情誰知道不會來呢？」

夜風括着檜樹，發着沙沙的聲音，與路下溝谷裏的水聲相混。他在那聲音裏面，似乎聽到一個人在磨着曬乾了的樹葉上面向他走來似的。

當這担子在他肩上的時候，他總是胆怯些的，因為他已經沒有很輕易就可以離開他的捕捉者的那種自由。那担子代表着他的生命，他是不能丟開這個而使自己存在的。在今夜交易剛成的時候，他是被埋葬在怒憤的火裏面，那火，趕去了在他身上作祟的叫人胆小的魔鬼。而秋夜的輕輕的氣流却重又在走了長長的上嶺的一段時間之後把那魔鬼引了回來。

「那是不會的，」他這樣安慰自己。把那重担從壓腫了的右肩轉到左肩去，害怕，懷疑與憤怒也如重担似地壓在心頭。他加快了脚步。那個用一塊石板鋪成的橋，也如白天一樣地，脚步配合着肩上担子的擺動，很快地走過去了。

他家裏的鷄叫着。門縫裏漏出燈光，他的妻子已經起來為他燒着早飯。他推開了那他妻子已為他下了門的破門，鬆了一口氣，丟了肩頭的担子

，用粗糙的手背揩了揩額上的汗珠。

他妻子爲他備好木臉盆，放進了一些兒熱水，說：

「你洗洗臉吧。」

她那張大的眼睛看着他的黝黑的臉孔，猶如對他的一夜的辛勞給以衷心的感謝，她知道，這種辛勞，可以說是爲了她的緣故。而他呢，如一個戰敗了的巨人，在那木盆旁邊的小椅子上，沉重地坐下。

五

吃過了早餐，他睡到床上去。他準備下午能起來照常到田間去工作，但是偏偏睡不着。他合上眼睛，如一段木頭一樣地躺着，一動也不動。而心裏卻在計算着，他應該以怎樣的價錢賣他的鹽。太高的價錢是不好意思的，因爲大家都是隣居與房族，而且有時候，他也許還問他們周轉周轉本的。太低的價錢呢？誰吃的是這一夜的苦頭？那是爲了誰？

「提起錢，是沒有誰同我客氣的，」他想，「沒有人不撈，不管良心地撈。」他的錢筒似的拳頭在那塊用不少的舊布補過的草蓆上捶了一下。

但因爲一夜的疲勞，他終於握着拳頭，漸漸地模糊起來，睡着了。

他的妻子已經出去兜售去了。問了好多家，他們都說，在秋收之前，他們打算自己過嶺去挑鹽去。那些婆婆娼婦倒是相當和藹的，因爲沒有答應買她的鹽，大都說了許多抱歉的話。然而她心裏的慌張卻不因此而減少，一家一家地走，她漸漸地懼怕起來了。「怎樣辦呢？要是誰都不要！」她對那些抱歉的客套，報以沉靜的微笑，這微笑終於漸漸地變成了苦笑。

跑得很遠，走了一個上午，才找到兩三家主顧。腰下來的只得由她丈夫挑到別的村莊去叫賣了。當那如平日一樣的若無其事似的太陽快要把她影子照成很短的時候，她匆匆地跑回家。她得在丈夫起床之前做好山薯乾的飯。

有兩個陌生的男人，跟在她後面，漸漸地近來。

「這個看身材不錯呢。」一個注視她的後影這樣說。

「噫呀！」另一個一聲怪叫。

她不自主地回頭看了一眼，完全慌亂了，便加快了脚步，心臟的跳動也如脚步一樣地快得多了。

「真的，你看我的本領！」那個怪叫的勝利似地對着另一個說。

「跟上去，不要給她溜走。」

那兩個流氓相視會心地笑着，也加急了脚步。

狂笑與一些不堪入耳的猥語全來了，那聲音緊緊地追在後面。她索性跑了起來。抹過那個古井旁的轉角，走上了那豆園邊間的小路。她狠狠地推開了門。

「回來了嗎？」她的丈夫被驚醒了。

她喘着氣，平穩才回答說：

「大家都說他們要自己去挑去，一連跑了一個上午，只有四家，一共只要五十斤。」

說着，她就準備燒飯，把鍋用抹布擦了一下。

男人起來了。自己倒了一些熱水洗着臉。屋外的狂笑聲一陣陣地進來

妻子像生氣似地咕嚕着：

「你聽。」

男人沒有理，走出那一個斗那麼大的灶房。狂笑聲還是一陣陣進來

「這些人真惱！」她說，「這些骨頭要等人去磨呢！」

「什麼！」

「在我後面跟了半天，說些不三不四的話。」

「你不要理他們好了。」他拿起了鋤頭。

「可惜我不是男人，我直想揍他們一頓。」

「還得挑着去賣，媽的。」男人把話頭撇開，出去了。

「你倒像我們婦人。」她還在說着，在鍋裏放了水。「不知道是那裏來的鬼，這些骨頭！」

沒有回答。外面的笑聲也暫時停了下來。

「怎麼！」她站起來，把頭伸出那個灶房的門框。看了看那個堆農具的角落。「真奇怪，這個人，連飯也不吃就走了！」她自言自語地說着。拿起那裝山薯根的竹斗，把山薯一把一把地放進鍋。

「他要餓壞的。」她想。她丈夫是熱愛工作的，他捨不得讓一點點時間浪費。當然，一半是爲了生活，一半却是爲了愛惜他的作物。那些山薯

的壓條，眼看着一天天地長了，每一株不時地放出嫩綠的新葉。一顆顆的

蠶豆，從泥土裏探出頭來，如一個初生的嬰兒那樣叫人愛戀。這些性情，是他妻子不能了解的。

「這人真奇怪。」她又自言自語着，如一個姐姐責備她的小弟弟似的，一面燒着火。

有兩個人的脚步聲進來。

她馬上伸頭張望，就是那兩個限在她後面的脚色。

「你們做什麼呀！」她有些莫明其妙地叫。

「大嫂。」一個說。

「家裏沒有人嗎？」另一個說。

「不冷清嗎？」

「我們來陪着你好嗎？」

「你要規矩些，你不要看錯了人！」她發怒地叫。

「好，規矩得很，我們是來查鹽的。」一個說。

他們如到自己家裏一樣地隨便，東張西望。這一下倒把她驚住了。她眼看着那兩個鹽警走進灶房，走進房間，在那些陰暗的角落裏都彎腰摸了摸。後來他們又走近灶後的稻草堆。

「我們沒有鹽呀！」她慌張地叫。

但是已經太晚，一個伸手在稻草堆裏抓出了一把鹽，冷笑着看着她：

「這是什麼？」

有如一個人在她頭上重重地打了一棍，血液都在血管裏停住了，她臉色變得蒼白。她丈夫一夜的辛勞，幾十次整夜的辛勞，都變成了一朵朵的火星向屋頂飛開。半天，才想出了一句話：

「我們自己吃的呀！」

「自己吃？」旁邊的一個冷笑着，「我們是不管的，是私鹽，就得捉。」說着，就推開了那蓋在那裝鹽的簍斗上面的稻草。

「你們吃這麼多的鹽？」那個手裏抓着鹽的說，「你們不吃飯嗎？」

「沒有關係的，大嫂，」另一個嬉皮笑臉地說，「我們不捉你的。」

說着，一隻手朝她的胸膛伸了過來。

懼怕變成了驚慌，又變成了憤怒。一個手力推開了那有毛的手。但是

這孩子樣的手掌，對那個男人不發生更多一點的震動。

「好！我們一定要捉！私鹽一定要捉。」那個放下了手裏的鹽。

「找她男人去挑！」那個動脚動手的傢伙也發了火了。

「我們看他出去的，我們一定找得着。」

兩隻狗出去了。屋子裏她一個人呆呆地站在灶前。突然地一個響聲驚醒她，她想看看她的丈夫，做手勢叫他快跑。但她又想把那私鹽搖開在別的地方藏起來，她一時幾乎忘記了他們是沒有後門的，她必須打前門走。這兩個想法叫她忙亂起來，叫她在屋子裏來回跑了好幾次。那鉄的鍋鏟的木柄在灶的前面突出，被她一碰，一個茶碗翻了，滾到地上，碎的一聲，向四邊濺開碎片。

那兩個就在那屋旁一箭的圍墻間，越過一道矮牆，發現了他們要找的人。他們故意若無其事地把眼睛看着別處，以便一把抓住。

「德生！德生！」女人的尖叫聲。

他正在爲蠶豆除草，抬起頭來。他的妻子有如一個瘋人似地向他使勁地搖着兩手。

「跑呀！德生！快跑呀！」

他還沒有懂得，兩隻手已經圍住了他的腰。另一個上來要搶他手裏的鋤頭。

一個拳頭往身後擲去，兩隻手組成的圍裂開了。一鋤頭打在前面那個的腿上，倒了。後面那個來抓他的後領，於是他轉身，把他的鋤頭一揮，但這回却落了空，那個傢伙也跟着他的身體轉到他的後面去了。

「掏槍呀！」那個跌在地上的提醒着。

他們倆個只帶一支短槍。而更討厭的，是這兩個笨傢伙竟沒有想到首先拿出槍來，然後再來捕捉他們的俘虜。那樣便安全多了。

那個果然要掏槍，但是劉德生已經轉過了身。使勁地一推，那個便倒

退了幾步。他乘勢衝上去，剛巧把那兩個壓在一堆。把槍也奪了過來。但

劉德生那時候還不知道槍是怎樣開的呢。他就和那兩個以前的土匪一樣地

用槍筒在上面那個的額頭狠狠地敲他一下。血如紅水一樣地噴出來，那個

嘴角在抽着，連叫喊也不會了。

下面那個求饒着：

「放了我的狗命吧。」

劉德生笑了。這簡直是一個夢。這是爲了什麼呀！他又打死了一個人！

還有一個在求饒着。「我一定是在做夢，我沒有和他結過驢！」他這樣

想。

他的妻子氣喘喘地跑過來了。她還怕這一場惡鬥她丈夫一定要吃虧的。一個人怎麼打得過兩個人呢。她是要跑過來幫忙的。

但當她看到那個滿是血的頭，却楞住了。他們兩個對看着，他好像已經忘記了那兩個倒在地上的傢伙，站着不動。

「他剛才還欺侮過我呢！」她指着那個打破了頭的說。

「我可沒有呀！大嫂！」還會說話的那個聲明說。

「他們是來捉鹽的。」她說，「在家裏找了半天，被他們找出來了，我不是叫你跑嗎！」

德生向他的茅屋那個方面移動脚步。她替他檢起鋤頭。他們在茅屋的簷下回過頭來，看那個會說話的從地上爬了起來，向他們倆如老鼠那樣地看了一眼，一拐一拐地走了幾步，就跑了起來。

德生作了一個苦笑。

他妻子照他的意思去看一看那個還躺着的。那傢伙如一個被火搗毀的寺廟裏的紅臉的木偶。血染紅了他身邊的樹色的泥土，也染紅了那已經枯黃了的野草。

她走近些，側着耳朵聽了一會。向着她丈夫叫着：

「還會呻吟的，還是活的呀！」

六

那事情的結果當然是相當嚴重的。大隊的鹽警曾經圍到他們的村莊裏來。結果當然又是攪亂了一翻。他們沒有找着劉德生，也找不着他的妻子。

那時候，劉德生就在我開始的時候提過的那支軍隊裏了。他學會很好的槍法。在三個月之後，得到了長官的允許，他到她妻子的一個遠房叔叔那兒把她也叫了來。他們夫婦倆是在並肩作戰。

他現在也是一個很好的槍手。在日寇的軍隊佔領着那個縣份的時候，他們把槍口對着日寇。長官說，他們還有另外的敵人，那就是吃着他們的膏血的人。這話，德生夫婦完全同意。不過他們對過去的農民生活，却依然是非常懷戀的。那茅屋，是他們的世界，那些田園，是他們的詩。

——一九四五，四，十七，寫於沙坪壩。

從重慶寄來

(一)

但因此也就略一回想：這兩年來，壓在醜慘的現實之中，沒有能發出什麼歡樂的，也是真實的聲音來。這回呢，却是在用模擬的調皮討伐「驕子」了！——但又不能不承認他是連槍都殺不死的。

××一時走不走，還在猶豫。和我一同走，我是較便利的。但聽說南京一帶的「生活」貴得不得了，因此就存着畏懼，覺得倒不如在嘉陵江兩岸邊來賣去的好。但邊來邊去，昨天就看到了上海寄來的各種小報了。××兄氣憤地說：「上海還是這樣壞！去又有什麼用呢！真吃不消呀！」我想，這也的確是的。有幾十萬的讀者，好像「獻金」一樣，在那里擠着，推著，推那些小報看。我也擠着，推著，擠了幾份看了一下。

我想：這就是上海。於是想，你們正是在這擠着，推着的中國吧！……

(二)

我今天跟一位老叔到山里去過「山王天子」生日去了，又經過友人的後學岩。我仍然走着這條路，在山里穿行，不，是坐在滑桿上在山里穿行。玩了好四個鐘點，看老叔們為地皮，水溝等等吵架，看礦工在風炭爐子邊上烤飯團吃。這種飯團不知你們見過沒有，是煮了以後，在布里包緊成一個碗大的扁扁的球，再去蒸熟的。每人一個，烤了吃，據說是因為可以吃到嘴巴。

我是昏沉的。並不知前些年，一切顯得都在我底腳下震動了。現在，一切是重立了一個強固的壁壘，在我底四周。我不知道我可以從哪裏着手打出去。……

(三)

你們那邊，不知弄出一點結果來了沒有？我這里已經有跳蚤在咬我，蚊子已開始唱歌，耗子們仍舊在奔馳。但昨夜對面院子的槐花香浸透了空氣而流來，並且朦朧的月光下有杜鵑底柔和、短促的歌叫聲。在那一剎那間，世界是完整的，美好。我躺著，覺得像是一「幸福」。啊，你聽！又是這樣的叫聲！但現在是白天里，原來是我窗下的一個滑桿快叫了一聲而醒來了。大體說，一個燕子不能造成春天，我却想，一個燕子是一定能夠造成春天的！……

你們是在「春天」里生活麼？……

四月十三日

名匠陸明

平旦

民國三十二年，飢餓的中原春天：人口、牲畜、剝了皮的榆樹、失掉了葉的楊柳、一脚踩去砂一樣鬆的田土……都似乎向天地罷着徹底的工。是那樣罷工的春天，我抱着改革的雄心，到黃河流域的磁業重鎮申后去做陶瓷廠的廠長。申后是古鈞瓷的產地，我既然也負有復古的使命，便必須羅致鎮上唯一的鈞瓷聖手陸明。

關於陸明，實在是，一路上便聽得不少：如果打聽申后的名匠，羊肉館，涼粉攤上，尤其是挑碗的行腳，都會首先提到陸明。可是談到羅致，就會有人搖搖頭說：

「你官長要請他出山？好是好——可是：」

「不，他們要，是不生問題的，陸老二不敢……」

「可也難說得很，老一不肯真心實意的幹。」

「說的也是，老二是連女兒都不傳的啊！」

看來，陸明似乎確是個怪人，在素樸的鄉下，人心中心怪得有點近乎傳奇了。

鈞瓷是一種天藍色的古瓷。我在××一家香人家，有福看到一隻乾隆年間的鈞瓷花瓶，果然藍得像晚秋高樺頂上的藍天，還掛着幾絲紅色的晚霞。在申后一帶隨着古鈞瓷的失傳，神話的成分也頗為濃香了。照申后人說來，鈞瓷的燒煉，雖說也有規尋，但成品如何，是要全靠審神爺的。可惜年代是忘記了，人物的名字也都壓在時

間的塵封裏，以致許多生動的神話都無從說起。只記得他們說：鈞瓷的失傳是由於洪水。原來申后四周的山裏有一種特別石頭，把它碾碎成粉，就是鈞瓷的礫子，就靠這種礫子，鈞瓷才得像晴天一樣的藍。但是後來經過一次山洪，便再也找不出這種石頭，於是鈞瓷便失傳了。

申后是個苦地方。位在羣山裏，除開陶土是什麼都不出的。三寨四千多人口，間接直接，都靠七十多座窯過日子。這一年由於中原遍地旱災，申后窯業幾乎全在停頓中，幸而沒有餓死的工人，也大半逃荒出去了。申后的精神聽說我挾帶巨資去辦廠，雖然頗感不安，但也希望藉此吸住一部份工人，做春收後復興的基礎。所以我的到來，實實在在是山裏頭的一件大事。固然由於背後的勢力，實在也由於上述的希望。

我當然沒有忘掉陸明，只要有機會，就不免「隨便談談」陸明。但也許當地人誤解了我的口吻，以為我果真是「隨便談談」罷了，所以往往看我一眼便算了，話題依舊。但也有幾次是得到回答的，比方有一次我哈哈笑着提到陸明，全桌的人靜了一會，便有人說道：

「陸老二近來也頗有餓色了。」

有一次大家談起鈞瓷，哈哈聲中又有這樣一句話：

「上海瓷店店的玻璃櫃裏是有這樣的條子的：『謹防陸明』（山裏頭人說起時總是語必上海的

。）」有一次我向我的經理問起陸明，實在的意思是想把陸明拉來幫忙，但是我的經理說：

「做鈞瓷有塔難，只要從上海買來鷹牌藍，做的人有的是。陸明是因爲專橫這，所以說起來總提他，其實有什麼？」

「又有一次，我在盛福興號吃飯，我又隨便談起陸明，再經理慢吞吞地說道：

「可是，虛名倒是不小的。」

我到申后不久，凡知名的都紛紛去看我，唯獨陸明，我以為他必來，却終於沒來。我想：他是鄙視我的「改良」罷，同行相嫉，原也難免的！

時間過得很快，我的廠在經理的一手經營下開工了。自己由於事務的繁忙，由於周圍對於陸明的意外的淡漠，或者不如說：由於改良窯業的熱誠被現實條件沖淡了的緣故罷，關於羅致陸明的事終於漸漸擱下了。並且終究相信：要談改良就非到臨區去請陶瓷專家澈底科學化不可。

我的居所靠山，在我的屋後山坡上，有許多供奉神明的古廟，現在雖然都已被毀，磚瓦散亂，變成廢墟，但還留有許多前代的遺跡。每日日落以後，我總喜歡獨自到後山坡上散步，看看三鎮的人烟，借看雲天遐思遠方的種種。有時上去得較早，便也看見一個人蹲在古廟牆根，或者匆匆下山。因爲總是遠遠的，所以不知道他的音容如何，看來也不過是上了年紀的鄉下佬。有一次，我偶然離他得頗近了，只見他正在一堆磚礫中鑽什麼，我便想順口問幾句鄉情，可是他站起又走了。這以後，自己有了別樣更好的去處，便簡直的不上山了。

山裏的黃昏落得早，夏夜，黃昏落落了紛

紛的蚊蟲，塵埃一樣往鼻子上掉。我坐不住，便自然走向瓷校的教員江紋那裏去。這一位曾遭兩次婚變的年青女子，在人前似乎完全失去溫存了。然而在這樣的黃昏，在那小小的園子裏，我却從她身上找出了女性的本能，那暴風雨過後一掌藍天那樣寧靜的女性的本能。這寧靜鎮靜了我的慌張，填滿了我的空虛，然而也終於使我忽視廠務，鎮日價沉沉於霧一樣的未來，陸明一流的人久已不在話下了。

中秋那一天，瓷校校長請客，我是唯一的客人。許是由於江紋罷，我委實高興得很。同着幾個外省的年青人，隨在她身後嘻嘻哈哈地打轉，人沒到齊，便先喝起酒來。都說要學本地人的規距，於是我便只有笑着喝酒的份兒了。等到本地人的幾位職員陸續上座，我大概已經不屑於介紹一類的客套，哈哈地豪放得很了。

「主任喝……不，敬……敬主任一杯，是我……」一位五十歲巴的人從斜對面過過來，話音頗為含糊，以致起先我幾幾乎聽不見。「不能喝了，實在對不起，不能喝了。」我十分和氣地說。

「不，要……要喝……噯，我不會說話，不會說……」他求助地向旁邊看，很有些窘。江在旁座扯我一下。

「那末謝謝了。」我乾了杯。「陸先生你自己不喝一杯？」江的話後似乎藏着無限的玩意兒，却眯眯笑着裝正經。

「陸……？」我輕聲問江。「噯，陸明，你不認識？噯，陸先生你還不喝？」

「我是要喝，可是規距，主人不……」陸

明拿杯在手。

「廢話。」

「就是，我喝。」

「可是，老二，今天校長難得請客，你無故遲到，該罰一杯。」小林說，向江一擠眼。

「我是有事，事先提過的，校長清楚。」

「那裏，我並不知道。」校長抬起了臉。

「罰一杯，罰一杯。」

「我喝，我喝，」陸明一飲而盡。

「杯子不滿，不算數。」

「你看，江先生真是……噯，是的，我喝，我這喝。」

從此以後，只見他一杯一杯的喝；搖搖頭，就是一杯。我看着他笑，心中有些不忍。

陸明穿着白土布的短衫，領子很高，很硬正，是出客的衣服，無疑。五十望外了，仍然不脫鄉下人的健朗與粗拙，然而這與我想像中的陸明却相去得很遠。我在六十里外，就已聽見陸明的種種：從勞動人的口中聽到了近乎傳奇的陸明；那是讚美，是同情，是推薦；而從本地場面上人物的口中，則聽到：譏嘲，冷淡和故做不知的口吻。但無論如何，陸明是個出名的脚色是無疑的，而出名的脚色竟這樣樸拙，却出乎想像，而實在也很令人失望。

可是從這一天起，陸明在我的意識中又漸漸復活了。然而這已非先前「求賢」的存心，而是通常交友的一種衝動。日子久了，漸漸的也就很熟了。

「老三，你五十三了不是？兒子也沒有一個，我看你就傳人罷！」每當我說這一類的話，他會忽然停住長尾巴的話頭，看我一眼，根本不開

腔。可是別人偏又會接口說：

「老二是硬了心了，審神爺也不許呀，老二！」

「都說我不傳，到底怎麼個不傳法呢？難道連自己的女兒也不？」老二分明是急了。

「可難說得很，……可是老二，說正經的，你答應的花瓶呢？」

「花瓶……花瓶後天家去看。」他原已下死心，決定不聞腔，可是終於壓低嗓子，仍然說出這樣習慣了的好心話。

那時候，我與瓷校的幾個年青教員漸漸的成了申后的一個顯著羣。但我要說，陸明也是我們的一伙。幾乎每天，他帶着興奮，快嘴地來訴說些誰都不聽的新聞，但往往被我們弄得忽然停住，風紋不動，直至於散局。但第二天來時依然高興，依然有新聞。我注意到：陸明在本地是很孤獨的，本地場面上，大家不提他，而工人羣中自然也插不下足去。他自己也一向絕口不談本地人物。他在街上走時，總是低着頭迅速地走，好像不勝兩旁日力的重壓。自從飢餓降臨中原，陸明也陷於絕境，他從沒有想及尚有借貸的一着，大概「面有餓色」的話，是並非虛語的。就是這時候，瓷校校長給他教員做，借給他麥子，跟着便不時從他手中得到瓷器，而且現在還在得到。時至今日，校長的這手法，也成了我們的笑料，可也是陸明在我們中間忽然停住，一蹙不響的原因之一。比方：

「給我的小香爐呢？又送校長了？」

「隨你說就是。」

「可是，昨下午校長到你家去了是真的。」於是陸明便默然，再不開口，直至於散開。事

實上，陸明是避着我們到他家去的，他總是說：「後天家去」，可是到後天便無動靜。大家知道了毛病，便說成了習慣：「老二，啥時候到你家去看看去？」「後天。」

只有一天，我真的到他家去了。那是我從楊姓的客場回來，走過東寨牆，只見他隱在沿街的土牆上逗孩子玩，裂着沒門牙的嘴笑。

「老二，這是你的家了，進去看看去。」他有些失措，但結果還是領我走進上牆去。

這是中等的客場，陸明與他哥哥同住，在牆角的兩間小屋裏。其時，他哥哥正在碗坯上描花。

「坐，主任請坐，」老人安靜地說。陸明却正找不着樣子，很為難。

「這是什麼瓷呢？」我請問老人手中的碗坯

「這是做宋，那時王上吃飯便是這樣的碗——燒成了便是這樣的花色。」他從低矮的窗台上，檢起一片紫色的碗瓣。

「這些是那裏來的呢？」

「是附近山上檢的。」

「老二檢的？還是修檢的呢？」

「都有，我們老人家檢的都有。」

這使我想那在古廟牆根檢東西的老人，不覺心中起了敬意。

「那你們老人家便是從這些碎片中學做鈞瓷了。」

「是的，其實我們各樣古瓷都做，不光是鈞瓷。」

從隔壁出來的陸明，手裏拿着藍色的花瓶，不斷地摸着。

「這是新出土的，前三天我從窯裡找來的，

一共是九件……你看這瓶底的土，這土，陸明湊近我，摸着那珍貴的古瓷，眼睛裏笑着驕驕的光。我是無話可說，真心實意地嘖嘖稱道：

「是的，噫，是的，是好。」

「你看那色氣，那是有水色的，看出來沒有，有水色的！唔……不錯，正是這，這是水色……你比比這，不同，是不同的。」他拿起一雙鈞瓷湯碗，並排着比，是的確不同。「是現在人做的，現在人就差了。」

我點點頭，雖然關於現在人的議論是很不以為然的。

「這裏，你看，這釋紋，不是比蜘蛛網還細百倍嗎？」從籬底碎紙堆中，又拿出一隻金黃水盃的陸明，簡直的眉飛色舞了：「這也不是現在的東西，你看腳底的土。」

「噫，噫，真好。……老二，可是你自己燒的呢？」老二叉着腿，矜矜地笑着，仍然留在方才快樂的心境裏，看着我，一時想不過來。虧得老大接下去說道：

「現成的一樣都沒得了——成本高，燒不起。從前燒的都叫人要光了。難得很囉！」

忽然記起別人的話，陸明的窘只有八仙桌子大，用風箱生火。我以為這自然是一句諷刺的話，所以一向沒有問陸明。因為申后的窘通常比鄉下的單進樓房都不小，燒熟一個薯少說也得五千斤烟煤。「川風箱生火」豈不是一句極刻薄的話。現在想起，便想看看。

「噯，這就是。」在房外，陸明隨手向右手邊指了指，垂着眼，驕然說道。企圖立刻結束話題，休提第二句。

原來就在腳邊的低地上，差一點就看不見，

八仙桌是個好比囉，我幾乎味地一下笑了出來，但終於忍住了。

「那末，那個大窯呢？」

「租人了。」

「什麼時候租出去的？」

「二十年了，……走吧，汪先生那裏去。」陸明忽然向我做出一個笑臉，是因為免強我走，覺得抱歉。

晚晌，依然在紋的房子裏。我談起陸明收得了可愛的古磁，真是難得，紋笑了笑：

「什麼古磁呵，他自己燒的——這條伙真有意思得很。」

「可是瓶腳還帶得有土呢……」

「他是把燒好的瓷埋在土裏，再掘出來的。這種做法，其實申后人都清楚得很，老二還把它當神通。老二其實是個老實得化不開的人，而偏想滑頭一下，真是可憐得很。」

第二天，陸明一早就來了，我還沒有起身。在房裏來回走走，幾次停下來，似乎有話說，最後才含糊地說道：

「……路子多，替我問問，看是有人要否？現在……現在校長還不知道。」陸明已經很久不叫我「主任」，但也沒有別樣的叫法，所以常常是含糊的地。

我默然，但也終於沒有替他打聽。因為我的「路子」也多半是校長一類，或尤勝於校長的人。不然，就如自己一樣，小氣得很，真的都不要，何況假的呢？其後不久，小林說，校長那裏新有一個很好的花瓶。

「老二，你原該大量生產的，」一天，我沉重地說。近來，老二在我面前是非常多話了，隨

他遲疑一下，不說什麼。然後笑了笑：

「那末你這回是去定『四川』了……江先生呢？」聽說小林他們仍舊要回部隊去。」

「潘主任，幫人也一樣吃不飽的，人家發財，自己倒反受氣，我們這樣，苦是要苦點，可是是自然……是……我說是自在一些。提到盛福興，潘主任不知道，還是我們老人家打下的底子呢！……可是，我們呢？潘主任看見的，還是這樣，所以我們老二寧願……」

「你四川是去定了，江先生呢？你說，」陸明不在意地插進嘴來。

「自然是一起去。」

「那你們是打算一起過了，江先生人是自然不差的，可是，聽說她已經不是……不是第一次了。你自然是不曉得的……其實也沒什麼，好，也好的……」

我只得笑笑。

「老二，還是說說你自己的事吧，校長還常常問你要說不？」

「也不常常，只有時候替縣長要伴巴……你是快走了，就告訴你罷。校長說，縣長總問起我，打算把校裏的憲給我專燒鈞瓷，等上海的鷹牌一動，就動工，這話說着也半年了，想來藍就快到了。」說着話的陸明，漸漸浮起清淅的笑。我的到嘴的話，又不覺噙下去了。

「我覺得老二實在可憐，而他却似乎還從這裏得到幸福，一心一意的等。」當天晚上，我同被談起老二，不覺說出這樣的話。

「人還沒有全明白過來的時候，是靠這些不實在的希望過日子的。實際上，這社會裏一般人的所謂『希望』，就是這一類東西。就讓老二在這

『希望』裏幸福些罷。」

「但這騙局就快要拆穿了！」

「那他也更長出一層堅甲，抵拒如是一類『希望』的引誘；他會更練成別樣的眼光，來看穿如是一類的騙局。你不見老二對於中后大戶的態度嗎？如果老二這一生萬一長不全足夠的堅甲來抵拒這社會上種種的誘惑；如果他萬一練不成全亮的眼光來透視這社會上層層的圈套，他會把他所學得的傳給他的兒子，像他父親傳給他一樣，而下一代也差不多跟玩石一樣了。」紋的許多話，是我一向所不能同意的。這一番話，她雖然說得那樣平靜，我聽來仍然過激，但又明知反辯是全然無用的，便只得悶聲不響。

走上坦蕩的山口，天色依然留在五更的陰暗裏，腳邊的衰草兀自禁不住打顫，天空又飄下幾片雪花來。回頭看看雖然無聲的三鎮的屋脊，卻像一羣垂暮的老人垂頭在故友的坟前。自己雖然原是偶然飄來，偶然同這一羣煤煙底下的生物共同呼吸了八個月；自己雖然在這古國裏也是到處向人伸手的人，然而現在走了，却感到不忍。在這煤煙底下，我看到壓摧、搶奪、嫉妬、飢餓、倒斃；我看到人們掀動着煤煙的鼻翼，仰起臉來說些陳舊的騙話；我又看到大腹的商人，細眼睛的痛嘴權威者……古國的毒液，像地縫裏的水銀，無聲地迅速地流，而終於流入了這萬山叢中久被人忘的古老人羣了……

「怎麼走得這樣早啊！」陸明從後面追上來，「我送你們一陣。」

三個人走下嶺來，陸明是唯一高興的人，右手探在衣袋裏，眼睛裏映着笑，不時看紋又看我

「我帶來一樣東西……一定，一定得收着。」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鈞瓷的小香爐，遞在我面前，却看着江。

「又是什麼朝代的瓷呢，拿來我看，是的脚底還有土，」江玩笑地說。

「看看，真是……」陸明無可奈何，却快活得很。

我覺着老二這一次的贈送，一定三天以前就開始考慮了，也許今天早晨才最後決定的。一決定就趕緊出門，想不到還是慢了點。

他一直送我們走下第一段陡嶺，喘息着另碎地談着無頭無尾的話。一如往日。

現在，時間過去了兩年了。但我仍然忘不了那爬上山溝一樣的嶺，低着頭無覺地要鑽進灰色天空去的陸明的背影；天氣冷，鳥都不響，兩邊紅土的高坡增加着寂寞的恐怖，然而陸明是無覺的，爬着要鑽進灰色的天空去了。

這兩年，其實我也不比陸明明白，被一個個騙局——不，還是說「希望」罷，——所引誘，一段段的跑路。從烽火的中原追索到長安，騙局拆穿了，——不，還是說「希望」破滅了罷，——於是到蘭州；破滅了，於是到甘肅的洮河流域，聽說是水草豐富；又西入青海，聽說那邊到底不比臨洮，有意義得多，誰知終究不得不拖着頭逃出雪封的高原呢！而於是到「東亞的燈塔」；而於是乎又到昆明。日子是這樣和着腳下的塵土無蹤跡地逝去了，離開紋的病死長安不覺也竟過年，藍色的小香爐裏插着香，夜靜更深，想起紋的話，不知山裏的陸明，現有又眼誰一伙了，眼力練得如何，堅甲又長得如何了！

我們是愉快的

孫 鈿

望遠鏡

望遠鏡

可以

望見你

★

望遠鏡

照向

山

可以

望見

草

草的莖

山羊

嚼着草

白鬚

在抖動

★

望遠鏡

望不透

人的心

祇望見

你笑

你

讀着

魯迅的

「野草」

★

而

信仰

和

行動

可以

望透你

★

望遠鏡

常常幫助我

發現

躲在山凹里的

敵人

在戰鬥中

它

是機關槍迫擊砲的

眼珠

★

到每個村子

孩子們

特別

歡喜

要要這望遠鏡

★

但我不能

隨便地滿足他們

要是

摔破了

我們

就會

失去了

眼睛

我底月光曲

什麼人

還記住我呢

我們

正走在

皎潔的

月光下

★

我們

沿着

泥土的堤

穿過了

敵人作為封鎖線的

竹籬笆

★

我

祇聽見

一兩聲

輕輕的

咳嗽

草鞋的腳聲

也是輕輕的

★

月光

叫我想起

被囚禁在獄中的

同志們

★

月光

叫我想起——

寫「海路歷程」的

詩人

還伏在桌上

寫着什麼罷

★

月光

叫我想起——

母親

又在喚醒貪睡的弟弟

工廠的汽笛

快響了

★

我們

這裡

是銀白的

月光

我們

這裡

是田野，草

泥土，露水

是山麓，樹林

鄉村，狗的吠聲

★

我們

背着槍

肩膀上

沾滿了

露水

月光

照着

我們

向前，前進

★

我們，終於

望着

月亮

淡淡地

隱沒了

我們是愉快的

我們有時候會擠在一起

喝的

開水

有

火藥味

對於城市里的咖啡

我

卻想像不出什麼了

對於

山那邊

敵人那邊的

那幾支機關槍

我們是想念過了又想念

★

我們有時候會聚在一起

閒談，

電台同志

歡喜

山那邊的

手搖發電機

軍需同志

說

襲擊到敵人的

倉庫

談多狂！

女同志

希望

有一本記事冊

一支鋼筆

或者

希望

有一支手槍，

醫務室里

需要奎寧片

需安硫磺膏，

俱樂部主任

張開了大喉嚨

談他底理想——

要糖

要咖啡

好讓大家開一開洋章

★

河南小鬼

拍起手

喊着：咖啡！咖啡！

一會兒

有人說咖啡是沙粒

有人說是像墨水

★

我想不出要些什麼

我說

我要寫

我們是愉快的

我們

要保證

戰鬥成功

現實的理想

會實現

★

我們

是愉快的

是愉快的呵

女同志在唱歌了

小鬼們扭動着身子

笑了

唱了

軍需同志

伸出了粗實的胳膊

一只手

把小鬼舉了起來

我們唱着

我們

自由由由地

大聲笑着

真實的生命

魯 蕪

真實的生命

像生命一樣，一顆飛落的星
當她的旅程接於終點，
她就要作一度飛舞，一度噴射，
把生命的一切凝結為一朵花而消逝，
在消逝之前，她照耀過世界
獻給宇宙以自己的色彩。

啊，生命，一切真實的生命
她都要朝着那終極的方向前進，
而在那時間的洶湧的波浪里，
放射給永恆以美麗的火光。

生命在呼喊

生命躍過生命，
奔向前去……
啊，偉大的人生，偉大的人生，

是無窮的開始，是永遠的青春。

從無限到無限，
從永遠到永遠，

活著就是爲了鬥爭；

在鬥爭里消逝了年華，

剝落了葉實，

我們不怕一個生命凋謝，

但要讓千萬美麗的新生命萌芽。

青春永遠在照耀，

永遠在呼喊！

白雪飄落，綠草再生；

人生的白髮

是青春的莊嚴的桂冠，

永遠消失的是形色，

永遠生活的是生命，是未來。

讓我們躍進啊，

青春的戰友們！

沒有不能征服的黑暗！

沒有不能攻克的敵人的堡壘！

沒有不能傾覆的暴君的寶座！

而永遠熊熊不熄的是青春的火焰，

是熱烈的生命，是戰鬥的靈魂，

是真理的號召，

是歷史運動的狂風暴雨。

草

一

我要新生，我是綠草。

我要伸出嫩綠的小手去接取陽光，

讓黑夜留下的淚滴消溶；

我歡喜，我生長在新的土地上，

我永遠沐浴着和愛的光和甜蜜的雨，

我要用我小小的生命，

裝飾這黃色的山谷。

二

我是綠草。

我的裝束很樸素，

也沒有美麗的花朵……

可是，我是春天的信號，
人們看見我而高興；
盛夏，勞働的人們
喜歡躺在我的懷里憩息，
到秋天，我就枯萎，
我準備火種給嚴寒的世界。

素描

霜降了。
霜柱支起了冬天的序幕，
飄落的樹枝，
放散着淋溼的水蒸氣；
霧，從一個山
跨過一個山走着。

太陽迷糊地從雲里出來，
像月亮那樣陰森，
大地，辛苦地呼吸了黎明的光線；
柿葉，槐葉，
紅了，更紅了，
照耀着枯黃的田野。

田野接着田野，
村莊對着村莊，
晨星落了，
山更藍了，
冬天的風開始航行在山的曲線上；
白楊葉帶着露水一齊降落，
樹林呼響，
白草擺動，
一隻晨鵲在寒冷中飛叫。

風掃入村屋，
從院落里
帶出公雞驕傲的對話；
門響開了，
從堅壁的小洞中，
狗跟小豬打伴擠擁出來，
在河灘上徬徨，
牠們的鼻樑上
滿長着霜鬚。
小河燦燦着光亮，
流繞在小山的旁邊，
河橋的霜痕上，
印下了長長的足迹；

自衛軍剛走過去的，
他們漸走漸遠，
標槍和棗樹枝交織在一起，
從曠野中迴旋來他們的早操的歌聲。

炊煙與霧結合了，
太陽更加模糊，
大街上
有老頭子套着手，
在一張牆報下邊張望；

井上，樓樓哇啦咕地叫，
水滴像溶臘，溢瀉在街道上，
拖碾的，在吆着驢，
驢兒昂頭高叫，
像銅喇叭那樣響，山都震動了。

這時，子弟兵走來了，
一行列從街上經過，向山那邊去，
哨兵站在小山丘上，
像一棵天然的小松樹；

在山的那邊
通訊員騎馬在前，
成羣的騎者跟着奔向叢林里去了……

在星下面

衛奇宇

在唱歌中
升起來

星

無須點亮馬燈
不是怕風吹滅
因為天上打着燈籠
陪着我
守衛着我們的司令部

兵

我是農氏
穿上軍服，我就是兵
有鞦韆一樣的
我有一隻槍
有種子一樣的
我有子彈
土地永不荒棄
土地上有我的族
戰鬥永不失敗
戰鬥中有我的血和意志

而我
永不怕

意志

我忠於人民
信仰我的主義
花要在冬天開
樹木要在冬天直立而常青
人，要在戰鬥中生活

希望

將自己
比作冰
莫貪溫暖
否則就要溶解
將這些木頭
搭起一座房屋
將這些石塊
架起一座橋
將蜜
分散給弟兄
將花朵
戴在人的頭上
將我們的族呵

同志

蜜蜂去採蜜去了
螞蟻子去搬糧食去了
我來割稻

蜜蜂用翅膀飛
螞蟻子用全身爬
我用腳走
然而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工作者
都在作工
都不是爲自己

敵人

耶穌只有一個餅子
分給七十二個門徒吃
太陽只有一個
給每人一份光
地球只有一個
給每人一塊地
不管是誰
破壞這個原則的
就是敵人



掘墓者

賈植芳

漆黑的深夜，我在廣野上獨行。淒厲的風吼過去，捲過來，像一羣無告的冤魂在這人世都入夢的時間，作着他們的悲哀的申訴和抗議，仇視着生活的人類。貓頭鷹在遠遠的山林間啾啾的縱笑着，竟是勝利者的歡呼一樣，使人心悸。這黑暗的勝利者，他在這寂寞和寒冷中歡呼，沒有顧忌，沒有憐憫。蝙蝠們，先前還是在這低空上匆忙的迴旋，現在是收起了翅膀，又到他黑暗的洞穴中作自己可笑的夢去了。當他已真的造出了這一個悲哀的恐怖的局面，完成了使命，自然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為他還有他「明天」的工作呢。

沒有恐懼，我是深沉的悲哀，——不，簡直可以說是寂寞。難忍的寂寞，使人憤怒的寂寞；我挺着身子站定了，風的吼聲是更大了，好像是加入了新來的悲屈和憤懣。大地被激烈的震憾着，砭骨的陰氣刺入肌膚，直到心的深處。森林中，狼又開始他的嗥叫了，起先是嬰兒的哭聲一般，婉轉而哀淒，漸漸的聲音嘶長了，竟壓過風的怒鳴，在大地上抖動，使我毛骨森然……我從寂寞中感到絕望了，於是繼續移動我的失掉知覺的脚步。這不是散步了，我想，這是無目的的行。於是，我低下頭去，舐着乾澀的嘴唇……

風勢捲過山峽去了，貓頭鷹的笑聲和狼的嗥叫，像也暫時停止了，宇宙是真空一樣的寂靜，

好像掉一根針在地上都聽得見響……

我聽見金屬掘在石頭上的輕脆的聲音。我心裏起了一種溫暖的混和着希望的情感。我想，在這樣的深夜，在這樣凍結的土地上，竟有掘着土地的聲音，好勤勞的播種者啊！

我怀着羨慕和渴望奔向聲音的地方去。一個人類，身材是這樣的高，一張寬闊的臉上，兩隻迷亂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着陰淒淒的光。他是這樣的衰弱，正彎着腰，用腳踩着鐵鍬掘着，並沒有發現我這個同類者。

金屬激烈的響在凍結的土地上的聲音……「喂，在這樣寒冷的深夜，你一個人這樣的工作，是——？」

我懷着極大的同情，溫和的發問，覺得自己牙齒上下的噁嚮着。夜太深了，風捲過山峽，像是休息去了，貓頭鷹的勝利，已然慶祝完畢，「倦勤」了，只有狼的嗥叫，又是細而長的延續着……

「我在掘墳墓！」
他仍舊彎着腰，辛勤的工作着，并且冷冰冰的答覆我了。我感到迷惑，實在太迷惑了。

「掘墳墓——」我低語着，重復的，舐着自己越發乾澀的嘴唇，「是村子上，或是，——請你原諒我，先生，自己的家裏，有急病的人？但是，先生，即或有這樣不幸的情況，那你也得朝希望的路上想辦法，比如，走一點遠路，請個有

名的大夫，或者，就乾脆送到城內的教會醫院裏，即或萬一人不中用了，那你也得請陰陽先生，然後按次序舉喪，何必這樣上緊呀？而且……」

「我在給自己掘墳墓！」
他的答語，顯然沒第一次溫和了，腰彎得更深，鐵鍬的聲音，已不復發出金屬相撞的聲音，他已掘入地層，在鬆土上工作了。

我是窒息一樣的，從頭頂到腳跟，都冰冷了。寒冷，狼的嗥叫，都像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先生」，我溫婉的說，「你有什麼事想不開？要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貴重的呢。一個生存的價值，是無從估量的。」……

「這不用你管！」
他竟憤怒了，一直沒有望我一眼，身子彎得更低，因為他的腳，已踏進了他掘的土中，工作在加速着，而且也容易……

「先生，你不能！」我幾乎是含淚的大聲喊，「你不能！你的生存價值……」

「說不用你管，不用你管，簡直是討厭！」
他的聲音，竟這樣激烈，使我在悲哀中嗅了一驚。「因為這是我的意志。我不是帶着使命行事的，這是我的意志！」他又像解釋，又像自白，但聲音溫婉一些了，我恍然記起古人的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大概我的真誠已經感動他了，於是，雖然是更激動的，但也更順奮的，我竟一步奔上去，奪住他的鐵把。

「先生，你要想開，希望，朝希望的路上走，一個人不可自尋短見……」

他沒答語，我是已經喘不上來了。他激烈的抗拒着，我的腳已經踏入他掘的鬆土上了，像掉去一樣，我嗅了一驚，——忽然掘得這樣深和廣

他的抗拒卻忽然停止了。

灰白的面孔上，鼻翼掀動着，他笑了。——
關旁邊有兩道深深的紋。

「你真可感謝，」他平靜的說，「但是你一個人，在這深夜的荒場上亂走什麼呢？這樣寒冷，恐怕也是懷着什麼悲哀的心思罷？」

「我在想一個問題，這已然好久好久了。」我說，心裏想，事情有轉機了，於是，心裏竟洋溢着成功的溫暖……

「問題？」他歪着頭，正式打量着我，「我看，和我一樣的解決這個問題罷！」

舞龍者

冰菱

我是很喜歡聽見鼓聲的。

「勝利」之後，似乎並沒有多久，就是舊曆年了。我覺得很無聊，很無聊。一天晚上，在房間裏實在奈不住了，又聽見外面有要龍燈的熱鬧的聲音，就走了出來。但待到我趕了去，龍燈已經不要了。但我發現了，走在破爛的、狼狽的，實在有些可厭的龍燈之前的，是兩個鼓手，一個是駝背的老人，一個却是稚弱的小孩。我看不清楚他們底臉。他們敲起來而前進了。

是在密集的人羣之中前進，後面是那一條破爛的、狼狽的、實在有些可厭的龍燈和那些舞龍的赤膊的青年們。鼓聲不停地響着，我突然覺得歡喜。我急於要看見那老人和那小孩底臉，並猜想他們底心境，但我看不到，鼓聲響着，後面有狂呼聲。我們一同前進了。

後來我不再想清楚他們了。單調的鼓聲在

忽然，我覺得自己已然在他的腳下，沒有疼痛，我看見他的笑，——是這樣的，死的笑，刻在他的灰白的臉上！

恐怖！我的全身都冷卻了，我掙扎自己……

我到底離開他了，我在廣野上狂奔！
風尖利的刮着，天空突然出現了星羣，空間是淡藍的，在東方的天際，開始閃爍着血紅的光亮。

村中的鷄啼叫了，許多聲音應合着……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

彌漫的烟霧和熱鬧的人聲之間響着，它本來是那慶齊涼的，現在却突然地迸發了勇壯和快樂。好啊，快樂！我想，於是我們前進，經過光亮的街又經過黑暗的街。

末後我們走進了一家神糧底院子。那裏面燒着紅亮的爐火，準備放花的。鼓聲停止，龍燈在火花中舞了起來。突然地鼓聲又起來了。

我厚着面皮去要了兩筒火柴來，我決心放下花試試看。龍燈再要開始，我正要點燃我底花的時候，一個赤着膊的少年從破爛的龍燈中鑽出來了，脫下了他底滑稽的破草帽，筆直地站在我底面前，向我嘻嘻地笑着。

「你是我們底先生，我們是你底學生啊！」他快樂地說。

我看着他，是的，他是我底學生哩。是這樣的學生，上過幾個月的歷史課，罵過他幾次，因

爲他是非常的拙劣和愚笨。有一次，考着付國藩怎麼打洪秀全之類的東西，他兩個鐘點都做不出來，別人一齊繳卷了，他還在吸着鼻涕，挖着鼻孔，剔着手指，抓着头髮。我有點替他着急了。我想，誰知道他媽的會國藩與他有什麼關係呢，他又何必這樣認真。我去收他底卷子，但他拾起頭來友愛地，又是頑固地看着我，好像說，他和我之間原是很親密的，不過，因爲分數的緣故，他非要拚命做出來不可。他一定不叫我收卷子，同時那麼友愛地望着我笑。我被他征服了。

「你及格了。」我說。

現在，他因爲我是他底先生而榮幸，這鄉下的笨拙的少年。他一定是快樂而又幸福，因爲他原是那樣的怯而害怕說話的。我看着他。他赤裸着他底瘦削的，雞看的上身，戴着奇怪的破草帽，頭上又扎着紅布，臉上又畫着花紋，簡直好像荒山中的小強盜。我想，他現在該已經忘記了會國藩之類了吧，這真是極好的。我也因爲是我底學生而覺得榮幸。

「你們要起來，我來燒花了。」我說。

他活潑地跳了兩下回到那條破爛的、狼狽的實在有點可厭的龍燈裏面去了。火柴在我底手里爆發了一下，以無數明亮的火花噴向空中去了。那條破爛的龍在烟火中突然好像獲得了生命，因飛騰而變成了壯麗的。突然的他們一面舞着，一面喊叫，狂歌起來了。我相信我底學生是喊得最嘹亮。他們不停地狂歌了，那些赤膊的青年們！破爛的龍燈就在猛烈的烟火中，繼續地飛騰着。它也能飛上高空嗎？——但那老人和那小孩底鼓聲却在大的喧鬧之中頑強地響着。它急速地，勇壯地響着。

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乾隆皇帝聖慮發微

鄭達夫

清乾隆朝的許多文字獄中，尹嘉謨爲父請繼，並請以其父和「我朝」其他一批「名臣」一同從祀孔廟，又爲他自己討賞花翎一案，魯迅先生曾據「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以及尹氏所纂的「小學大全」，寫了一篇「買『小學大全』記」(見「且介亭雜文集」)，論述其事，甚爲詳盡。尹氏所請三事，本來實在並無一點惡意，而其所以竟然惹得乾隆皇帝如此赫然震怒，竟然闖下了這樣的大禍者，據魯迅先生分析，原因是：

「……這回的禍機雖然發於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却不許『學樣』，因爲『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爲『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名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名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

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個潮流』，也就是『聖意』。……」

我也以爲是這樣。因爲，從來所謂「太平盛世」，都要誇耀什麼「一道同風」；這就是說，統一之大業，必須把人的心思智慮都統進去，才能算是做到了家。張居正一下令禁毀天下書院，至今還爲人稱道不衰，這就是明顯的例證。大抵恩榮生於懷疑，懷疑生於是非，而非又生於比較；只有一種是非時，人們只能認爲它是得對，也非得對，結果都還是「是」，並無所謂「是非」；必有兩種以上的是非，一方面固然是其所是與所非，另一方面却又非其所是與所非，這才真的非判斷一下「是或非」不可；而等到有此必要時，懷疑之心也就逼出思索的必要了；而等到大家都認真的思索起來時，那所能引起的後果，也就真的難說得很了。故凡大一統之君，必皆備備於紛歧錯雜之思想，儘管其中或者並無直接不利於他的思想在，亦非力謀「定於一尊」不可的。但魯迅先生據「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說這一案的結果只是絞殺了尹嘉謨一人；茲據「春冰室野乘」的「尹嘉謨罪案異聞」一條，則又有

異說。異說的來源是，「膠州逢福陵觀察鳳承」的「姻家某氏之先人」，「於乾隆中爲刑部郎中，總司秋審，此案經其一手辦理，曾奉旨爲紀事一篇，今其稿尚存某氏家中，逢君實親見之」云。紀事略謂：

「嘉謨既得罪，奏書已定之次日，上知其君之與嘉謨契也，特命某君往獄中宣旨。且賜御酒酒肴一席，命某君齎赴獄中，賜爲己所攜入，以與嘉謨餞別者；諭令酒罷毋遽就死，而先以嘉謨所言，暨飲食與否親自回奏，再俟後命。某君遵旨往，有頃復奏，謂嘉謨謝恩就坐，顏色不亂，賜賜如平常，惟深自引咎，辜負聖恩而已；凡飲酒三杯，食火腿及肥肉各一片，云云。上聞奏微哂。俄頃，命召嘉謨至，先數其罪，後乃宣旨，敕令歸田。又問尙有何奏。嘉謨頓首奏云：『臣蒙皇上天恩，至于此極，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頹，無以圖報，祇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萬壽，國家昇平，雖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間斷。』上大笑曰：『汝尙欲活至百年乎？』因揮之出。」

這樣看來，尹嘉謨不但未被絞決，而且竟蒙赦歸田了。誠如「野乘」所云：「嘉謨雖奉嚴旨，旋蒙赦宥。聖人之明罰勅法，而未嘗不俯順人情，操縱之神，固非下士所能知矣。」

我當然也是「下士」，但竊以爲於「聖人」之用意，豈又還可以仰窺其萬一。蓋乾隆皇帝發放了尹嘉謨之後，「翼曰，復召某君入見，賜酒食，即於御前就座，且命內監給紙筆，使某君將此案始末情形，詳細紀錄。某君且飲啖，且

書，日吁始脫稿。上閱之，頗嘉許其詳盡，即以賜之。逢君所見，猶是當時呈進原本也。」這明明是，凡所做的這些，實在正惟恐人之不知；不過又不便正式宣佈，就弄成這樣而已。下令要殺，其所欲藉此以昭示世人者，已知魯迅先生所說；至其所以忽然又殺的用意，亦有可得而言者焉。

原來，清朝對於朱子，雖說不許「學樣」，究竟還是「尊崇」；睿慮淵深，聖謀遠大，所以如此，必非偶然。講學聚徒，門戶紛爭，是道學家的壞處，但除此而外，好處可也太多太多：「臣罪當誅，天皇聖明」，是其一也；「反躬自責，盡其在我」，是其二也；而第三，「死生之際，鎮定不亂」，這尤其重要無比。蓋人雖奴隸於平日，及至性命將被奪去的時候，往往也就會挺而走險，不奴隸起來；至少也會口出怨言，再不濟也會有怨望之心，見於容色。而這二點怨望之心，雖不一定就做得出什麼，但也不定就做得出什麼；「聖人」知其然也，故制為臨死還要北望叩首謝恩之法，以彌禍於無形，——這個道理，我曾在別處研究過一次（見「希望」一集四期所載「青面聖人」），這裏不復贅說。這裏所要說的是，叩首謝恩之類形式，力量還是有限，未必就能使叩謝者中心悅而誠服；於此，求所以治心之道，皇帝又有所不能，不得不藉助於聖人——另一意義的，通常使用的狹義的聖人，例如朱子就是。傳說邵雍臨死時，朱熹在旁邊就給以提醒曰：「戒之戒之！平日所學，正要於此時受用。」那麼，他們的「平日所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很容易知道了。人之常情是每每因死的脅迫而反刺激起生的追求，道學家却能使人一

死到底，使人一直雖生猶死，最後就帶着這「猶死」跪迎真死的降臨，這實在是絕大本領；而對於皇帝，故亦有絕大用處也。

尹嘉謚自命「名儒」「名臣」，可能激起是非朋黨之爭，這是道學的壞處，乾隆皇帝故即因此而「明罰救法」；但他於聽實死罪之後，居然還是「謝恩就坐，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惟深自引咎；辜負聖恩而已；凡飲酒三杯，食火腿及肥肉各一片」，這又正是道學的大好處，乾隆皇帝故又非因此而「俯順人情」不可了。但當然不是什麼「俯順人情」，倒是明明示以獎懲優貶的「無言之教」，亦即是文化政策的示範；使天下士子既了然於道學中何者為不可學，又更了然於何者為不可不學，只在「一怒一喜，一誅一赦之間，立刻就能端正習而正人心，——真的，連我也

學生與政治

列普曼，德國的名記者，英勇的反納粹運動者，在他的反納粹的名著「地下火」裏，分析了青年歐洲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動向，這樣說：「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到了夜間，會往那裏去呢？他們是怎樣度過春宵的？是不是約了女性去逛公園？是不是到旁的地方去玩要？他們會不會去跳舞，或者討論人生方面命運方面的不道德的問題，以消磨長夜嗎？不，那是絕對不會的！年紀在二十至三十中間的青年人，既不會跳舞，又不會討論人生問題，他們對於宇宙間大自然的美，毫不注視，而且也毫無感情。古舊的歐洲的青年人

要說：仰見大聖人操縱之神，固非下士所能知矣！

尹嘉謚，博野人，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名會一，字元字，官至吏部侍郎，以顯官而兼鉅儒，孝子，以及詩人；並且著有「健餘詩草」，「清詩別裁」選其「居庸關」七律一首，在二十七卷。至於嘉謚自己所著書，據魯迅先生說，有書簡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關於他們賢裔的事，現在只知道這些；好在並無替他們作傳的意思，也懶得再加考索了。

不過，同在博野，同是清朝，一方面出了這個恪守程朱而恰恰替程朱出醜的尹嘉謚，另一方面又出了力攻程朱而終身確保其高風亮節的顏元；不知二人之間可有何種關係，借一時無法查出；否則，一定很有趣的。

宗廷父

已經轉向於政治。政治對於他們，足以代替大自然，愛，美，和宗教了。」這是一段含有極深的啓示的話。

當我們觀察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時，不難見到，這實在是一段先進人類在找尋着自己的生活，找尋着決定生活的關鍵，日益迫近於生活的集中之處的歷史。中世紀的宗教統治，其最大的目的無非是引導人們遠離於生活的集中之處，使人們掌握不到決定生活的關鍵，因此看不到全生活的真實相，而專一望向天堂。等到布爾喬亞興起，陳舊沉暗的社會生活裏注進了一股新的血液，

人們于是就被鼓舞起來，因自己的初始發動的飛躍式的生活要求而就有了找尋生活的從要。最初，還是通過宗教的，把人間的生活引進宗教中來，把種種較有生活性的異教當作生活的關鍵，希望由此而把生活變好。其次，較進一步，找到了美和愛情，把一切生活的鬥爭都從這兩條道路推過去；這大約也就是浪漫主義的生活實質。

較之異教，浪漫主義的美和愛情，距離生活的集中之處當然已近得多了；通過美和愛情的道路的生活鬥爭，確乎也能較實在的實現那種生活要求的原來目的。然而，它們終於這並非真正的生活的關鍵，終於這並非真正的生活的集中之處。布爾喬亞的興起，只能把先進人類在找尋生活的道路上推進到這一步。因為，他們所建立的生活秩序，根本就還有曖昧之處，根本就頗不合於人民的生活的真理；他們有不得不隱蔽起真正的生活的關鍵和集中之處的原因；他們之所以只揭露出美和愛情來，供給人們作生活鬥爭的道路，正由於他們所能容許的生活鬥爭也就只在這個限度之內。

到了新的人羣興起的時候，情形就大為不同了。他們所要建立的生活秩序，正是與人民的生活的真理全相符合的。必須動員全部的生活鬥爭，解放全部的生活要求，從生活的全領域集中起一切力量來，才能真正建立起這種生活秩序。因此，他們不但不隱蔽，而且非把生活的真正的關鍵和集中之處宣示出來不可。在這種宣示之下，先進人類這才終於面對面的迫近了生活，有了一轉振而全部社會生活隨之翻動的可能。這就是說，生活原來真正的集中於政治，而先進人類在找尋生活的道路上終於找到了政治，如列普曼所云

云。

在中國，生活鬥爭也經歷了上述的幾個階段。反映於五四階段的新文藝中的，生活鬥爭正是圍繞着美和愛情的軸；五卅以後的新文藝中所見的，就日益顯明的總是動員了一切生活節目而爲了政治了。這當然完全並非偶然。

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嚴格的生活集中點就不得不不是政治，只有通過政治才能解決一切生活鬥爭上的問題。在今天，正因爲整個的鬥爭是必須特別緊的掌握住生活的這個決定關鍵方能制勝的，鬥爭本身就已空前的集中於生活的這個集中之處，所以生活本身之向政治集中的程度也是空前的。這種具有高度的集中性的生活局勢，迫使每個忠實於生活者都必需使生活具有積極的政治性，否則就連不求鬥爭的生活也將沒有機會了。這是今天中國的社會生活的铁的紀律。

對於青年，特別是學生，情形當然也並無一點不同。只須承認學習也是生活之一階段，就不能說學生與政治無關。而況，所學習的即既是種種生活的知識與技能，又怎能獨獨把關於生活的組織的知識，和掌握生活關鍵的技能，這最重要

的兩種丟掉呢？

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學生的生活必然經常的具有最積極的政治性，和一般先進的人們一樣，或因其急待學習而遠比一般人更甚。拿東漢和宋代和戊戌時代的學生運動來比擬，都已經不夠的了，因爲那是應變而這是處常。就拿五四運動來比擬，也還稍嫌其政治性未能充份的透透。今後的學生生活，不僅要在「運動」時具有積極的政治性，就在不「運動」時，就在上課，聽講，下課，筆記的生活程序中，也必須一刻不放鬆的掌握生活的這個關鍵，轉動生活的這個軸。

有所謂政治鬥爭退出學校的主張，那是不對的。即使是爲了消滅那惡劣的政治因素，這樣做也無用。能消滅惡劣的政治因素的，還是同爲政治因素的那進步的政治因素，而兩種政治因素還是就要鬥爭。舉一個例，就說反對學校裏特務的橫行吧，在他們還正橫行的時候，豈不是只有發揚學生中的進步政治因素，才能反對的麼？

這次，許多學校的「運動」，就應該是今後學生的經常的政治性的生活的開端。政治性隨「運動」以俱長，但決不能隨之以俱消。

一九四五，一一，一六，夜十二時

「政治雜感」雜感

竺夷之

接到朋友的一封信，在「匆匆祝好」之後，又有兩句附言：一句是：「能寫點短的政治雜感麼？」另一句是「私事」這真不必說它。不知從什麼也是雜感之類的文章上看到過，說西洋人的

信總把主要的意思寫在正文的前半，中國人却把它寫在正文結尾處，或者簡直完全在附言的一兩句裏，由此可見民族性之差異，文化系統之不同，云云。我的朋友很少，常通信的尤少，「國際

友人」則是一個也沒有的。所以看了這封信之後，立刻想：這是專為出題目要文章，才來信的吧！但又立刻覺得也未必然，蓋以我自知非那種一字千金，廣通聲氣，應接不暇的文豪作家之流，要我寫點什麼，儘可開門見山的說，殊不必如此之詭譎也。我常常寫點什麼，我的朋友們也常常寫點什麼，彼此傳觀，當作較完整較系統化的通信；有時借什麼出版物的篇幅印了出去，也不過爲了向茫茫人海中尋求幾個近似於已知的友人的未知的友人。「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息，不如相忘於江湖」：這誠然是名言。但既沒有在江湖中圍圍洋洋的福氣，當這遠轉轉困頓於涸轍中時，恐怕能做到的也大抵只有這樣；雖不免「門戶」或「宗派」之嫌，將使一切圓融通達的賢人君子齒冷，也顧不得了。而我之並非文豪作家之流，由此也就昭然若揭了。

但既並非文豪作家之流，對於朋友的真誠的期望，就不能管它寫在信上什麼地方，總得拿出來一點實績去才是，——就是說，要做文章。這樣一來，一難臨頭。而且既沒有文豪作家的本領，不能妙筆生花，又面對着朋友的真誠的期望，更不忍推脫敷衍，——就是說，要搜索枯腸。這樣一來，又二難臨頭。雙難臨頭之下，於是又回到「政治雜感」上面去。

要說政治，當然：是有很多可說的。國民大會，政治協商，接收東北，收復人心，懲處漢奸，清查逆產，乃至管制東下木船，登記還鄉義民，信手拈來，那一個不是腥紅的墨水寫出來的時髦的問題？然而，嗚呼，我覺得我沒有一句話可說。

現在的不行，還有將來呢？當然，中國前途

，世界和平，百年樹人大計，十萬里鐵道計劃，較近的還有建都，還都，都是與國家興亡有密切關係的事，匹夫有責，也大可以起而仗義直言。然而，嗚呼，它們之於我是渺渺茫茫，我之於它們亦惟模糊糊而已。

至於過去的，什麼代表人民的宰相制呀，人民參政的科舉制呀，中國式的民主呀，世界各政體中最優良的君主專制政體呀，有一個時期，幾乎也都曾關心過的。然而，嗚呼，我現在又覺得，現在這去糾纏這些，簡直是十足的蠢才。

欣逢言論自由之時，本可以自由的言論一番，然而却還是這麼思前想後，終於說不出一句話來，這當然只有怪自己低能，無所怨尤。但有時從朋友的來信和談話中，也發覺發現了類似的情形。我不以為他們是也一樣低能的，却以為他們說不出什麼的緣故是和我兩樣。這所謂緣故，又斷非暗示什麼無形的壓抑，暗中的羈絆之類。對於此中門坎，我一點也摸不清。舉例來說，陝西省主席祝紹周到重慶後，即向記者發表談話，自稱贊成「言論自由」而反對「自由言論」。我從報上看到後，研究了兩整夜，用過演繹法又用過歸納法，結果就一點也沒有弄清楚他說的究竟是什麼話。至於方才所說的「自由的言論一番」云云，是否即在其所反對之列，當然也不知道，很難說了。

我會經很想學佛，到現在竟也沒有學。只據耳食之談，知道佛家之中有禪宗一派，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直指本心，立地成佛的。而「直指本心」的方法，據說也是不用語言文字，只給以迎頭一棒喝；或雖有語言文字，也只是簡簡單單「作獅子吼」的一問，相機指點，並無什麼

一定不變的繁多完備的理論。我想，這恐怕是離乎太好的方法。蓋若專以教義寄託於語言文字之間，即不免因此生出許多麻煩。或有言與事之不符，或有言與行之相違，更或有言與言之自相矛盾；不但引起瑣碎詰難，是非紛紜，天下從此多事，而且連本身的存在或亦不免受其影響。只有先由自己什麼不說，或說而等於不說，然後才能使別人也什麼不說，或者說而等於不說，麻煩省却許多。對於有所言的人，正經的言其所言的人，則言之與事不符，言之與行相違，言之自相矛盾，任何一項都可以用作攻擊他的武器。對於根本無所言的人，或明明明白白的自己就毫不把所言當作一回事的人，則即使用了上述所有的武器，又能有什麼用呢？聲聞路絕，言語道斷，以大漏范，得大方使，則所據雖僅耳食之談乎，而我亦不得不歡喜讚歎，合十頂禮，推爲真正大乘無上妙法也。

我於佛學實在無所解，這是第三次聲明了。凡以上所說，或許一無是處也未可知，敢請內行的人不要攻擊爲幸。（自註：這其實即是上述方法的實際應用，但未必用得好耳。）然而，我又依稀覺得，近幾個月來正如置身於一個大禪林中，眼前紛紛，皆爲迎頭之禪棒，耳邊嗚嗚，無非猛喝之「話頭」。私心也每有不以爲然者，想說一點出來。但即刻，那所不以爲然的對象似乎並無其物了，連這「不以爲然」也即刻竟似並無其心了，於是成天開口不得，實在氣悶已極。而且還說不上氣悶，因爲是在內部就自行消解至於無，並非有什麼要突出來東西而被「悶」住。這樣離奇的「精神狀態」，實在從未有過，無以名之，只好冒充一回，自謂爲「禪悟」。而在「

「禪悟」之中，要寫什麼「政治雜感」，又怎麼行呢？

但在給朋友的回信中，却並未用「禪悟」字樣，只說是「麻木」。因為當時恰巧另有一個朋友來信說：「看着你的信，就好像讀着你的那些雜文似的。」云云。不知其本意究竟如何，但我總以惡意揣測為諷刺。因此，頗自檢飭，一覺到「禪悟」字樣正又有「雜文」氣味，立即不敢使用了。其實，「雜文」氣味究竟是怎樣的呢？也說不上來。天地之間大約並無什麼專供「雜文」的東西，語語裏面也未必有什麼只在「雜文」裏才許出現的話語。不過，有些東西，有些話語，較多次的在雜文中出現，大家對它們就覺着嗅到一種「雜文」氣味而已。所以，我的檢飭恐怕其實只是過慮；而這也就又可以作為又一證據，證明我並非「雜文專家」，要寫「政治雜感」是確乎困難的。

如果是雜文專家，情形當然大為不同了。前文所說的那些俯拾即是問題，再加以一管生花妙筆，一定可以寫出不知多少篇精彩的雜文來。天天聽得到與行相違背的言，看得到與言相違的行，也找得到自相矛盾的，或與事實正作反面的對照的名言議論，只須隨手拉出幾組來，再隨意點

染一下，就可以達到預定的效果。但從我看來，恐怕這也只是「文章」而已。當現實本身已成了最好的雜文時，當血與淚與汗已寫出了最好的雜文時，墨寫的關於同樣題材的雜文，恐怕真也只會成爲「文章」而已了吧？一個友邦的五星元帥來當大使，說明了任務是解決中國問題，而中國問題又就是軍事問題云。在這迎頭棒喝之下，你看，還不是硬問路絕，言語道斷？還有什麼可說，有什麼曲曲折折的雜文可寫呢？

於是，我還是只有寫些當作戰完戰較系統化的通信的東西，給予已知的友人，尋求未知的友人。已知的友人之一，似乎不願意我把信寫成雜文的樣子，我卻打算把一些像是雜文的東西來代替信。我也還有，——就是現在也還有未能「禪悟」的地方，就在這些地方我將說我的話。有人將斥爲不急之務吧？但我的友人們也許「急」於要看的。

那麼，現在這一篇就終於不是「政治雜感」，只是一封拉雜無倫次的信了。但總還算是關於「政治雜感」的雜感，就倒回去以此意命題，填上去。至于信的寫法，是否也是合于中國民族性的那一種呢？大抵未必是；但又難以確說了。

四五，一二，一，深夜。

忘掉

郭曉

四川的氣候，雖在炎夏，也是一雨成秋。昨天這時，還在院中噴蚊子，手搖蒲扇不停，汗下也不停。此刻，却坐在燈下，聽夜雨淅

瀝，居然有些淒涼之感了。正好做事，但又無做事的心緒；其原因，一大半是昨夜沒有睡好，還有一小半則不知道。

本來，昨夜還醒在床上時，就已聽到時雨之降，爲之大悅，算定可有一場好睡。但雨前的特別的悶熱，大概就已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留下了影響，所以結果還是輾轉反側，直至天已微明。面在這輾轉反側之中，偏又忽然想起亡友冀底與魯冀，深沉的暗夜中特別顯明的輓動着兩個面影，比暗夜更暗，大概已不是這人間所有的色，人間最暗的色也掩它不住了。

認識他們在五年前，得到他們死訊在三年前。五年前，大約有整整四個月時間，是和他們朝夕在一起的。不過友誼上融洽的只是冀底，和魯冀却頗有些齟齬。隨後，當那塊土地帶着人民從中國飛開去的時候，我們就狼狽的背向着它走掉，大家也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了。而三年前，也是酷暑之中，却得到他們的死訊。死的方式都很慘，但比較起來，使我覺得沉重的却是冀底而非魯冀。

這與友誼的厚薄無關，並非因爲魯冀和我曾有齟齬，遂於其慘死後以淡漠爲報復。世間固有不少這樣「恩怨分明」的人，對於逝者，雖被人民的歷史的力量所迫而不能不作表面上的推崇，實際上却仍牢記着小小的舊怨，仍不時以巧妙曲折的方式進行其破壞與詆誣；這樣的人或者也未嘗不是一「英雄」，但可惜我實在不是。我之所以對於魯冀的慘死比較不感到沉重，就只因爲他的死雖「慘」而實在並不「沉重」，並無別的須要隱諱或值得張揚的原因。

至於冀底的死況，三年前聽到的當時，就使我發生一種遠非「悲悼」二字所能說明的感覺，或者簡直與「悲悼」的感覺不能相容。其原因，當然還在「死況」本身之中。不過，雖是現在，

要把它詳細陳述出來，還是不可能的。只記得那第二或第三天，就在無可奈何之中，寫了幾首打油詩；現在鈔兩首如下：

「模範夫妻」眾口傳，「齊家」治國
「兩爭先」；機生修到「雙飛」福，有客旁觀亦快然。

死去原來萬事空，為仇為愛總相同。

——生前幸好能「唯物」，免見人間仍舊春。這所說的，只是他的生活中的某一部份，由生前到死後的變化發展，其實還不是真正的「死況」。但真正的「死況」也並無可說，也只是「慘」；而除「慘」以外還有「沉重」的，却正是這所說的這些。倘要「要注」一下，大概是：他曾經為愛和仇而生，又為愛和仇而至。這死，本來可以直接的證明仇，間接的證明愛。但在他已用死證明了仇，將更進而證明愛的時候，愛的本身却忽而消解了仇，忽而以它本身紊亂了愛與仇的界限，使愛與仇兩無所着，一無所有，使他的全部的死以至全部的生都幾乎無所附屬了。生本來是沉重的，死本來更是沉重的，忽然無所附屬而墜落下來，承擔住的人能不感到承擔不住的沉重麼？而我那時，以曾經確實存在過的友誼，就承擔了這承擔不住的沉重。而既然承擔不住，我也就終於想法搗掉了它。

這一搗掉就是三年。也曾幾次從別的思路上想起五年前的各種舊事，但對於他們，却覺得還是活着，至少也不覺得是死了，是那樣的死了。有嚴肅的討論，有輕快的談笑，有湊錢上館子去的大吃，也有為了工作中不同意見而生的爭吵，更有一些勤苦的經營奔走與鬥爭，在這些事件之中，在回憶之中的這些事件之中，他們和我，

都一樣的在做在說在笑。都一樣的有着鮮明的生命的形相，而死亡的陰影在這三年之中却從未有一次蒙蓋上來。三年前的沉重，幾乎等於完全未曾有過的了。

然而，昨夜，這沉重忽然又落到我的轉反側的身上，較之三年前且更有加增。我在重壓之下感到慄慄，覺得這三年的忘却却是罪惡，是以亡友的那麼沉重的慘死掉了的生命，藉着忘却和回憶的魔法，拿來作了充實自己的貧弱之生命的材料。我設想，假如自己死了，還不必那麼慘死，假如「死而有知」，我就不能忍受朋友單獨回憶他和我共同參與過的事件，更不能忍受他在那回憶之中痛哭流涕於我的死亡。這麼一想，再推以馮友蘭先生所提倡的「聚炬之道」，就更覺得深負亡友，實為逝者之罪人。

「親戚或餘哀，他人亦已歌。」於是我亂這麼吟詠起來，悽然有感於陶潛先生之先獲我心了。他這兩句詩竟為曠達，實在正出於死亡的劇烈的嫉妒，這是很能體會到的。

但即刻，可以標識一種社會傾向的這個詩人的大名，也就使我猛然驚覺：何以我的心情竟落到這一條路上來了呢？近些時日以來，朋友正從我的書信中看出我的生活道路上的某種危機，正以忠誠的友誼向我開展了鬥爭，我自己也逐漸看出，正在開始京服撥正。那麼，我之有這種心情，以及實際上正有這種心情才引起那個回憶，恐怕就都並非偶然的吧！

和陶潛那種態度相對立的，是魯迅先生的態度：「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就是產才。」這並非「幽默」的反語，而是生活的真理。世界總要存在，生產總要進行，為了「管自己的

生活」，非得把逝者的死亡「忘掉」不可；否則，死亡拖住了生活，歷史愈進而拖累愈重，生活就非得斬絕不可了。

即如我之不願死後被「忘掉」，到那時，結果當然還是被「忘掉」。我們的祖先大抵也不願被「忘掉」。我們現在則已經把他們「忘掉」。這是什麼？這就是生活的永恆的勝利，生活的所向披靡的進軍。

對於戰鬥者，也還是要「忘掉」吧！但所「忘掉」的只是他的「已經死亡」這一事實，以及由這事實而引起的哀愁，至於他的生活，當然還是活着的。即如我們說到魯迅，我們說他與「現代評論」戰，與「創造社」戰，與「新月派」戰，與「第三種人」戰，與「民族文學」戰，等等；而這些，都是活魯迅所做的事。我們並不老是在說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的魯迅的死，並不老是在說他死後的「哀榮」。而且，歷史上任何偉大的戰士，也都如此，也都是以他生時的戰鬥的業績被人們記憶，並不是以他的死亡被人們記憶的；我們所記憶的歷史上的戰士，都是「在某時曾經活過的」，而不是「在某時死去的」的，即使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為某種任務而犧牲，這也還是「為某種任務」和「而犧牲」，不過二者相距極近，還是兩個段落，而且重點所在也極易明白的吧！

那麼，冀底的死，也就還是充實的了。個別的愛與仇的混亂，而仍無害於整個的愛與仇的對量的分明，這這足證成這愛與仇的人間的堅實；何況死亡究竟是被生活所充實，生活並不待死亡來證明呢！



寒候鳥

——民間小故事

胡田

山西懷仁縣一帶有一種鳥，這鳥很奇怪，除了它的尾巴上長了一根長毛以外，身上只長一些很細很細的絨毛，乍看起來，就像沒有毛的一個肉疙疸。牠生長在沙窩子裏，如果肚子沒有餓，牠的腳是不想往外伸一伸的。

牠有一個很慈和的舅父，名叫喜鵲，很關心牠，時常到牠那裏來看牠，對牠沒有長毛，在露天里受凍，很覺可憐。牠便向鳳凰請求在每個飛鳥的身上捐出一根毛來拯救牠的甥兒。鳳凰答應了，就開會和眾鳥商議。大家都答應了，就從自己身上拔下最好的毛來贈給寒候鳥，把它按在牠的身上。於是，牠就有毛了，能飛了。牠的羽毛中有紅的，綠的，翠綠的，金黃色的……把牠配扮得非常美麗，比其他的鳥都好看，毛也更豐裕。這時喜鵲看了很歡喜，眾鳥們也都很高興。許多鳥都來拜訪牠，和他做朋友。

寒候鳥覺得自己高傲起來了，對於來來往往的客人覺得有些不大配和他來往。首先是麻雀，其次是烏鴉，再其次是黃鸝，最後連燕子，海鷗……總之，他再不願意那些小東西和牠來往了。牠現在只感興趣於「閃閃着五色的翅膀，在萬里無雲的青藍的晴空下」唱着牠最得意的兩句歌：

格噠噠，格噠噠，

鳳凰也不比我大！

眾鳥們看到自己不受歡迎，漸漸不來了，大家都不去告訴鳳凰，要求收回自己的毛來。鳳凰開始不相信。但有一天牠坐在宮門口，她也聽到寒鳥飛翔在他的頭上，唱同樣的歌了。她想：『這還行！簡直要造反！』第二天便去叫喜鵲來問：『你的外甥爲啥這樣狂妄？』

喜鵲答道：『好我的王爺哩，不用提啦，牠自從有了羽毛那一天起，牠的眼睛就從不再看得上我了。』

鳳凰聽了大怒道：『豈有此理！』就下令叫各個飛鳥到寒候鳥那裏去拔回自己的毛。飛鳥都去了，各自從寒候鳥身上，恨命的拔下自己的毛，走了。從此寒候鳥就永遠成了一個肉疙疸，只有喜鵲——寒候鳥的舅父，念舅甥之情，把牠自己的一根毛，仍舊給了牠說：『那根毛我不要了，讓它留在你的尾巴上吧，』說完就走了。

從此，寒候鳥就孤獨的，只拖了一根長尾巴。

二

寒候鳥的羽毛沒有了。到夜里沒日頭，只得瑟瑟地，牠伸開腿躺着，不行！縮成一團躺着，也不行！直冷得牠叫：

噶噶噠，噶噶噠，
冷死個我，
二月天明是個窩。

天明了，太陽出來了，山里山外到處都是暖。寒候鳥翻了個身，就躺在地上伸開兩腿睡下了。牠覺得睡覺比做任何事情都舒服，牠什麼都不幹了。直是唱：

得過且過，
得格格哩哩暖。

牠一天又一天的，就這樣過去了。春天完了，夏天沒有了，秋天也看不見了。但是，寒候鳥仍舊沒有一個窩。只在北風吹得牠忍不住冷得時候，只在這冬天的夜里，牠才記起牠應該造一個窩。然而天亮了，太陽出來了，牠就又懶懶的睡在山格峽裏唱起來：

得過且過，
得格格哩哩暖。

眾鳥們見了牠，不再理睬牠，有的還吐牠的口水——寒候鳥孤獨了。不過，牠仍舊這樣活着。只有一天，那真是：人倒寒，禍就臨，天上的雪花一縷一縷的往下滾，地上的雪壘起了兩三尺厚。所有的鳥都飛進自己的巢裏去了，暖暖的。爲窩還在巢裏說悄悄話哩。但是，寒候鳥呢？早凍死在雪裏了。沒有鳥再去看牠。牠的舅父也沒有了。

一九四四·七·二十日。南泥灣。

註：『得格格哩哩暖』是山西的土話，即形容山窪窪里晒着太陽的暖意。『得過且過』：晒着太陽的山窪窪里。



張天師的同學和水鬼

梅志

湖北民間傳說

清明前後，雨水正多，有一位縣官，因為調了差事，只好在這泥濘的路上奔波着去越任。他坐着轎子，雖然沒有受到行步艱難的苦處，但也可生成酒脫的脾氣，眼見到那兩名轎夫，抬着他氣喘氣喘的在爛滑的田岸邊小道上艱難地走着，左右傾跌，心里老是不忍。

「喂，停下來吧，讓我來自己走走。」轎子停在一塊山石邊，它下面有一股溪水潺潺的流着。

「此去張天師的上清宮還有多遠呀？」老爺問。

「回老爺的話，再上去幾里就到了。」轎夫回答。

「好，我慢慢的走上去吧，也表示我訪友的誠心。」

這位老爺正是張天師的舊同窗，在他知道自已赴任的路上要經過虎山附近的縣份過，就決定繞一繞道去拜望那位老同學。他心里：不知道他做了天師以後變成怎樣了？是不是真地成了神仙，再不像從前當凡人的時候和我們一樣有說有笑了？

轎夫抬着空轎，在前面引路，老爺拿着雨傘當棍子，一步一步地拄着，路上的浮泥黏着鞋底

，又膠滿了傘尖。在走過一個池塘旁邊的時候，他用傘尖撥掉了鞋底上的泥，再把傘尖伸進池塘去洗一洗。實在累了，於是又坐上轎子，讓轎夫把他往山上抬去。

張天師熱烈的接待了他，還是和凡人一樣有說有笑的。用過了豐盛的飯菜以後，就引他到花園的亭子里閒坐，一面喝茶談天，一面欣賞龍虎山的風景。這亭子高據在園牆的上面，園牆外面是繞着它的一條山路，下半山的細雨濛濛的景色都呈現在前面。是多年不見了的老同學，而且各人的環境不同，一個話題接着一個話題地談了下去。正談得起勁的時候，這位老爺偶然向亭子外面的山路上望了一下，性情曠達的他也不免吃了一驚：一個溼淋淋的像人又不像人的綠色的東西正在那里向他們跪着，一對眼睛閃閃地放光。

「你看你看，那是什麼東西？」他連忙地問張天師。

「唔？呵，他麼，沒有什麼，不要管他，我們談我們的罷。」張天師只斜過眼睛望了一下，好像毫不奇怪的樣子。

他不好意思追問，又和張天師繼續談了下去。但心里總有些不自在，過了一會又向那里望了一望：那東西還是在那里向他們跪着，一對眼睛閃閃地放光。他抑制不住自己了，站了起來：「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非告訴我不可。」

「不要管他罷，我們還是談我們的好了。」

「不成不成！你做了天師，我這個老同學好容易來看你這一趟，未必這一點天機都不肯透露麼？」

張天師知道拗他不過，只好說了：

「還要問，還不是你惹來的！」

「什麼！是我惹來的？奇怪奇怪，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個事，那麼，我問你，你是不是在路上下轎子來走了一段路？」

「不錯。」

「是不是拄着雨傘走，傘尖上黏了一尖子泥？」

「不錯。」

「是不是你把傘尖子在路邊的一個水塘里洗了一洗？」

「不錯。」

「那就對了，他就是爬着你這個貴人的傘尖子上上來的。」

「呵……原來如此。——現在他跪在這里做什麼呢？」

「做什麼？有什麼好事，還不是想討一點東西。」

「那你就給他一點什麼好了，我看他也很可憐的。」

「給他一點什麼？那怎麼行！你不知道這些東西，不要管閒事罷，我們還是談我們的。」

但話是再也不能和諧地談下去了。張天師底這位酒脫的老同學，從不肯相信世界上有什麼嚴重的事情，所喜歡的就是——一個爽快。過了一會，

斷斷續續的話也談不起勁了，於是又站了起來，說：

「老張，我說，這樣太費風景，你還是給他一點什麼，把他打發走罷。」

「不成呀！老兄，你不知道，他會出去搗亂的！」

「不管他，事情既是我惹來的，算他的造化，我就要成全他。也算是我和他有緣，你一定要替我完成這一樁功德。老同學，這一點面子總應該有的！」

兩個老同學相持了很久，張天師看看知道拗不過了，只好說：

「也罷。不過，你看就是了，他一定要鬧禍的。」於是吩咐道童，拿來了珠筆和一小條黃表紙，用珠筆隨便地在黃表紙上點了一點，用火焚化了。

那位老同學回頭望一望窗外，那個東西已經不見了影子。

二

二十多年過去了。張天師的這位老同學已經白了頭髮和鬍鬚，老了。但生成一個洒脱的脾氣，不會吹牛拍馬，不會迎合上司，左調右調，調來調去，依然還只是一名縣官。現在又被調到別的縣份去，正坐着轎子去赴任。

時候是三伏天，太陽當頂，熱不可當，望着轎夫汗流如雨，但無奈自己上了歲數，再也不能下轎來走一段，讓轎夫們休息休息了。

但當轎子走到一個高山山脚的時候，轎夫却停下來了，說：

「老爺，要上山了，請您下來自己走罷。」

「你們說笑話呀！我這樣一大把年紀，就是走不動路，怎樣到了這樣的高山反而要我走呢？」

「不是這樣說的呀，老爺。不是我們不願抬，是這山上的菩薩不肯呀。菩薩定下了規矩，無論什麼人，到了山脚都要下轎自己走上去，不然就要馬上見怪的。靈得狠呢！」

「菩薩也要講理呀。越發就越好講理，是不？我這大的年紀了，怎樣爬得上這樣高的山？菩薩也會賞一個臉的。你們抬上去罷，上了山我當面和菩薩講去。」

轎夫不敢違拗，只好說：「老爺，回頭菩薩見怪，那就怪不得我們呀！」又把轎子抬了起來。

但是，還沒有走上十步，轎子裏面的老爺叫了起來：

「停轎，趕快停轎！好靈的菩薩！好靈的菩薩！」

老爺兩隻手按着肚子從轎子裏鑽了出來，一面連連地說，好靈菩薩，好靈菩薩！請菩薩不要見怪，我自己走上山去，我自己走上山去，上了山就燒香磕頭還願！

這樣一說，肚子就馬上不痛了。鬍鬚都白了的老爺，只好自己拄着拐杖，流着汗，喘着氣，一步一步地走上山去。

山頂上果然有一座宏大的廟宇，享受着周圍幾百里路以內的旺盛的香火。老爺一到喘息稍定，就馬上親自點上了香燭，虔誠地行了三跪九拜的大禮。

還過了願以後，退到旁邊坐下，向送上茶點的知客道人說：

「師父，我活了這大的年紀，還從來沒有見過這靈的菩薩。不知道可不可以讓我瞻仰瞻仰菩薩的金身？」

知客道人滿面笑容地連聲說「請！」，把老爺引到神龕前面，用竹竿挑起了綉花的紅綾帳幔，菩薩的渡金塑像馬上在香烟氤氳中間顯露了出來。這位張天師的老同學抬頭一看，不覺失聲地叫了起來：

「哦，原來是你呀！」

聲音還沒有消失，就聽見了「嘩嘩！」一聲，只見那菩薩的塑像攤了下來，一陣泥土撒灑在神座上 and 神座前面的地上。

從川北寄來

信早發。給引起一些可憐的幻想，如真能樂觀一下，做點願意做的事，也好。但，我所感到的，仍然還是沉悶。好多事，都是無法可想似的。這個小城，聽說也游行，騷亂之至！這里常看到一些上海書報，真是「你以為這魚魚味通知何」的樣子，掃興得很。抗戰文藝怕已作「走狗索」了罷？

我許久沒有寫什麼，好像自己內心也有一大這樣滑稽的「勝利」似的。以後，我想比重慶更難。又是「雜文」時代來了。……

F. 三月廿六日

郭沫若文集第一輯

上海版將自六月起陸續出版

十批判書 計包括「古代社會研究自我批判」等批判性論文十篇，

青銅時代 與十批判書姊妹篇合名為「先秦學術述林」，學術論文集。

屈原研究 包括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時代，屈原思想，離騷今譯四篇。

棠棣之花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一，是聶政聶姜刺韓國丞相以抗秦之故事

屈原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二，是屈原被讒屈辱亡命之故事。

虎符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三，取材自信陵君竊符救趙之史實。

筑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四，是高漸離擊筑刺秦王為荆柯復仇之故事

南冠草 五幕歷史劇，清順治年間「神童」夏完淳之故事。

孔雀胆 四幕歷史劇，以明朝末年時雲南為景背，取材自新元史梁王傳史實。

波 包括一九四一年以後之散文集，計「金剛波」等十三篇，

羣益出版社出版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印行

緊要啓事

本刊自第二集第一期（總號第五期）起，在上海編印出版，出版發行權已授予「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完全由「中國文化投資公司」負責。本刊郵購定戶與批發戶，請直接向「中國文化投資公司書報部」接洽。本社過去所有之郵購定戶，賬目及餘款均已移交「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如有遺漏，請函本社查詢。

一 本刊第一至第三期，發行未能普遍，以致本外埠不少讀者無從購得，紛紛函詢補購，深以為歎，但郵印初版已無存書，當於最短期內全部再版。內地尚本社預定第一集各期（一—四期）之讀者，再版出書後如郵寄已通（現在尚未通），當立即寄奉。

二 本社預定郵印及排印之書籍，仍由本社經理部獨立出版，現已開始陸續付印，已出者有「鐵錐的郭素娥」與「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二種。為適應外地讀者需要，特徵求郵購及郵購定戶，郵購者請照所購之某書定價匯款，外加郵費，郵購定戶請匯至少五千元，並指明定購本社書目中之何書，本社經理部另立專賬，出版後立即寄奉，以定價九折計算，外加郵費。信件及寄款由「中國文化投資公司」轉「希望社經理部」。書款將盡時，當即通知，或補匯，或退回餘款，由定戶自便。

三 本刊在上海印出後，陸續收到不少來稿，但因編輯人最近始到上海，遲遲為款，現已整理就緒，當於日內陸續閱復。

希望社（四月二十五日）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九四六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希望

第二集第一期（總號第五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四日出版

編輯者：

主編人：

發行人：

總發行所：

希 望 社
胡 國 城
胡 風 社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上海威海衛路五八七號
電話三九六九二

分發行所：

杭州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杭州迎紫路二二三號
電話一四一五號

特約經銷：

上海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重慶 重慶新華書店
昆明 昆明新華書店
廣州 廣州新華書店
開封 開封新華書店
華北 華北新華書店

本期定價壹元